

宿二店

即達磨

82
1740

目 次

一個女人和一條牛	一
宿店	三五
大銅山的一夜	六七
旅途小景	九三
歌手	一一九
一個副站長的自白	一六一

一個女人和
一條牛

0212

一

這天晚上，村莊上差不多都已睡靜了，增福公家裏却還是栗栗碌碌的，連頓夜飯也不會吃，木格窗戶熒然地亮着幾點暗紅的火，燈光里只見老頭兒僵硬的影子，憧憧地摸進摸出。彷彿在忙亂着甚麼，這時正是舊曆的二月天氣，鄉村的夜間異常陰冷和寂靜，黑沉沉的只有幾隻野狗或斷或續地在發出悲慘的呻吟，在這死一般的靜夜中，這木格窗戶閃耀的燈光和忙亂的神態，格外顯出一種教人感到不祥的擾攘與不安底氣氛。

培福公是這村莊上一個新發的土財主，舊前兩年靠穀子漲價多下幾個錢，添置了十來畝水田和一條耕牛，僱用了一個長工，不料打前天起，那條新買的牛忽然病

倒啦。兩天兩夜那牲口不曾吃一點料，老頭兒的心也就吊了兩天兩夜不曾放下。今天下午請了牛醫李日眼來看過，李白眼皺皺眉頭沒有說甚麼，去下一注草藥走了。增福公口裏不說，心里却忘不了，恐怕是撞上那個了。開春以來，鄰近村坊上就一直鬧着牲口不太平，縣里也派人來看過，沒有什麼辦法。萬一真是那個的話，那我……老頭兒心里一沉，他覺得這一年的指望是完蛋啦！

這條牛，是去年臘月初四後買進來的，十十隻走花了一千大洋，把去年圓了妻子一些錢全賠上了。牛販子替他換牛繩的時候，拍牛背脊對他說：「福老板，這回算是便宜你啦，介樣毛色，介樣身胚，你等着錢子往哪里去找呀！」真的，這條牛可不壞，牛販子的話並沒有騙他，三千大洋花得沒有半分吃虧。可是人種上了晦過一回，倒忽然害起這瘋病來啦。跟着再個把月就過清明，難道像他這樣人家還要向人家租牛來下田嗎？（而且目下的牛租又是什麼價錢啊！）

「總不會是那個罷……」他找足各種的理由向自己譬解，可是越譬解，

這種不安越發增強起來，一種恐怖的暗影在追趕着他，追得他無法安靜下來，他心情變得暴躁而沒有主意。兩夜不曾好好睡過，脸色憔悴而又蒼白。他在牛欄里屋子裏四處亂跑，咒罵着一切，憎嫌着一切，有時又突然怔住了，失神似的朝着那幽暗的天空喃喃地抖動着他貧血的嘴唇。

天黑以前，已經給那牛灌下藥去了，到現在還看不出一點什麼光景。偶然那牲口平靜了一會子，希望便立刻從增福公心里湧出來，他提心吊膽的等着，可是不到一刻鐘，這希望又給那牲口一陣劇烈的痙攣和喘息慘痛地摧毀了。

他叫長工小梅頭在廊簷下擺好一張小板桌，他親自端出一盤素酒素飯來，點上香燭，敘着神默默地禱告了一會。稻場上的草蓬堪給夜風吹得瑟瑟地作響，遠處的野狗又在悲嗥起來了。過了一會他親自把紙燈化了，惘然地望着暗紅的火星被風捲着，向黑暗的空中吹去，搓搓手，發出一聲幽幽的嘆息。

忽然灶房里嗚的一聲響，他聽見他老婆直着喉嚨嚷起來！

「甚麼冤魂纏住了你呀，這個時候你還來碰碗打盞的，難道一定要咒牠死了，

他剛要趕進去，灶房門口人影一閃，像陰魂似的竄出一個裹着黑布頭巾的女人來。那女人看見他震了一震，低下頭正待往右首牛棚那邊走去，增福公早忍不住罵起來。

「你又昏頭啦！你！賤貨！」

那女人立刻像段木頭一樣在階沿上站住了。這是他去年年底向城里福隆小客棧的老板娘手里買來的一個河南女人。那條牛正是交給她看的，鬼知道她怎麼弄，給那牲口攬來這一場病。老頭兒一肚子正沒好氣，瞧見她這副嚙息息的陰死鬼樣子，便格外火冒起來。

「你死到那里去，呆虫！東西攏在這邊你沒看見？失神落魄的想着甚麼心思！」他狠狠地啐了一口，走進灶房里去了。

灶山上點着一盞青油燈，他老婆握着一枝長旱煙管站在燈影里，嘻哈呱呱的向隔壁一個堂房嫂子在訴說着什麼，一看見他進來，長烟杆立刻望他臉孔上戳過來。

「唔！都是這個老悖時的好算盤呀！三千多字一條牛，一千八百一個人，還說是手壯腳健抵得上一個長工哩。前世里瞎了眼，把個白虎星當活寶去娶進來，偏偏還揀個買牛的日子！活該是那牲口倒霉罷了，一進門就碰上那白虎星，把那股晦氣都栽到軀身上去……你現在怎麼說呀！」她瞪她男人又補了一句。

她是一個長臉孔，高顴骨的性急女人，說起話來就像放花炮似的，他男人簡直沒有插話的餘地。老頭兒木着一張臉，一聲不響，走到灶頭前面，捧起一隻大瓦壺，骨嘟嘟的喝着水。增福婆又指着他面前罵下去：

「存着銀子怕燶完嗎？怕花不掉嗎？結巴巴的把這種捨不掉的貨去拖進來。我花三百五百買個童養媳，着實中用呢。現世現報，活該！」

那河南女人端着供神的素食進來了。三雙眼睛緊緊地朝她盯着。她低着睫毛把東西放到板桌上，怯怯地想退出去，老頭兒突然把瓦壺一碰，向她虎的趕過去。

「你跟我站住！」

那女人驚惶地眼睛一大，臉色慘白的。朝門外踉蹌地跌過去。那個堂房嫂子連

忙把增福公拉住了，勸着說：

「好啦，好啦，不要緊的，一隻畜生上工落落總是有阿，你們發財人家，財丁俱旺又怕甚麼呢？」

「什麼發財人家！」增福婆也搶過去接着那堂房娘子的膀子說，「長庚嫂，不瞞你說，去年的年歲著實倒佑了，置了幾畝田，碰着這回指宿星一擇，還怕什麼呢！告訴你不得——」她嘆了一口氣，「去年歲月初一娶進來，第三天就下了城，十一一柄火鉗，我早知道不是好兆頭了，你想，活脫瘦壯一條牛，草是草，料是料，怎麼，怎麼平白地有病呢？」

米缸上面一隻貓，嗚的一聲跳下來逃走了，增福婆發力地踢了她一脚，迴過來指着她丈夫的臉孔說：

「哼，我看有一天她真到你頭上來，你總是怎麽個辦法呵！菩薩！」

增福公驚惶地把頭上的毡帽一拉，紅起眼睛望着她老娘說：

「你用不到跟我嚷，有什麼三長兩短，看老子明天收拾她的狗命！」

他戴上帽子，又氣呼呼地出去了。

直到起了更，這家人纔記起晚飯來。白米飯的香氣似乎把他們的怒氣和焦慮暫時緩和了。但是那河南女人照例是不能跟他們一桌吃飯的。她這時仍舊守在灶房隔壁的牛棚里。

牛棚是靠着正屋的牆建來的，只有人那麼高，一抬頭就會碰着上面的橫樑，通窄窄的，陰暗而潮濕。屋頂和泥牆之間露出一條通氣用的狹窄的空隙，不時的灌進一陣陣的冷風來。泥牆上掛着一隻幽暗的竹油燈，一粒微紅的火光被風吹得左右亂跳，滿屋子陰森森的黑影也跟着搖晃起來。牛棚中間的地面上，靜靜地躺着那條龐大的病牛，牠的四周都是些稀爛的稻草，零亂地散在一些污臭的牛糞中間。那畜生這時似乎平靜一點了，伸長着頸項，把下顎貼着潮濕的泥地，微微地喘着氣，尾巴在背上無力地拂動着，偶然腿腳或什麼地方痙攣地抽搐了一下，一層淡淡的暗影便從柔弱的牛毛上輕滑過去。河南女人撐着腦袋，呆呆地坐在鐵鏈腳一塊大石頭上：昨晚她一夜不曾睡覺，這時瞼瞼不斷的向她襲來，她竭力的支撐着，不讓眼睛閉攏。

去，但是沉重的腦袋還是止不住的往下壓。牛棚裏異常寂靜，除了輕微的牛喘以外，只有夜風刮着屋瓦上的灰塵，沙沙地響着。她每隔幾分鐘，陡然的驚醒一次，倉皇地向四面望了望，腦袋又慢慢的沉下去。

在她旁邊靠壁的地面上，放着一隻料桶，那牛已經兩天不吃料，料桶裏蒸發出一陣陣窒人的氣味，跟地下那些牛屎腐草的氣息，混合成一種叫人噁心的奇臭，充塞着這低窄而潮濕的屋子。

隔壁灶房里，這時大概已經吃過晚飯了，灶頭上叮噹地煮碗湯的聲音。增福婆跟那長工嘰嘰喳喳的在說着甚麼，忽然砰的一響，增福婆的喉嚨驟然大起來：

「吃飯！吃飯！我有那麼多白米白粥不會去喂狗喂鷄！」

河南女人抬起頭來，望着牛棚外面默暗的天空，輕輕地呼出一口氣。這時是二月下旬，月亮還不曾出來，只有幾顆寒冷的小星在株槐樹角上向她閃爍着。她身上又冷又饑，望着那些星星，忽然覺得心里空空蕩蕩起來，彷彿坐在一隻斷了繩的小船上，隨着風浪飄盪着。頭腦里有點暈又有點漲。她索性地抖了一陣子，不知不覺

的漸漸睡去了。

不知隔了多久，她突然給什麼碰了一下，猛地跳起來，長工小梅頭拿着一椀冷飯站在她的前面，皺起眉頭朝她瞪着。

「什麼？」她驚疑地叫。

「噓——」小梅頭做了一個手勢止住她，朝後面望了望，「別作聲，拿去吃罷，」他把碗遞給她，「這是我私下拿給你的呢，看在我們以前那點私情分上。」

她似乎給什麼東西突然刺了一下，身體微微的一震，她沒有立刻去接碗，咬着牙齒，直直地望着對方那張大麻臉，一種帶綠色的怨毒的眼光從她失神的眼睛里閃射出來。這個長工曾經在上個月一個夜里強奸過她，事後又把她拋棄了。而現在他忽然又提到私情兩個字，這彷彿在她傷痕上驟然劃了一下，她簡直抖了起來。

「噓，拿去呀！還等他們來看見嗎？」小梅頭受不住那眼光，催促着說。

她機械地舉起一隻手，把碗接過來了。小梅頭俯下身體，用嚴重的口吻看着她

「你提防着點罷！河南人，這畜生看來是保不住的了！」一千八百銀子的人抵不上三千銀子的牛牛條命！」老板娘已經說過了。你自己打算罷，虧你這個時候還會打瞌睡！」

河南人沒有作聲，依舊直直地凝望着他，彷彿不曾聽到似的。小梅頭瞧着她那樣子，心裏似乎有些慚愧起來，他在她肩膀上摸了一把，她沒有推開他，也沒有動。

「這惡誰呢？」小梅頭嘆了一口氣說，「只怪你自己八字罷了。偏偏揀着這種刺頭鬼老公，還加上那位活閻王，雌老虎！她自己三個兒子倒給毒死兩個了，還說別人白虎星！你以為這畜生還會有命嗎？哼，不是今夜就是明朝，東河頭已經咽倒三條了，李白眼的藥有個屁用！」

他搖搖頭，弓着身體出去了。木拖鞋在階沿石上發出鐵禿鐵禿的聲音，河南人捧着飯碗楞了半天，勉強扒了一口冷飯，一顆熱淚滾的滴落到碗里。

對面泥牆上的油盞，已經黑漆漆地結下一大顆燈花，越發幽暗了。那火光變成

一種慘綠的顏色，鬼火一般照着四堵陰沉的泥壁。忽然燈草上爆出一個微弱的火花，從模糊的淚翳後面望過去，彷彿無數道金光在向她飛過來。她怔了一怔低下頭去，暮地里看見陰暗的泥地上，一雙綠幽幽的大眼睛在朝她凝望着。那雙眼睛里也在流着眼淚，一條一條的儘往下掛。她癡癡地看着它。那眼神里是那樣充滿着一種絕望的悲哀，痛苦與憐憫，彷彿一個垂死的囚徒在淒涼的午夜裏向他唯一的伴侶訴說着他最後的心事。這種訴說是無聲的，然而却比有聲的說話更強烈地刺擊着她的心坎。她莫明其妙的戰慄起來。這眼睛好像是多少年以前曾經在那里看見過的，有點陌生而又非常熟悉。那牛抬了一下下顎，好像要昂起頭來，却沒有一點力氣，眼淚便更加撲撲的滴落下來。這眼淚喚起河南女人一種奇怪的感覺，似乎一種什麼東西從她心窩里在慢慢流出來，溫暖而淒酸的，牽扯着她全身的神經。突然之間，她想起她的娘和姐姐來。娘和姐姐死去已經好多年了，她也幾乎把她們忘記了；不知怎麼的這剝那間却忽然在她心裏活了過來；她彷彿看到她們的臉孔，她們的眼睛——那樣慈祥的痛苦臉孔和眼睛；娘的灰白頭髮，姐姐貧血的嘴唇，越來越清楚

地顯現在她眼前，她的嘴唇無聲地哆嗦起來。接着，一切忘去的東西都一齊活過來了：他第一個逃走了的丈夫，和第二個死了的做木匠的丈夫，丟在家鄉的小女兒和害天花痘死在路上的兒子——大孝熟悉的眼睛，都從光影裏如怨如訴的向她灼灼地逼過來。她臉色發白，渾身亂顫，突然像給誰推了一把似的，一個踉蹌，身體坐在泥地上，那隻飯碗的手翻落來，骨碌碌的朝壁角里滾去……

牛例外一陣夜風吹過，烏桕樹瑟瑟地亂響起來。

犛牛發出一聲微弱的喘息，一片冰涼的舌頭舐到她顫慄的手背上。

二

她蹲在病牛前面，默默地流着淚，十年來的苦楚一齊湧上心來。這彷彿是一

一個奇怪而恐怖的夢境；她自己也不明白究竟怎樣像做夢般的挨過來的。十年，是一個悠長的歲月啊。這十年中間，她從沒有去想一想過去，也沒有想想將來，好像一個充軍的犯人似的，不敢去記憶他走過的路程，更無從去想像自己的前途，只好一步一步在眼前的荆棘路上挨着過去。然而現在這記憶之門却突然打開了。一切事情都彷彿就在昨天一樣；一件一件，清楚地，殘酷地，重新刺痛着她麻痺的心臟。傷口的舊痕破裂了，裏面的血依舊是新鮮的；這鮮血從她心的割口上一滴一滴的流出來，喚起她一種模糊的，幾乎是不可捉摸的奇怪意識。三十五歲了，她今天的晚上她第一次作爲一個人在開始想念她自己的問題。

十年以前，她纔是二十四歲（她記得很清楚），那一年，她酒鬼爸爸把她嫁給了鄉村一個賭博的爛炮，那時她什麼事也不懂，碰到爛炮是個糊塗蛋，一個月倒有半個月在各處鋪會或戲場上廝混，常常三天五天不回來，不丟下一塊錢或半斤米，就讓她在家里閑着門餓。這樣過了兩年，爛炮留下一白鑊債，拍拍屁股逃走了。那些債主們着了慌，一天黑夜裏，七八個人擁到她家里，把她拉到一塊廟帝廟里扣押

起來，大家商量着把她公賣給蘭封縣一個趙木匠，拿身價銀子來抵帳。她爸爸是個出名的酒鬼，幾兩銀子一壺酒就把他嘴堵住了。她哭哭啼啼給人抬到蘭封，從此以後，就跟著那木匠住下來。趙木匠倒是個老實人，可是一個婆娘兒何可怕，欺她是個買來的回爐貨，沒有事情也要扮幾分嘴臉給她瞧。她嫁過去三年，居然替他生下了一男一女。到了三十歲那一年春天，日本鬼子打到河南，婆婆給炮彈炸死了。趙木匠丟下小女兒帶着她逃到安徽，從安徽又逃到浙江，在逃難的路上，那個兩歲的男孩子害了一場天花痘死了。兩口子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在金華搭起了一個小木匠作，剛纔有點頭緒，不料去年日本鬼子又打到金華來，趙木匠只搶出一點隨身衣物，跟着她倉皇地逃到江蘇省，在這縣城的一家小客棧里住了還不上兩個禮拜，趙木匠忽然害起傷寒病來，一連兩個月，把盤費衣物都花光當光，還拖下一筆房飯錢。不料病勢却突然變重了，在一個風雪漫天的冬夜裏，終於拋棄下她這個沒腳蟹死去了。她一時着了慌，幾乎一頭碰死在小客棧的牆壁上。幸虧客棧老板娘好慷慨，一手拉著她，一手拍拍胸脯大聲說，「大嫂子，別傷心，出門人誰沒有三災八難，聰明人

不走斷頭路，你男人的事全包在我身上！」果然，第二天棺材衣服全由她一手包辦，乾脆爽快，當天下午就抬出去埋了。她正在感激得無話可說，老板娘却領了一個媒婆來，當面逼着她嫁人。她跪在地下哭着不肯答應，老板娘立刻變了臉，從懷里摸出一大沓眼單，望她面前一攤：

「上天入地隨你去，你付清了賬款再說！算是老娘碰到鬼，白操了一番好心！」

她慌得沒有主意了，老板娘連哄帶嚇，終於壓着她在張空白文書上蓋了手印。

媒婆去了三天，說妥了一千八百元大洋，賣給南鄉的新發財主增福公。老板娘送了兩套舊棉袄褲，在一個月黑腳蹣跚的黃昏里，一頭小轎把她昏天黑地的抬到這陌生的老頭兒家里來了。

過了門以後，她連名字都沒有一個。起初老頭兒倒是打算替她想一個吉祥一點的名字，可是第二天清早起來，增福婆一開口就叫她河南人，接着全家上下都跟她叫起來，老頭兒也就不提了。全村莊上只知道增福公家里買了一個河南婆娘，誰也

沒有再想到，她該有一個另外的名字，好像買株蘿蔔或青菜，又何必需要另外起一個名字呢？

不到十天，老頭兒就不進她房了。增福公原本不是想要她做小老婆的。他只是計算着日下人工貴，多歷一個長年不如討一個小，三頓白飯以外，叫她做甚就做甚麼，銅錢銀子貢來的還能不聽話嗎？他貪圖她手腳壯健，身價便宜，自然說不上甚麼恩情，何況他老婆是個有名識辣貨，原來就限定好的，只准他同七天房。第八天早晨，老頭兒拿出一把柴刀，把牛牽出來，叫她到村子後面的山坡上去放牛帶砍柴。那條牛是跟她同一天買進來的，一時還不大馴服。他拴着牛繩，在北風地里整天的砍着毛柴；一回到家裏，自然又是挑水做饭，聽罵挨打。她一句話也沒有，從早到晚默默地做着。「反正是賣過來了，」她想，「有口飯吃還愁什麼呢。」到了大年下，她還不會滿月，增福婆又壓着她從房里搬出來，擡到旁邊堆柴草的披屋去睡。她還是沒有說話。反正晚上清靜點也好，她本來也不會計算她是這家里的什麼人，做一天吃一天，也就這樣度過去算了。

大正月裏，她穿着老板娘送她的棉袄，向她的男人和大老婆磕頭拜年。老頭兒給了她六塊押歲錢，不到兩天却又向她要回去了。這時，她比較閒了一點，有一天，她在屋後池子邊洗衣服，長工小梅頭走來在她肩膀上捏了一把，做着鬼臉說：

「河南人，大正月裏怎麼不去找樂兒呢，這樣守活寡的日子虧你怎麼過的？」
她惘然地望着他，似乎不會懂得他的話，小梅頭又摃了她一把，做個眉眼溜走了。這天晚上，她睡到半夜里，忽然給一陣撞窗戶的聲音驚醒。她正要發喊，黑暗里一隻手突然摑住了她的嘴。

「別響，是我！」

她一聽，正是小梅頭的聲音。那粗壯的胳膊已經把她抱住了，她混身戰抖起來，拼命的掙扎着。那長工強暴的聲音在威脅着她：

「別跟我裝模正經！你敢喊起來，我就說你偷我，我大不了滾蛋，你呢，你還想活命？」

這樣，她終於在暴力之下毫無抵抗地給奸污了。她傷心地哭了一夜，小梅頭哄

「哭甚麼，傻瓜，你難道真的要替那老鬼守活寡？你幾時是他家的甚麼人啊，廝養下一條狗罷了。趁着眼前不快活，還等那閻王來磨死你？你依着我，我將來把你帶出去，借到外江碼頭去快活一世……我們也是人，我們怎麼不能跑出去！……」

接着幾天，她都在疑懼的戰慄中過。那大麻子的橫暴和這種罪行使她有點害怕。但是等這種戰慄慢慢過去以後，她渺渺茫茫的似乎對他發生一點希望的時候，那長工却忽然憎嫌她起來了。最後一次他簡直對她揶揄地說：

「呆木鳥，一點兒風情也不懂！爛泥菩薩一樣，乾巴巴的。我看你就配給那老烏龜磨一世，我白白的結識你。」

這個打擊，簡直就在她靈魂里插下一把毒刀。她彷彿犯下了甚麼巨大的罪孽，成天不敢抬眼來瞧人。臉上罩着一層黑氣，做起事來恍恍忽忽地有點失神的樣子。增福婆瞧着她這副模樣，越發嫌惡起來，說她在大正月裏故意給他們晦氣，老

頭兒也對她兒暴起來，動不動就是掃帚柄劈頭打過來。她默默地承受着這一切，一句話不敢說。只有當她牽牛到山里去的時候，常常一個人癡坐在石頭上，乾枯的眼睛望着遙遠的白雲，嘴唇沒有聲音地哆嗦着。春天已經來了，山野裏慢慢透出綠色來。山里放青那些牧童瞧見她那可笑的樣子，老是拿她來開玩笑，到後來索性編出一隻小歌跟着她唱起來：

河南婆

嫁老公

嫁着一個老蝗蟲

蝗虫毒，蝗虫兇

打得河南婆娘昏懵懂

她受不住這些揶揄和譏笑，只好牽着牛躲到荒墳堆裏去。那牛有時倔強起來，撅着角不肯聽她的調度。她瞧着那畜生，心裏忽然發恨，彷彿在她手下也還有這麼一個可以發洩怨恨的東西，她就該拿牠來報復似的。她會無端的拿起竹桿往牛身上

抽，可是那牛也是木鈍，簡直就沒有一點反應。於是她又懺悔起來，覺得自己是太不該來磨難一隻畜牲了。

過了正月，增福婆又拿出活計來叫她晚上做。一個人坐在菜油燈底下要做到二更天，連躲在稻草鋪流流眼淚的幸福都沒有了，她有時望着油盞火對自己嘗解着：今世的苦是爲了前世不修，苦過今世，來生也許會好一點罷。但是當她一想小梅顛那件事情，心里又突然的恐怖起來。她聽人說過：再醜的女人還不要緊，要是這世犯過奸淫，死後就要落血污地獄，再也不能超生的。一想到這，她簡直心都凍住了。

一天一天過去，到後來她索性什麼也不想了。心里空空洞洞的，倒反而覺得平靜一點。不料現在這條牛又忽然害起病來。這又是一場天外的災禍！牛是她的，老頭兒收定是她閑的禍，老頭兒自然也不消說，這一切罪過都推到她頭上來啦。老太婆收定是她閑的禍，老頭兒自然也不會饒她。昨天夜里她已經吃了老頭兒一頓棍棒，不許她睡覺，並且要她守在牛棚里，把牛照顧好來。

已經快交三更了，稻場上鋪上一層淡淡的月光。風靜了一點，只有遠處的狗依依零零落落在叫着，隔壁屋子里這時很寂寥，那些人大概已經睡了。

河南人依舊癱軟地蹲在牛的前面，牛的喘息逐漸在快起來，鼻子翕動得很厲害，那種間歇的痙攣也更加來得緊了。但是她似乎不大注意，她只是茫然地望着牛的眼睛。那眼睛彷彿在向她乞求着什麼，她摸摸牠的頭項，嘆口氣說：

「你望着我做甚麼呢？你的苦也許已經受完哩，早曉這生也好啊。活着又怎麼樣呢？……」

橫梁上一陣索索的聲音試過去，牠愕然地抬起頭來，一隻極大的老鼠在牆頭上朝她映着眼，吱吱叫了兩聲，跳到牆洞里去了。

「前世不修今生苦，你前世造下甚麼罪孽，今生變牛變馬來受這樣苦難啊？修修你的……」

牛頭突然一昂，吐出一聲痛苦的喘息，身體猛烈地抽搐起來，四隻蹄子在泥地上掙扎着，把些爛稻草都踢開去。她嚇了一跳，直站起來，看着那牛頭聲地喊：

「你，你怎麼的啦？」

牛吼了一聲，似乎想掙起來，但立刻又躺下去，嚙嚙地儘喘着氣。

「怎麼啦，你怎麼啦？……」她害怕起來了。

「怎麼啦？呢，你瘋了嗎？」

突然牛後一個粗厲的聲音應着她叫起來。她驚地回過頭去，牛棚門口，增福公像兇神一般的站着，身上斜披着一件老羊皮襖，一隻手里握着一支旱烟桿。

「你在做甚麼？你要謀死牠？賤×！」

她氣得閉住了。增福公的旱煙桿朝她衝勢下來，她驚叫了一聲，躲到料桶角落去。

「你倘眼抹淚的在喊甚麼要？你要謀死牠？你給我晦氣！」

老頭兒咆哮地叫，俯下身去察看那隻牛。牛依舊嚙嚙地急喘着，兩雙大眼睛之力地向他望了望，增福公瞧着這光景，眉頭緊皺攏來。他摸摸牠的前腿又扣扣牠的嘴巴，站了起來就無主意的朝四面望望。

「你！」他的眼光又突然落在河南人的身上，把旱烟杆指着她臉孔暴怒地叫，「你給我當心一點！風吹草動，我要問到你！」

他走到門口，又旋過臉來。

「警醒點！有什麼事情馬上來叫我。天一亮，就給我去找李白眼來——這賊坯！騙了人家的錢，一點不放在心上！」

牛棚是又回到恐怖的靜寂。牛的喘息緊了一陣之後倒又變得微弱了。壁上的油燈慢慢暗下去，只剩的一粒蠶豆大小的綠火，河南人也忘記去添油。她把臉孔埋在手裏，一種憤怒，懷疑和恐怖混合的感情在她胸中激盪着。她忍不住的嗚咽起來，喉嚨被淚水所壅塞住了。

飢餓、疲乏、寒冷，錯楚和艱辛，重重地壓着她破碎的心，破碎的靈魂，不知什麼時候，她擰着腦袋睡去了。

三

過了好久，她突然被一種朴門似的聲音所驚醒。油盞里的火已燒滅了，牛棚里黑漆漆的，一道月光從屋頂與泥牆間的隙縫里射進來，在對面牆腳上投出銀白色的長條。四周也肅靜的，只有隔壁豬圈里的豬公在打着哈欠。她疑心剛才聽的是夢裏的聲音，正在迷迷着，陡的那聲音又起來了。那頭牛發狂似的在翻騰着，四隻蹄子拚命地踢跳着地上的泥上，喘着急促的喘息，那聲勢就像幾個人在黑地里拚着命打架。她跳了起來，幾乎給牛角刮了一下。

「啊，啊！」她恐怖地喊着，不知這該怎麼辦，四周是漆黑的，又看不到那牛究竟是怎麼個樣子，她彷彿了一下，突然向牛棚門口逃奔出去。

外面稻場上，月光像水銀似的浸浴着一切，稍遠的地方漫起一層薄薄的白霧。整個村莊像沉睡着的少女般的，美麗而恬靜。她站定了，喘了一口氣。寒冷的露水拂着她的臉孔，頭腦有點發暈。她向着階沿上走去，想去叫醒她的主人，屋子裏黑洞洞的，月光映在木窗格上，像些烏溜溜的眼睛朝她看着。她怯怯地走到增福公房間的窗子前面，正待去啓窗，忽然窗子里傳出一陣粗濁的鼾聲，那是增福婆在抽呼，她那聲音連在夢里都是這樣慘厲可怖，好像在跟誰發氣似的。一聽到那聲音，河南人就禁不住心悸起來，她彷彿已經看到一張高額骨的長臉孔從木格窗上窺探出來，兩隻兇惡的眼睛爆出看在瞪她。她驚地記起了小梅頭警告過她的話：「一千八的人抵不過三千銀子牛的半條命！」一陣顫慄，那雙手便又縮回來了。

她茫然不知所措的在廊簷下站着，廊簷下堆着的那些風箱水車都似乎擔心地在望着她。她輕輕地向窗戶叫了兩聲，那聲音幾乎連她自己都聽不清楚。她躊躇了一會，忽然奔到左首的一間倉屋前面去，那里是小梅頭睡觉的地方。

「小梅頭！小梅頭！」

她敲着窗櫺低聲地叫，裏面沒有回答。

「小梅頭」

裏面一個沉重的翻身聲音，接着一個含糊的口音在問。

「誰？」

「是我，快起來！」

裏面又沒有聲音了。過了一會小梅頭忽然夢囈似的發出一聲獰笑。

「怎麼？你倒找到我門上來哩。……哈，去你的吧，我不要你這臭……」彷彿一個鐵錐子突然擊落到她腦門上，她踉蹌地一退，撞到階沿下來。幾乎有半分鐘工夫，她不能透過氣來，她握緊拳頭，張着嘴巴，楞楞地望着天心的月亮。接着忽然撕着自己的頭髮，咬着嘴唇，像頭無頭蒼蠅似的在稻場上疾走起來。月亮照着她的影子在地上狂奔，連烏柏樹上的宿鳥也給驚醒，拍着翅膀向別的樹上飛去了。

這樣走了一會以後，這種劇烈的歇斯底里亞狀態過去了，她在一塊石頭上坐下。

來，怔怔地喘着氣。這時牛棚裏似乎很平靜，烏柏樹的影子慢慢地往宅屋頂上爬過去。她記起那牛來，又向着牛棚門口走去。

牛棚里意外的靜寂，引起她一種沉重的恐怖。「莫非已經……」她不敢想下去，伸出一隻手抖抖地去摸躺在黑地里的牛。一個冰涼的鼻頭觸着她的手背，她驟然一懼，拿手心去試試牠的鼻息，一陣寒顫從她背脊上直奔下去——那隻牛死了！

「完啦！」她喃喃地叫了一聲，在石頭上癟淚了。一種奇怪的淒酸和迷惘湧上她的心頭她吊下幾滴眼淚來。這條牛是和她同一天被賣到這人家來的，和她同一起生活了三個月的，現在想起來，在這份人家中間，還算牠是和自己最親的了。她彷彿看見那熟悉的綠幽幽的眼睛還在黑暗中間向她閃爍着……。

漸漸的，這種幻覺強烈起來了。一下子似乎全個牛棚裏，上上下下，前前後後，都是些牛的眼睛，在向她自己包圍過來。她嚇得渾身汗毛都直豎起來，捧着臉孔向外狂奔出去。

她奔到一堆乾稻草上，昏昏沉沉地坐下了。這時已經快近黎明，正是一天最冷

的時候，乾草堆被露水浸得很濕，把她的衣服也弄潮了。但是她却一點不覺得，一夜的饑寒，苦痛，羞辱把她的神經刺激得夠了。最初幾分鐘裏，她心中簡直是空無所有，只管默默地望着前面的田野。天亮以前田野上的夜霧特別濃重，白濛濛的彷彿一片大海，那些黑色的樹林和村舍就像是些海上的島嶼。靠西邊的天上，冷冷地掛着一鉤殘月，從濃霧里看過去，似乎顯得格外慘淡了。她望着這片景色不知怎麼的，忽然迷迷糊糊地想起幼年時候一天夜里的光景來，那時她約莫十二三歲，一天晚上黃河忽然決了口子，大水沖進村子里來，一家人從睡夢里倉皇逃出，她跟着姐姐逃到一個小山頭上，一下子水就把村莊淹沒了。她跟姐姐在山頭上坐了一夜，聽着滿山滿谷悽慘的號哭。那天恰巧也是一個月夜，白茫茫地照着一片汪洋，很有幾分像今夜這情景，她們爸爸媽媽都不知逃在那裏還是淹死了。直到近天亮時候，有隻掛着紅燈籠的船向她們駛了過來，纔把他們接到大山頭和爸媽見面了。那天晚上恐怖，焦急和饑寒的情形，她現在一一的記了起來。彷彿就是眼前的事情，並且也彷彿看到了那隻掛紅燈籠的船在向她慢慢駛過來——那燈籠是給她多大的興奮和希

望啊！

這一切幻覺，實際上只是一剎那間的事情。當她從稻草堆上站起來的時候：一切幻象立地消失了。她像夢遊病者似的，恍恍忽忽地向着稻場外面的大路邊走去。黎明以前的微風吹着她發燒的額角，重新清醒了她的知覺。她還在做着什麼啊？她突然驚悚起來了。現在一切事情已經擺定了。牛已經死了。只要天一光，她立刻會遭遇到怎樣的事情！她知道，深深地知道，那老頭兒縱然殘暴，或許還能最後的饒恕她，因為她究竟是花了銅錢銀子被買來的，但是那老太婆，那狠毒的母夜叉啊，她一想到她，血就凝住了。那老女人早就有心要毀掉她啦。一個小老婆！不管怎樣，在她看來總是個將來的禍根呀。

一種陌生的感情從她心底里在激盪起來，她第一次的感到了憤怒：「我到底犯了甚麼罪過，要受這樣磨折呀？」她的心在反抗地叫。這真正是她的第一次，這之前，她連這類問題想都不會想過的。她神經地在路邊蹀躞着，恐怖和疑懼在迫脅着她。她感到極度的迷亂和紛擾；路邊的樹葉在沙沙地微響。她彷彿覺得有什麼人在

她耳邊叫着，在警告她逃開去，又彷彿有什麼東西在追逐着她，她昏亂地搖了搖頭，突然朝前面奔跑起來。

月光躲到雲裏去了，田野上掠過一片淡淡的暗影。

「我這跑到那裏去啊！」她忽然又站住了，憤怒地咬着自己的手。前面是黑越的樹林，遠處是白茫茫的濃霧，她連路都還認不清啊，她孤另另一個人，沒有一文錢，沒有一個熟人，又到那里去呢？

「娘啊！」她突然熱淚迸流了。

樹林里的狗突然向她狂吠起來，從一隻立刻變成許多隻，四方八面都向她叫起，那叫聲越來越兇，有幾隻已經虎虎地向她竄過來了。

在狗的狂吠聲中，她驚地直覺地一震，回過頭去，那邊堂屋的廊簷底下，一支臘燭在閃動着，臘燭後面，她看到一張在扭動着的臉和一件斜披着的老羊皮袄。

老頭兒似乎被猛烈的狗吠聲所驚惑了，他把雙手遮在帽簷上，向這邊狐疑地窺着，河南人怔了半響，一種什麼力量突然從她身體里在生長出來，她覺得好像有

誰把她推了一把，她身體一挺，迎着堂屋走過去。

「誰？」老頭兒厲聲地在問。

「我！」這般用同樣的聲音回答着。

兩個人的距離不到十步了，增福公似乎已經看清楚是她，臉色突然變紙一樣的慘白，兩隻通紅的血眼，像在冒煙似的直盯住她，顫抖着嘶啞的嗓子怒叫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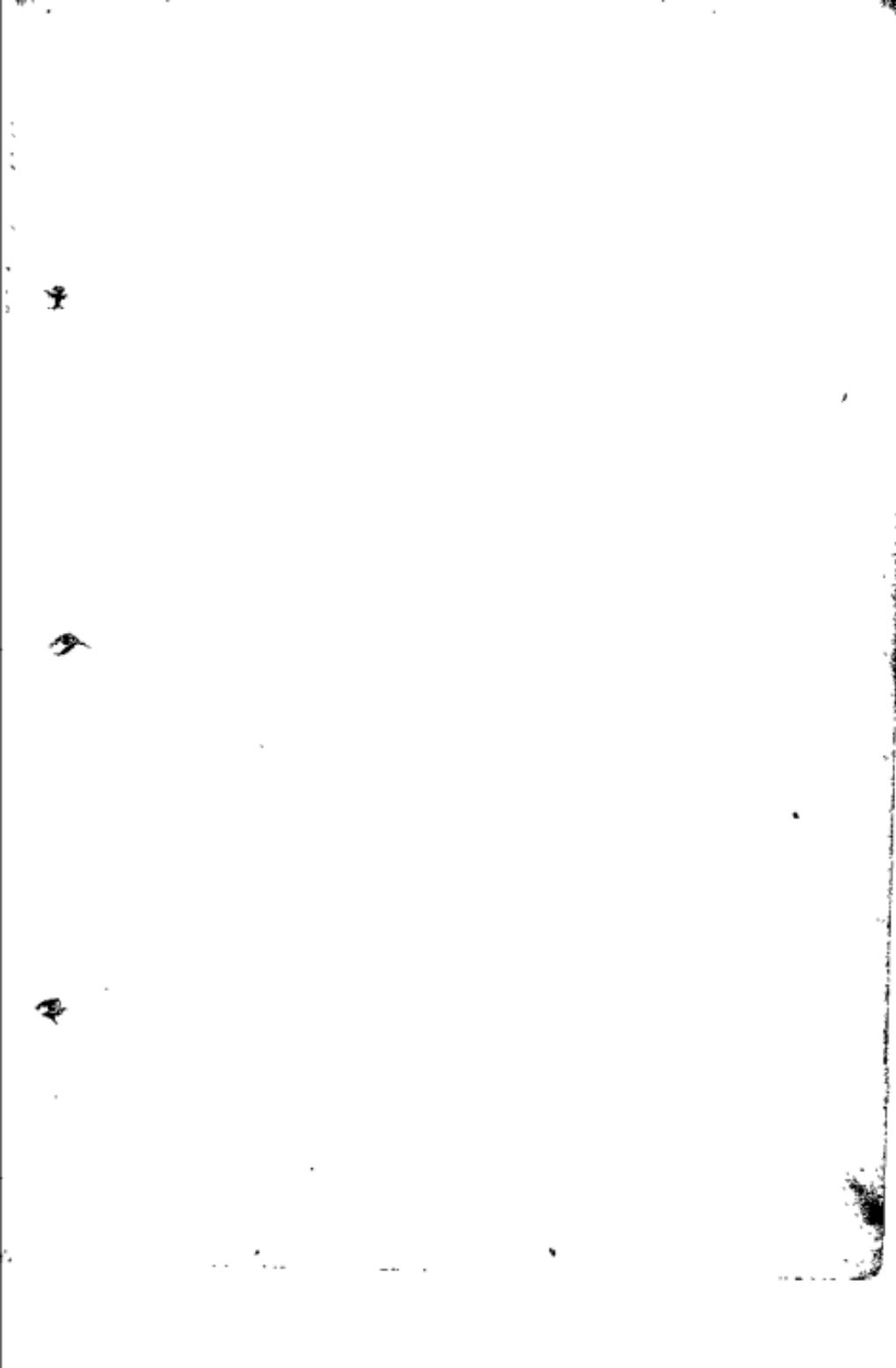
「你？你？你在幹什麼？牛呢？」

「死了！」河南人把手一拋，回答出一個炸裂似的聲音。

「啊！」老頭兒狂叫一聲，臉龐從手里掉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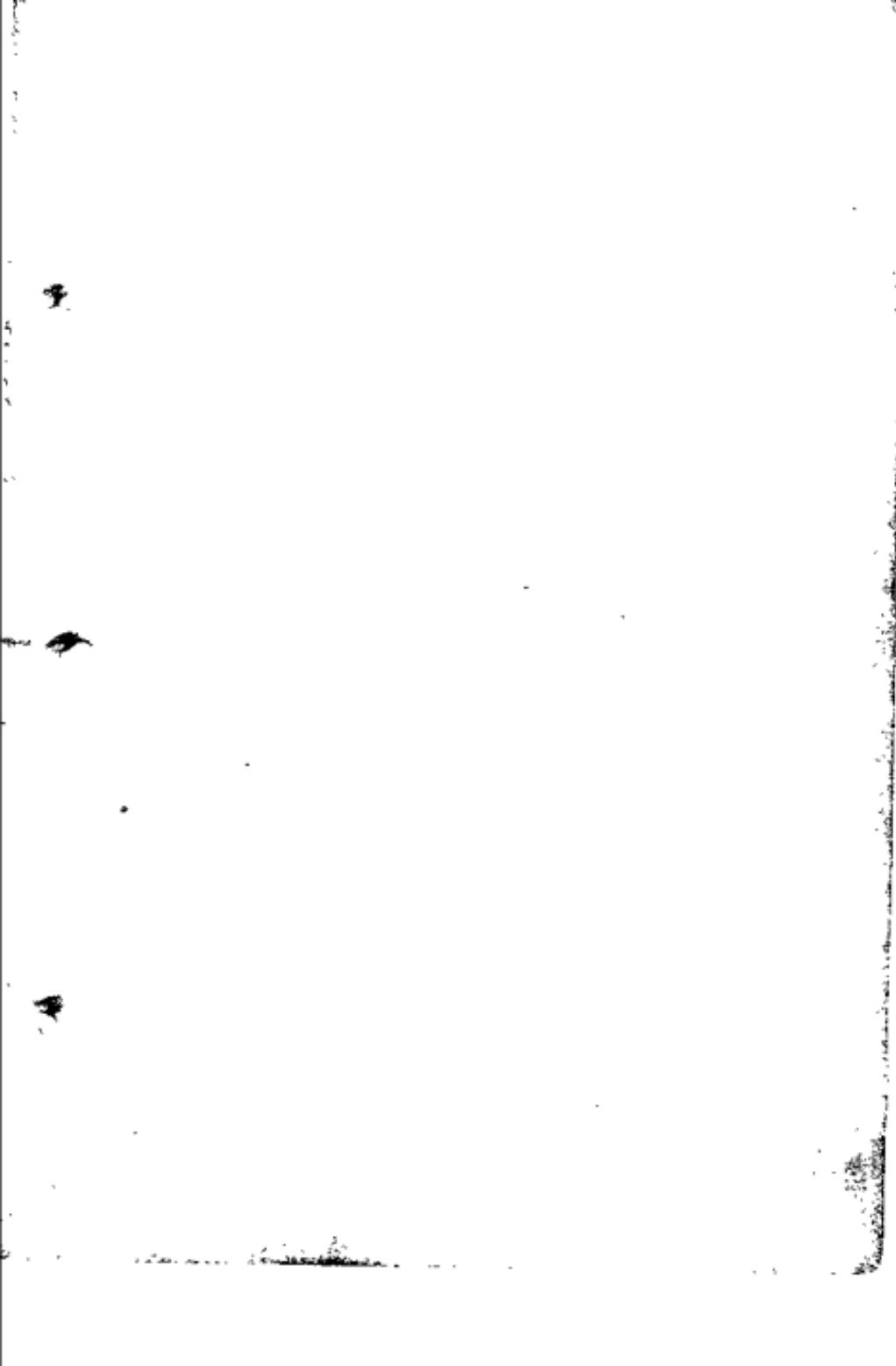
河南人只覺得一道火光從眼前飛越過去，天地突然的狂旋起來，她沒有來得及發出什麼聲音，兩腿一軟暈倒在稻場上了。

屋子後面的鵝場裏，一隻雄鷄喔喔的啼起來。



宿

店



七月的傍晚，太陽像要在雲層裏溶化似的，遠遠的地平線上，漫起了一層白濛濛的熱霧。

我和孫班長押着一列小車隊，在公路上走。我們已經在太陽底下整整走了一天，路面上飛揚着黃色的灰沙，跟身上的汗水混和起來像芒針般的刺着背脊發痛。血紅的落日正迎對着我們，瞧耀得眼睛都抬不起來——我可羨慕孫班長，他不知道那里搞來一付墨晶眼鏡，大模大樣架在他那扁平的鼻梁上。我們走過一片荒漠的原野，那公路彷彿也受不住陽光的烤炙了，像條捏命的巨蛇似的在一座小山坡前面昂然觸起頭來。

一看見那昂然的坡道，隊士們就皺起眉毛，拉手車最怕上坡道；何況又是這三伏天氣。有幾個隊士嘆了一口氣，把車子放了，拉下肩膀上的汗巾不停地抹着臉，孫班長立刻揚起他手里那根哭喪棒，吆喝着從後面趕上去：

「走！走！走！歇你個娘！過了坡就宿營啦！」

這條坡道是從一塊荒禿的小土山開出來的，夾在兩邊赭紅的土岩中間，熱氣便益發逼壓過來。從坡底下望上去，土山頂上一株半枯小樹，在傍晚靜止的空氣里，默默地垂低了頭。

「走——囉！」一串沉重的叫聲，從隊伍中間激盪過去，人們一齊僵縮了身體，腦袋俯到車橫底下，幾乎貼着地面。幾十雙腳板在灼熱的砂礫上使勁的往後踩，手車的橡皮輪子便在在一陣激起的灰霧中濶沙沙地響起來。

隊伍往上爬，太陽便把這一羣人的影子漸漸拉長來，隊士中間有人發出用力的低沉的喘聲，夕陽映着他們汗水浸淋的皮膚，閃耀出赤銅般的亮光。

孫班長揮着短杖，走在隊伍的後面。他是一個矮小的南方人，生着一張扁平的

三角臉，草綠色軍裝敞開着，露出一件血紅的汗背心，被汗水緊黏在胸脯上。他一壁走，一壁不時的掀着那付黑眼鏡。跟他一起走着的，除了我以外，還有一個是隊里的司書和他的一個朋友老李。

「這是馬鋪坡，過了坡里把路就是薛家集，喏，你瞧，那邊有顆大松樹的就對了。」他像老旅客似的，用短杖指點着說。「到薛家集，我們住王大娘店，哈！——那地方好玩！」

他忽然低下頭，發出一陣咯咯的笑聲，接着做了一個怪臉，望着我說：

「指導員，你得請旅客哪，今晚我給你介紹一個人。」

手車已經陸續拉到坡頂上，隊士們吐出一陣大聲的呻吟，把車橫臥的聳起來，仰着身體，和車橫形成交叉的姿態，緊握着車橫的上端，順勢往下坡道飛溜下去，車輪子發出一陣陣格拉拉的叫聲，一會就把我們四個遠遠地拋在後面了。

從坡頂上望下去，果然不遠的前面有一座小小的村落，靠着公路旁邊，有幾家新蓋不久的茅屋，黃亮的屋頂高高聳起，在夕陽光里，顯得異常耀目。

「噃，就是靠右手那一家——王大娘店，」孫班長挺挺腰板，像個指揮官般的指着一座茅屋說，「就是這一家——今天晚上我們得痛痛快快玩它一夜！」

「不錯，指導員請客，我們一定奉陪。」老李幌着頭笑。他是一個賦閒的軍人，正在靠孫班長替他找差使。一副諂媚相，看見孫班長說什麼就說什麼的。

一輛小包車迎面疾馳過來，呼的從我們身旁掠過去，捲起了一地的黃塵。

「呸！神氣你的鳥！」孫班長朝着那汽車的後面狠狠地唾了一口，旋過臉來向我牢騷地說：

「指導員，你別見怪，我們外面混差使的誰不是這樣？媽的，我們又沒有公館，又沒有太太，這幾塊餉銀，大熱天還跟他們此處，不找個空兒樂一下，我總是他的孫子大傻瓜呢！——你們說對不對？」

他說着一口刺耳的浙江官話，說話時候老歡喜咧着牙齒，牙齒中間有一顆是包金的，黃澄澄地好像隨時要從嘴裡跳躍出來。

我笑了笑，沒有說話，老李卻早搶着接下去了：

「對，對，班長的話再沒有錯的，做人就是那麼一回事，誰又不想修仙成佛，幹嗎不找樂呢！」他把肩膀上一個小包裹替了一聲，「指導員，你是個讀書人，不像我們老粗，可還不是一樣，大熱天趕半路，鬼纏頭殼，所以說你老兄得請請客呀……」

一陣桀桀的笑聲，跟着滿嘴白沫噴濺到我臉上。孫班長推了我一下肩膀說：

「對，你請客，我做媒，那女人包管你中意，一點兒不合網——清水貨！」

「好！」老李喝起彩來。

「是王大娘店裏那李三姐嗎？」那個司書，纔二十來歲一個小夥子，斜着眼睛問。

「怎麼？」孫班長橫了他一眼，「真非你這小子也在打她的主意？」

他發出一陣齷笑，那小子臉孔飛紅了。

「唵，指導員，」孫班長又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你別瞧不起她呀，她可不是那種鄉下土貨，相貌好，又聰明，能幹，是見過世面兒的呀，喫，這娃兒落在

王大娘手裏，纔叫是桂花樹當柴燒，他媽的，鳳凰落在老鴉窩呢！」

「唔？」司書腦袋一偏，訕訕的說，「那她怎麼不去跑大碼頭呀？」

「唔？」孫班長從眼角里瞧了他一下，「你到說得輕鬆，你怎麼不帶她到磨上去呀！」

司書碰了一鼻子灰，不敢再響了，孫班長搖搖擺擺，把手杖在路旁的青草上忍的一削，又繼續說：

「要說來呢，倒是怪可憐的，年紀纔二十七八，也是好人家的兒女呢，不知怎麼吃人騙了，孤單單的給拋在這小地方，還拖了一個吃奶的毛孩，這年邇兒怎麼遇呀！這纔便宜了王大娘，把她沒本錢的弄來當女茶房——這老王婆，媽的，不曉得在她身上括了多少油水！」

「那麼，跟孫班長你，倒是一對兒呀！」老李揪着眉毛嘻嘻地說。

「指導員呀！」孫班長猛力推了我一下笑起來，「你那文窮樣兒，她纔喜歡呢。告訴你——」他把短杖直指到我的鼻尖上，聲音壓得扁扁的，「——她那小模

標兒纔討人喜歡哩，皮膚雪白，粉嫩……』

他接着吐出一串猥亵不堪的話，那顆金牙齒在我眼前一閃一閃，我憎厭地避開臉去，看見背後的老李浮出一臉淫慾的饑相，唼喋着嘴唇在傻笑。

對於隊士和班長的放蕩行為，我是有責任勸告或糾正的。但是這樣的人，我有什麼辦法呢？我的權力也許還沒有那個司書來得大，我只好默不作聲，慢慢的退到後面去，少讓他們把我當作開玩笑的對象。

前面的村莊已經近臨來，村子里的狗在叫，公路兩邊是一片黃色的稻田，稻子已經成熟了，豐盛的稻穗在夕陽底下翻騰着黃色的微浪。

孫班長和老李依舊喋喋地在談着關於女人的猥亵的話，不時發出咯咯的輕笑，司書楞着眼睛聽，一壁拿自己的制服不停地拭着頭的上汗水。

我默默地望着前面那草驃馬樣的隊伍，在黃昏的熟霧中行進。他們是那樣沉默，在整整一天中，除了喘息和呻吟以外，我簡直就聽不到他們說過話。他們是在想些甚麼呢？——一想到他們，我的心就莫明其妙重起來。

一隻林雀從天空中飛過，太陽沉入到山後去了。

我們到達王大娘店的時候，這些手車早已七橫八豎的歇在門前的院子里了，隊士們亂哄哄的擠在茅檐底下抹身擦臉，潰了一院子的髒水，有的坐在階沿上抽着手捲的土烟，黃昏的薄灰空氣裏，充滿着汙水和土煙的混合臭味。青苔蠅在營營地飛，和人們喃喃的咒罵，織成一片沉悶的囁聲。

我們一跨入籬笆門，孫班長就直着嗓子，一路嚷進去。

「喂，老板娘，老板娘，屋子準備好沒有？」

他一壁嚷，一壁脫下軍衣，露出那件血紅的汗背心，又把那根短杖在屋柱上敲着。「喂，快點——快點呀！」

「哎喲，怎麼啦，我的孫班長，發了脾氣哇！」

跟着一串尖銳的叫聲，一個幾乎是半裸的肥胖的中年女人，只穿着一件緊身背心，從屋子的烟霧里直奔出來。她一把抓着孫班長的胳膊，老鴨似的呷呷地笑起

來：

「曖喲，好難得的稀客呀，快請呀，大熱天氣，毒日頭底下虧你走得來的。」

接着，又尖起嗓子朝裏喊：

「快打洗臉水！泡茶！送到上屋去呀！」

我們走進昏暗的屋子里，旁邊廚房里沖出來的柴烟，薰得我吭吭地咳嗽，穿過這幢屋子，又是一個天井，天井里七歪八斜的晾着許多衣服，幾個男人在水槽旁邊刷刷地洗米，淌了一地的髒水。我們從那些衣服底下鑽過去，被引到天井對面一座房子里。這房子是三開間的，用蘆葦隔成好幾個房，中間一間客堂，暗森森地只聽見蚊子在亂叫，孫班長摘下那頂稀罕的軍帽在手裏擺着，又嚷了起來：

「啊——噓！好熱，到外面坐吧，搬張桌子到外面來！」

茅檐底下是條寬闊的走廊，預備打尖的客人歇腳的，壁上掛着一些乾肉皮，繫釘着黑色的蒼蠅。

老板娘搖着兩條肥白的胳膊，旋轉似的忙着張羅，咷咷呱呱的嘈雜着一些不三

不四的本地土話。一會兒就跟老王頭混熟了。

我們洗着臉，孫班長摘下那付墨晶眼鏡，黑紅的臉上忽然多出了兩個白色的圓圈，白圓圈裏那雙烏溜溜的眼珠一睜一睜，就像是戲台上的丑角者。他忽然把毛巾按着下巴，那顆金牙齒猛地俯到老板娘的臉上。

「唉，老三呢？在那裏——她在那裏財？」

「嘻！」老板娘的手指在他額角上一戳，尖着鼻子笑起來：「真是老相好呀！一刻兒不見就查理了，她在替你燒茶呀，心上的人兒來了，茶也要燒得透一點兒呀……」

忽然像刮過一陣風似的，那肥圓的臉上笑容頓時消失了。她肿着喉嚨厲聲地叫起來：

「喂，三姐，你怎麼啦，客人來了半天啦！」

大家的眼睛一齊跟着她臉孔旋向前屋右首的廚房門口去，廚房里有些男人女人在囁嚅喳喳的說笑，夾着一陣呱呱的孩子哭聲從悶熱的空氣里盪漾過來。

「哼！她奶了小的才奶你這大的呢。」老板娘不高興的樣子，朝孫班長尖尖嘴。

「我自己去找她！」孫班長手朝空裏一推，大踏步跨下階沿去，老板娘在後面喧囂着：

「愛，愛，我去，我去，」抖着一身肥肉，登登的跟進廚房里去了。

「唔，」老李朝她背影翻了一下嘴唇，牙齒縫里發出一個奇怪的笑聲。

廚房裏爆出一陣笑的風暴，司書叫了起來：「來了，來了！」接着孫班長拖着一個二十七八歲頑長的女人，從晒衣竿下鑽過來。那女人蓬有一頭上邊的頭髮，一件粉紅色的洋布衫，釦扣全敞開着，露出幾條新刮過的紫色痧痕；駕着一雙木拖，鐵鐵塔塔的幾乎給孫班長拖得直跌下去，一聲尖着喉嚨叫：

「哎，你作死呀，拉拉扯扯的幹甚麼！你這短命……」

孫班長哈哈大笑着，把她悶在胳膊裏，「哎！哎！裝甚麼腔兒？李三姐還怕難

「有你這種蠻勁兒！」女人堵着嘴，朝他狠狠地堵了一口：「手臂骨都給你拗斷了，這算是大班長呢！」

「班長怎麼樣？」孫班長挺着臉皮說：「班長就配不上我們的三姐嗎？」

「唷，得了吧，」女人推開孫班長的手向旁邊逃去，「刮刮叫兩粒星的大班長，誰敢瞧不起呀！」

「你這調皮！」孫班長繞着桌子追過去，一下把女的掀倒在燈上，使勁的摶着她的臉皮，女的像宰豬似的尖叫起來。隨着那叫聲，老李嘴角邊的一層皮霍然一扯，似乎感到一種殘忍的滿足。

「燒了你吧！」孫班長發出一聲得意的噠吼，手一拋，把那女人放起來，隨着，又捉住她肩膀，朝我面前猛地一推，用一種發沙的喉嚨說，「我給你介紹。這是我們的指導員。人家是大學堂畢業的哦，比不得我們穿二尺半的！你瞧——小白臉兒呀！」

他翹起一隻大姆指，朝我晃了晃。那女人紅着臉，矗立在我面前，微微地喘着

氣，高額骨的臉上塗着一層厚厚的鉛粉，幾處地方已經被汗水滲化了。那雙水汪汪的眼睛，像蛇一樣的盯着我。

「指導員，」她嗤嗤一笑，高額骨的臉就向我逼過來，「你得指導指導你們這位班長呀，你瞧——」

一股夾着汗氣的惡濁香味，直刺入我鼻孔里，我往後退了一步，老李挨着肩膀擠過來，向那女人狹窄眼說：

「指導員是讀書人，人家是規規矩矩的呵。」

「噏，」李三姐頭一仰，從腋窩底下扯出一條花手帕，望我肩膀上一揮，格格地笑起來，「指導員自然是看不起我們鄉下人的破。」

碰到了鬼！我憎惡地望着自己那雙吃饱了灰沙的橡膠底鞋。淤積在天井里的死水上，幾隻黃色小鴨在刷刷地啄着自己的羽毛。台階上東一堆西一堆的鷄屎鴉糞，一種窒人的惡臭，薰得我腦袋都要漲大起來。

「過來罷！」燕班長像要猴子戲似的，又把那女人一把拉過去。她猛地一伸，

掛着的乾肉皮上，蒼繩哄的飛散開來。

我抬起頭，孫班長那張三角臉正對着我，他跋着一隻右眼說：「怎麼樣？指導員，請客喫？」

「請客，好呀！」老李在我肩膀上用力一拍。我瞪了他一眼，沒做聲。李三姐背靠着屋柱，聳起兩隻肩峰，儘望着我笑。她好像把我當作小孩子似的。我感到一種侮辱，臉上頓時熱了起來。

「怎麼啦，乾脆點兒呀！」孫班長又在催逼着。

「唷，要臉喫，」李三姐身體一扭，刮刮他的臉，「你倒真是個蝦魚籠，只逃勿出哩！」她瞪了我一眼，格格地笑起來。

「喂！李三姐！你昏了頭麼！」一個粗厲的聲音從天井對面突射過來，廚房門口探出一顆光禿的大腦袋，瞪起兩隻眼睛望着她，「飯燒好了半天，還等別人來開嗎？」

「……」像挨了一下巴掌似的，李三姐臉孔一紅，低着頭朝着廚房里走

去了。

天色漸漸暗了，七月中旬的月亮，從對面茅檐上空的白雲里浮現出來，淺藍色的天壁上散射出一種爽人的清輝。外面那些隊士們，大概已經吃過飯了，哄哄地在爭吵着甚麼，那喧聲像是一陣風濤，從遠海上翻湧着。這些渾渾噩噩的人們，沉默了一天，這時好像纔從麻木中間突然覺醒過來了。

x

x

x

我從溪里洗了澡回來，月亮已經照到廊簷的屋柱上了。堂屋裏臘燭點得通亮，滿屋子瀰漫着一層霧騰騰的白氣，一個劈毛竹樣的聲音從霧氣里爆射出來。

「快找她來！媽特皮，老子又不是不出錢，別把老子當瘟生！」

我剛跨上階沿，一個肥圓的身體從里面直撞出來，幾乎和我撞個滿懷。

「哎喲，是指導員嗎？班長找了你半天呢，快去喝酒呀……」

她還沒有說完，又一旋一旋奔下階沿去，嘴里咑咑地罵着：

「這娼婦，在發昏啦……把個短命的拖油瓶當做活寶……」

我走進屋子裏，一股辛烈的大蒜氣味夾着那土蚊烟香的氣息直衝入我腦門。老李僵在桌子上正在咬一根鶴骨頭，咬得格支格支地響，司書坐在下首，對面是孫班長，精赤着半個身體，跨坐在板凳上，兩隻發紅的眼睛直盯着我：

「瞎！指導員，你這個人！這個小東你不請我還請得起呀，躲起來幹什麼呢？」

「不，我在招呼弟兄呀。」我分辯說，

「那末，好，罰你一杯！」他把酒瓶往我前面送過來，老李連忙替我端起酒杯，嘴裏依舊嚼着那根鶴骨頭。

老板娘和李三姐進來了。李三姐把那塊花手帕抿在嘴上，望着孫班長嘻嘻地笑：

「喂，怎麼啦，大班長有什麼火急的公事哪？」

「問你呀！」孫班長掀起兩個鼻孔，抓着她的手，「誰蒸着饅頭在等你呀？」

「唷——我還當是天塌下來呢，」她扭着腰噗嗤一笑，「好啦，替你酒杯酒平平氣罷。」

「不，你替我敬指導員一杯，非得要他喝完不行。」

「我不能喝，我頭疼。」我說。

孫班長有點惱怒了，把酒瓶在桌子上砰地一操，直着喉嚨嚷起來：

「你不喝，她不喝，是不是嫌老子客請錯了！」

「唷，又來了！」李三姐飛了他一個媚眼，在他肩膀上一拍，「又不是霸王請

客，誰會怪你呢。」

「那你——你替我喝下去！」孫班長捉住她手腕用力一翻，李三姐身體驟地斜過去，幾乎把酒瓶碰翻了。

「老頭先不差已經喝了三杯嗎？」李三姐苦笑著說。

「再喝一杯，妾個四季相思。」

「好個四季相思！」老李喝起彩來，「三姐，你跟孫班長四季相思呀！」

她悽慘地望了衆人一眼，端起酒杯，輕輕嚥了一口，接着仰着脖子喝下去了。

滿屋子都喊起好來。臘燭火隨着狂亂的叫囂，撲撲地跳動着，連牆壁都在打顫了。

李三姐皺着眉毛，嘆了口氣，臉上泛出一層淡淡的紅暈。

屋子里的喧鬧逐漸強烈起來。孫班長搶起烏紅的臂膀跟老李五魁八馬的划拳。李三姐陪着替他們酒酒。司書像傻地坐在旁邊，只管拿眼睛瞧她，忽然發出一聲莫名其妙的怪笑。老板娘站在孫班長的背後，拿柄大蒲扇忽遠忽遠的替他打着扇，孫班長贏了一拳她就像老鷗叫般呷呷地笑起來。

孫班長接連贏了幾拳，興緻格外高了。他忽然把眼光旋到我前面，「兜，怎麼？你還不會喝？來！來！」烏紅的臂膀向我一揮，「我們來它個十二拳！」

「我不能喝！」我斷然說。

「不能喝也得喝！今天晚上非得玩個痛快不可！」

「明天一早還得趕路呀。」

「管他個鳥！」孫班長不耐煩地把頭一幌，「我們來了再說！」

「……」

我沒有說話，老板娘一拐一拐的轉到我旁邊，用扇子拍着我的背說：「愛曉，

指導員，喝幾杯解解暑，怕什麼呢。你們黃隊這條路是常來常往的，住熟了還不跟
魏春一樣呀！你怕熱，我替你打扇。」

我尷尬地別過臉去，司書觸觸我肘子輕輕地說：

「喝吧，三姐都喝了，你不陪陪她嗎？」

「那你請吧！」我愁愁地冲了他一句。

什麼地方傳來陣孩子的哭聲，李三姐驟然一楞，一層什麼東西從她臉上掠過，
老板娘偷偷地瞅了一眼，她咬咬嘴唇低下頭去。

「噠！」孫班長突然把筷子在桌沿上猛地敲着，發出個呻吟似的巨聲，「指導
員，你這老兄，怎麼這樣整扭呀，你當真以為你們政治工作人員也不能喝酒玩女人
嗎，嘿！你這綠傻瓜呢！」他掉過頭去，嗆的吐出一口痰，「老實說，照丁王法要
打煞，照了佛法要餓煞，幹我們這門差使的，誰不把事情看得透一點兒呀！」

「指導員大概是怕太太說話吧？」老板娘吱的一笑。

「太太？就是有太太也管不着呀，」孫班長朝那肥胖的女人眨了一眼，「我們

這樣人，成年的跑碼頭，誰又頂着屋子走路呀？就說我吧，吃了這麼五六年飯，那
里不跑過，火線也上過，九死一生，留了這麼一條命，他媽的，還不是這麼一個光
棍，趁這會有酒不喝，有女人不玩，還等着骨頭打了鼓再來懊悔嗎？——你說對不
對，三姐？」

他斜着眼睛朝那女人淫蕩地一笑，順手又把她拉到懷裏去了。

我腦子里嗡嗡叫起來，彷彿被一羣野獸的眼睛緊視着，喉嚨里乾得要命，四周
的簾簾牕都嘲笑似的在向我逼過來。

我悄然地推開酒杯，站起來。老板娘站在我背後，我不高興去看她，便望電屋
後門一道小門直走出去。

× × × ×

彷彿一個囚徒從帶閂的地牢里走到自由的天空底下，一陣涼爽的夜風和晶瑩的
月光蓦地摸到我發熱的臉上，使我感到一種強烈的暈眩。堂屋的後面是片廣闊的菜
園，這時正靜悄悄地躺在月光下，一層稀薄的白霧輕輕升起。樹木，籬笆，菜畦，

什麼東西看去都好像罩在一幅從碧淨的天空中灑下來的紗帳里似的。屋簷邊幾棵稠密的柚子樹，撒滿一地的黑影，偶然微風吹過，樹影裏銀屑般的月光便隨着拂動起來。

我張開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堂屋裏的喧囂彷彿突然退落到遠遠的後面，雖然我耳朵里依舊聽到那女招待顫抖的聲音在唱小調，可是那好像從江船上聽岸上的響聲，隔了一個世界似的。我從柚子樹底下穿過去，月光的碎屑輕輕地拂過我的肩膀，那邊有口小小池塘，月亮正反照在水里，池塘旁邊的青草叢中，一些小蟲唧唧地叫了起來。

我在池邊一塊石頭上坐下，默然地望着浩瀚的天空，天空上一片清光，沒有半絲雲彩，只有那輪快要圓滿的月亮，寂寞地窺望着我這飄泊的旅客。奔波了一天，這時總感覺有點疲乏，一種睡意輕輕地在爬上来，我聽着抑揚的蟲聲，漸漸墮入到夢幻樣的沉思中去。

這夜在靜寂中慢慢溜過去，不知隔了多久，一陣宿鳥撲着翅膀從樹梢飛起，把

我驚醒了。月亮已經移到天中，草地發出一種沁人的露水氣息，前面屋子里似乎沒有剛纔那麼喧鬧了——這批沒頭腦的傢伙，也該滿足了吧？

我正要站起來，忽然似乎有陣蟋蟀的聲音，在我背後不遠的地方響着。我愕然地旋過頭去，那邊家屋子右首的籬笆旁邊，有一間低矮的茅屋，一個頑長的女人背影，在月光下從茅屋門口向籬笆那首走去。她手里抱了什麼，踏着腳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着，月光照着她白色的衣衫，樣子是那麼莊重，彷彿一個虔誠的童貞女，在靜靜地走向祭壇。

她走到籬笆前面，又回身來。頭低垂着，看不清她的臉孔，潔白的月光射在她袒露的胸前，一個裹着白布的嬰孩，在她手里安靜地號着乳頭。

她走了兩個來回，漸漸地向我這邊過來了，青草在她脚下發出輕微的聲音，隨着她脚步的拍節，她在低聲哼着一種催眠的曲子。

我陷入一種睡夢般的奇異感覺中間，茫然地望着草地的露珠在她脚下輕輕跳動。一棵樹枝的黑影從她身上滑過去，她快走近我身邊了，我一抬頭幾乎驚叫出來：

「啊，李三姐！」

但是我立刻嚇住了，似乎一隻手在摀着我的嘴。出現在我面前的竟是這下賤的娼婦呀！我簡直暈眩起來。她是那樣寧靜，那樣安詳，從我旁邊輕輕走過去，整個心神好像都貫注在那孩子的身上。她離開我只有兩尺多遠，但顯然一直不曾注意到我。

一種崇高的母性把我懾住了，我彷彿看到她的背影在漸漸高大起來，從她身上散射出一種純潔的光輝。好久以前，曾經在那里看過的一幅聖母像，那瑪利亞抱着嬰孩的姿態，忽然在我眼前浮現出來。

我屏着呼吸，怔怔地望着她來回地走。偶然那孩子發出一點聲音，她站住了把嘴唇貼到嬰孩的臉上，忽然拾起頭來望著月亮，發出一聲低沉的嘆息。

我不敢去驚擾她，想輕輕的退走，但是她已經發現了我，吃驚地站着了，兩隻眼睛恐怖地向我凝視着。

「誰？」

「我，三姐。」我站了起來。

「指導員嗎？」她吐了一口氣，歎了歎又說：「怎麼在這兒呀？」

「我在這兒乘涼。」

她沒有說什麼，眼睛又落到孩子的身上，一隻火營從她頭髮邊飛過，沒入到柚子樹影里。

她依舊哼着催眠歌，輕輕地走起來。那歌聲帶着微微的顫抖，彷彿一種飛蟲勝上發出的聲音。我默然地望着她從籬笆那邊回過來，忍不住說：

「三姐。」

「什麼？」她瞥了我一眼，低聲說：

「這孩子——是你的？」

「嗯，」她應了一聲，把臉偎到嬰孩的額角上，輕輕地拍着他的背，又補了一句，「他病哩。」

「病！」從她嘴上滑出來這輕微的聲音，却似乎在我耳朶里驟然大開來，我立

刻看出她內心里那種做母親的憂慮和焦灼的心情，這種心情，我們無論誰都曾經親切地體會過，深深地感動過的，然而她——這個女人……啊，我沒有想完，就戰慄起來。

遠遠天邊，有顆流星箭似的飛落下去，屋角上吹過一陣夜風，柚子樹的葉子瑟瑟地響起來。

我似乎還說句什麼話，却想不出。那女人又朝籬笆那邊走去了，突然一個相厲的聲音從我背後傳過來，孫班長在屋子裏喊：

「喂，老三！老三！媽特皮！看老子輸了錢，人就不見了！」

李三娘猛地旋過身來，匆匆走到我前面，仰着臉哀懇地說：

「指導員，請你同孫班長說一聲，等毛頭睡熟了我就來。」

「但是……」

「一會兒——一會兒就好了。」

她顯然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惶惑地望她一眼。她已經急促地向披屋走去，一下

子消失在那道黑越越的小門里了。

我回到堂屋里，孫班長，老李和司書，三顆腦袋拱在燭燭底下擲骰子，司書拉著一張小雞喉驅怪聲地叫：

「五梅花！五梅花！五梅花！」

他們沒有看見我，我也不高興去告訴他們，我管自己走到後客房里去了。

客房里^着着幽暗的青油燈，燈花結得彙彙垂垂的，滿屋都是幢幢的黑影，蚊子兜頭撲面的亂撞。我揭開帳門，一股悶熱的臭味直鑽出來。床上熱得和火坑一樣，簾子摸着都發燙，捲躺下去，混身就淌起汗來，堂屋裡一陣陣的笑聲和骰子跳躍的叮叮聲音，錐子似的刺着我的耳朵。我聽到自己的太陽穴卜卜地跳，血儘管往腦袋上衝，剛纔一點睡意完全消失了。

李二姐又在隔壁堂屋里哎哎地笑了。那笑聲和剛纔吃酒的時候一樣：浮濛，虛偽，惡俗，教人聽了心裏就發毛。孫班長在呶呶的說着些甚麼，我沒心去理會他們。帳門是那麼窄，蚊子不停的往裏鑽，枕頭底下的臭蟲又在爬出來。我只得坐了

起來，掲亮青油燈，慢慢地來對付這些蟲豸。

一會兒，外面的賭局散了，我聽見孫班長拉着李三姐往我前面一間客房里走去。斜對面一間里，老李拉著一張破繩嗓子在唉唉地唱：

「一輪明月……」

我索性不睡了，隔著一層廬草牆，孫班長在吐着一些極不堪聽的下流話，那女人又是笑。媽的，我邊倒茶，剛剛揀着這間做客房。

我趿着鞋子又走到外面院子去。大概已經快半夜了，月色益發清明起來。我穿過前面那座屋子，靜悄悄地，只有一些沉濁的鼾聲起伏着。

外面院子裏露水很重，手車輦在一排茅屋邊，車槓斜斜彎起，指着天空里那稀疏的小星。那些隊士們就七橫八豎的躺在露天底下，他們睡得很熟，月亮照在他們赤裸的胸膛上，反射出一種難看的青銅樣顏色；他們的臉皮鬆弛着，有的張大着嘴，露出白森森的牙齒，有的似閉非閉的眨着一雙死魚眼睛，那種樣子立刻引起我一種戰慄的恐怖，彷彿是走到一羣死屍中間來了。

我剛想離開他們，突然背後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唔……唔……」，我打了一個寒噤，混身汗毛直豎起來。旋過臉看時，一個隊士直挺挺的仰躺在張木板上，正在喃喃地說些夢話，那聲音像是罵人又像是在詛咒，聽不清楚，一會兒忽然又不響了。

我心頭說不出的沉重起來。所謂生活，就是這樣的麼？今天晚上，我從前院趕到後院，就像一隻可笑的狗般東西逃竄着，直到現在夜深了，還沒有找到一個可以安息的地方，這是碰到甚麼鬼呀！我望着一片浮雲從月亮上輕輕滑過，滿腹的抑鬱忍不住地仰對長空，迸出一聲悲憤的狂嘯。

我無心再在這兒停留下去，摸回屋子里，悶悶地睡了。

不知什麼時候，忽然又被一種聲音驚醒過來，月亮已經照到後窗上，映着滿窗的樹葉影子。前面菜園的披屋裏，傳來一陣強烈的嬰孩哭聲，那聲音尖銳而憤……彷彿一把刀子在空氣里亂割亂割，哭的時間也許很久了，偶爾窒息地間歇一下，更猛烈地哭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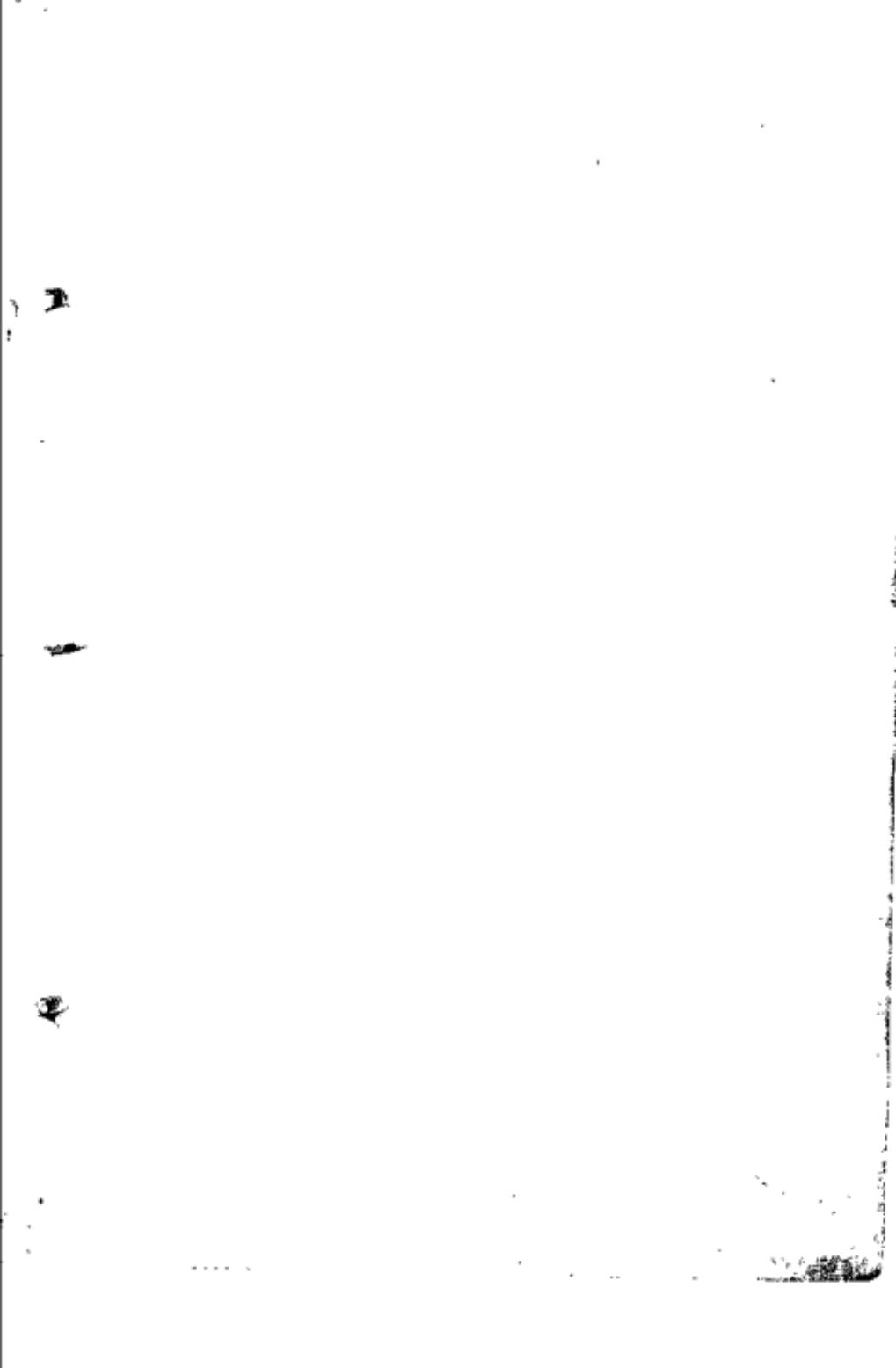
正在這時，我聽見一陣悉率的輕輕脚步聲從我房門外走過去，而同時，就在
簷簷牆的那邊，却透過來一陣牛喘樣的叫聲——一種男人在淫慾滿足後的粗濶的翻
聲。

1000

1000

1000

大銅山的一夜



大銅山，上十三，下十八，是縣到了縣一連必經的大道。

這是一個陰暗的臘月下午，北風吹得很緊，快要下雪的樣子，濃重的灰暗色雲塊，被風推着，從天邊慢慢逼來，把些山頭都包住了，偶然雲層上露出一角山尖，立刻又被灰濛濛的雪霧所吞嚥。雲霧和北風中間，只聽見滿山的樹木排山倒海似的嘩啦地狂鳴，極底下的深壑里，有道白練似的泉水，急劇地在奔湍着，那聲音跟風聲松濤混和在一起，分不清楚了。這樣天氣，照例是很少有人過山的。石級上吹落着許多松針和黃葉，伴着山岩邊的塵土，在老北風里沙沙地打着旋。

二等兵劉德奎，這時却正在半山里往山頂上爬，他是從S縣回到D縣的，他

雖然並不怕風雪，但是那迎面刮過來的剪刀般的北風，還是使他幾乎擋不住。他把腰袋縮在拉起的棉大衣領子裏，弓着背，一步一步往上推。他棉大衣掉了扣子，給風鼓起來，好像一隻撲起翅膀的肥鵝，要給風刮到半空里去似的。他站了下來，解下裏面軍服上的腰帶，把它緊緊地箍在大衣外面，接着，又昂起脖子來扣軍服領子的風紀扣，由於平時不習慣，左扣右扣，老扣不上，扣了半天火冒起來了。

「媽的鬼東西，真是在穿他祖奶奶的繡花針！」

爲了這風紀扣，劉德奎不知挨過多少耳刮子。一上課，一上講堂，老是看見他光着脖子，罵了打了，不到三天，倒又忘記了依舊是個老樣子。他始終不明白，緊緊的扣上這勞什子究竟有甚麼用處（雖然他現在覺得很需要了），而且不扣上它爲什麼又算是犯營規？他在鄉下做活的時候，不是向來從裏到外的領子都是一起敞散着的嗎？

他就是這樣一個人：他不喜歡的事情，永世也弄不懂，老是忘記，可是他所喜歡的事情，却又頂起勁，頂熱心。他的當兵就是這樣的。

兩年以前，他還在D縣鄉裏替人家趕牲口，有一回聽說要抽兵，鄉里的人着了慌，他也莫明其妙的慌起來，跟着幾個伙伴逃到鄰縣去，在那裏他看了一次宣傳隊演戲，又聽了一個政治工作隊員跟他講的話，忽然覺得當兵是應該的了。於是託別人帶了個口信給他老娘，自己便跟着那演劇隊投到隊部里去了。

在部隊里待了兩年，大家都喜歡他爽快坦直，不到一年就抽上了二等兵，這因

聽說他老娘害了重病，便忽然記起家來，千懇萬求的請准了假，急巴巴趕回家去。

越到山上面，天氣越發冷起來，灰一樣的寒霧籠在臉上不斷的拔過來。霧里似乎有種看不見的極尖利而細微的東西，碰着皮膚就刺剗開來。他的鼻子好像被收音機似的夾痛，後來索性麻木了。他站住，擦了一把鼻涕，忽然一片冰凍的東西貼到他的臉頰上，他摸了摸，抬頭來望望，唾着舌頭咒罵起來——

「奶奶的，下雪啦！」

說下雪，一下子滿天里就像白鴉毛般的飛起來。那些雪片被北風捲着，舞旋着，銀聲地飄落在山石上。他有點慌急了，望望前面，一座陰沉沉的山頭，彷彿一

個黑石和尙那樣地木着臉孔，從雪霧中間在朝他落寞地俯視着。

「這該到了頂吧？」他狐疑而煩躁地想着。這條道他雖然並不熟悉，也走過兩三回，叫的上十三下十八，其實上去却不過十里光景，往常個把鐘頭也就到頂了，今天可碰到了鬼，老是爬不完。明明看見前面只剩得最後一個山頭了，等爬上去時，前面却又伸出一個高聳的山峯來。這樣不知幾回了，劉德奎簡直累燥起來了。由於焦灼和疲勞，里面的襯衣已經給汗水濡濕了，而風又不知打到裏面去的，那襯衣就冷冰冰地黏着背脊，好難受呀。他也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雖然離開中午還不很久，可是天空是那麼昏暗而又低沉，黑雲就在他頭頂，彷彿已經黃昏一般，風依舊在山谷里嗚嗚地發出可怕的囁聲，他覺得肚子裏異常的饑餓起來，早上吃過一點東西，給這一陣子爬山，早已經消化的乾乾淨淨了。他摸摸大衣袋里的幾張鈔票，懊悔沒有在山脚下打個中火。當他經過山脚下那村莊，正是吃午飯的時候，他到飯店裏問了一聲，最貴碼的客散得四塊錢，而他袋裏却剩得三塊幾毛。他想了想，還是過了山到那邊去吃吧，其實他也明知道山那邊的飯店也決不會比這邊便宜。

的。但這沒有理由的却把錢留下了。他現在却懊惱起來，幹嗎不買一些乾糧帶着呢？反正這幾個錢要上飯店也到不了家的。

一想到錢，人就突然的軟起來了，肚子里咕嚕嚕在直叫，兩條腿儘是的拖不起來，他儘是的把身體縮緊在棉大衣裏，却依舊覺得混身的皮膚在打起鷄皮疙瘩來了。

但是他的心裏却閃出一個希望來。他記得這山頂上有一座山神廟，山神廟的亭子裏面向來有個老太婆在賣熟食和酒的。要是到了上面，這個時候，能暖那麼一盤兒白乾，再吃那麼一點兒滾湯的熟食，那該多麼暖和又多麼舒服啊！而且這樣一頓火至少比山腳下的飯店要便宜一半。他是拿的準的，這一想，他的懊惱全部消失了。「嘻——媽的！」他昂一昂頭，向山坑里吐出一口水，精神抖擻地踏着石級上去了。

他又爬過兩個山頭。雪花已經在四週山嶺上鋪一層薄薄的銀屑，那座山神廟的灰白色屋脊，從一塊青色的岩石旁邊露現出來了。他眼睛驟然一亮——已經到了山

山神廟是背着一座石岩建築着的，年代已久，早朽舊的不堪。門前朝南一座涼亭，恰恰當着風。亭子里放着一張茶桌，幾隻凍不死的麻雀在樑木上啾啾唧唧的叫着，從亭子上面望下去，漫天風雪中，只見一片起伏的山巒和無數伸突的山峯，帶情意十分淒清。牆壁一塊字跡模糊的石碑底上，擺着一個小舞子，一個老大婆坐在後面，垂着頭袋在打盹。盤子上放着一些香煙和幾盒陳舊的豆粉糕米花糖之類，她的腳下一隻竹火爐，早已燒滅了，只有旁邊一隻茶爐子，還任然一地冒着白氣。那老太婆頭髮已經灰白了，露着一張沒牙齒的嘴，連睡夢里都有一副一副的。她正睡的迷迷糊糊，忽然桌子上升的一聲，把她驚醒了。她愕然地張開臃腫的小眼睛，前面矗立着一個又高又大的灰色人影，一片臃腫的棉大衣高高地聳起在他肩膀上。簡直就像一尊門神。她嚇了一跳，哆嗦着嘴唇叫起來：

「你……？」

「喂，睡着幹什麼呀？」劉德奎拍着身上的雪花，露出牙齒獰笑着，「攬些東

西來吃吃——這鬼天氣！」

老太婆沒有回答，惘然地向四週望了望，揉揉眼睛，自言自語的嘆息起來：「唉，又下雪啦！」

「下雪啦，」劉德奎機械地重複一遍，憂愁地吸着漫山的風雪，忽然搓搓自己凍僵的手，焦躁地喊起來。

「喂，快點，有什麼吃的嗎？」

老太婆撥撥盤子里的餘火，把嘴巴朝碟子上一拱，說：「這個嘛，你吃就是了。」

劉德奎望着那些陳膩百舌的糕餅，皺皱眉頭。老太婆迴身去，提過那隻銅吊子來，抓出幾個米花球，替他熱騰騰的泡上一碗。面像夢囈似的喃喃地說着：

「東西好貴哪……這年月……米要賣到五百幾呢……唉，出門人……」

櫟木上的麻雀看見有人吃東西，一隻一隻飛了下來，想找些什麼吃食。劉德奎唏哩呼嚦一連喝了兩碗米花球，身體似乎暖和一點了，但是肚子里却越發餓得

慌起來，他東西地張望了一下，抓起一個餅來不滿足地說，「還有什麼嗎？弄點飯來吃吃吧——呃，你不是有熟食賣的嗎？」

「早沒有了，大哥，買不起哇……」老太婆依舊夢囈般的說，「我們自己也沒得吃啊。」

「唔，胡亂攬點來吃吧，我還沒打中火，五臟神漏得兒哩——呃，這兒有酒，他忽然嘻的一笑，伸過手去從壁角洛里提起一隻玻璃瓶來，朝空里一照，「高梁噶！」

他一旋身，地下的麻雀又胡的飛上去了。

老太婆扁扁嘴巴，算是回答了。她替他倒了一杯酒，放在茶桌上，伸伸五個指頭，意思是說五毛錢一杯，劉德奎不理會，順手從盒子里抓過一把花生米來，笑嘻嘻地說：

「那末，這個就別算錢了罷，老奶奶。」

亭子里又靜寂起來。兩個人默默地望着亭外的雪花漫山遍谷的靜靜飛舞，北風

住了一點了。山谷異常幽靜，遠山近峯彷彿在一陣猛烈的風暴以後，現在披上一層白紗，在肅穆的黃昏前作起晚晴來了。老太婆拾了幾片碎柴，丟到爐子里，隨着柴片爆裂的爆裂聲，她又自言自語起來。

「下雪啦，明天怎麼辦呵……這天氣，誰過山呢……」

幾杯酒一落肚，劉德奎心情漸漸粗暴起來，空肚喝酒本來就容易醉，再加上山風一吹，便格外覺得肚里空空蕩蕩的，他原定在晚飯以前趕到縣城里的客站，而現在却還留在這山頂上宿營。看來到城里這四十里地要趕夜路了，那老太婆哀哀的喃喃怨語，教他感到怪不耐煩，他把棉大衣領子猛地拉開，拍着桌子大聲地說：

「老奶奶，你怎麼搞的？孤拐兒一個在山上做生意，難道真的就不帶一點兒隔宿帳嗎？」

「唉，這年月哪！……」老太婆兩隻手插在棉背心的襟肩裏，憂愁地凝着小眼睛，「……莫得辦法呵！」

「哼，莫得辦法！」劉德奎發出一聲貓蟲的冷笑，一家人都趕着往後金子呢。

這年頭兒就是做買賣的走運，狗大的，四塊錢一客飯，夠得上老子十天餓哩！你怎麼不去撈個份兒？——」

他把身體驟的向老太太俯過來，兩隻眼睛被酒一沖，有點發紅了，他狠狠地盯着她，半響，又打了一句，「總得弄點東西來吃呀！」

「告訴你沒有東西吃。……你自己吃的也好呀，難道你……」劉德奎不高興地朝老太太鼻子上一指，聲音大了起來。

「我？」老太太慌亂地擺着兩隻手，「有，我還不賣給你吃，都是日本鬼子害人呀！唉！兵荒馬亂的，扒雞出來……」

廳門裏面走出一個蒼白的小姑娘來。她約莫有十來歲，穿着一件不知那裏檢來的破爛棉軍衣，寬里廓落的直拖到她的小腿邊，蓬亂的頭髮底下，兩隻烏黑的眼睛灼灼地瞪着這個吃酒的客人。

「這是你的什麼人？」劉德奎坐回到板凳上，指着那小女孩問。
「我的孫女兒。」

「哼，」他沉默了一下，「難道你們兩個人都不吃飯嗎？我就不信兩個人沒有一點兒隔宿糧，你別弄鬼，老奶奶，你怕我不給錢嗎？你怕我穿老虎皮的嗎？」他把手一擺，憤激地站了起來：「現在是什麼時候呀？我們替你們老百姓在抗戰，在打鬼子，保國保民，要請軍民合作呀，你懂得嗎？一頓飯，又不是不給錢，龜兒子總不給錢！幹嗎指着不賣呢，媽的，當兵的就不是人？就該挨餓？就該拚命？就該……」

他越說越激昂起來，在桌子上砰的一敲了一下，暴躁地站起來，高粱酒湧上來了，四周的山峯和亭子彷彿在他眼前搖擺着。小女孩子怯怯地躲到她奶奶的身邊去，他突然旋過來，兩隻手撐在櫈板上，直盯着老太婆大聲說：

「難道你們稀飯都不喝一口的嗎？」

「大娘，你真是，這年月我們窮人還想米飯吃……」老太婆顫聲地回答說，小眼睛霎動得格外凶狠了。

「那末吃什麼呢？」

「苞蘿粉，觀音粉呀！」

「嘿！」劉德奎煩得把頭一昂，又走起來。肚子里的胃水翻騰得格外猛烈了，由於過度的飢餓，背脊上感覺有點燥熱，像要冒汗似的。那風紀扣緊幫幫的扣着脖子，又在作怪了。他要解開來，偏偏解不開，他急的暴怒起來。「媽的，鬼扣子！」他火冒地把領子一撕，瞪着老太婆叫，「我去搜！要是搜出什麼來，你可別怪我！」

「啊！」老大婆渾身亂戰起來，頂着兩隻小腳，像隻受驚的鵝婆似的，追着劉德奎向廁門裡趕過去，小女孩也嚇慌了，「奶奶，奶奶！」跟在後面連聲的狂叫着。

「天地良心啊：別斯悔孤老太婆呀，三罪過的哪！」老太婆邊跑邊喊着，劉德奎直着腳走到裏面，三間朽爛的大殿，滿地都是青苔，山神菩薩身上顏色都剝落得不成樣了，院子旁邊一樁破牆轉過去，有兩間板屋，一間已經倒掉了，另一間前面階沿上安着一隻泥灶，一口鍋冰冷氣出的蓋着。他揭開來，果然只剩得小半鍋苞羅糊，老太婆搶過來把隻杓子奪走了，劉德奎抽了一口冷氣，把鍋蓋砰的蓋上，忿

急地唾了一口涎沫：

「碰到了鬼！」

老太婆和小女僕乞索索地站在破牆底下抖着，他斜瞥了她們一眼，想要走了，摸摸口袋里那三張鈔票，計算着還酒茶錢還勉強，天又快晚了，趕到城里，人家晚飯早吃過，還都兒去找吃喝？而且下了山還有四十里地，空着肚子又怎麼跑呢？

「唔！」他顫抖地發出一個大聲，把腰帶束一束緊，身體有點搖搖晃晃了。

他正待走出去，忽然大殿上靠牆的稻草堆背後，嘻嘻咯咯的走出一隻鷄婆來，他眼睛一亮，指着老太婆狂笑起來。

「哈哈！你這老處女，還哄我沒東西吃，這是甚麼呀！」

老太婆臉色一時發白了，她發出一聲恐怖的銳叫，拼命地奔過去，一壁亂擺着手喊：

「啊，啊，莫傷他，這是下蛋鷄啊，同志老爺，我求求您……」

那母鷄一聽，顧着翅膀亂竄起來，劉德奎七衝八跌的在大殿上趕着捉，老太婆

在中間搶，小孩嚇得哇哇的哭了起來。鵝婆飛到神壇上，從山神菩薩的肩膀上撲過去，嗚嗚的亂叫，揚起了一地的灰塵。劉德奎越發冒火了。把老太婆一推，衝到大殿角落里，一把把鵝抓住了。

「你還逃！你還逃！畜生！」

鵝在他手里拼命的掙扎着，他衝到破牆後面去，在泥灶旁邊找到一把菜刀，拿起來就殺。

「開開恩啊，同志老爺，莫傷牠呀！莫傷牠呀！」老太婆趕過去撲的跪下了，拉着他的胳膊，眼淚鼻涕的叫起來。

「走開！」劉德奎把刀一揚，睜着通紅的兩隻醉眼，氣咻咻地罵：「甚麼鳥事情，隻鵝值什麼的！」

「救命呀，菩薩啊……」老太婆死命的吊着他的胳膊，只管哭。

「走開！」劉德奎狂怒地把她一踢，兇惡地瞪着她叫：「你再嚷，看老子宰了你！」

老太婆一交跌到涪沿上，一道鮮血從鷄頸上直噴到潔白的雪地里，她一看就拍着泥地號啕大哭起來了。

「黑心黑肺財！欺侮我孤兒寡婦呀！菩薩有靈的呀！吃了我的鷄罪過的呀……」

劉德奎不去理她，一會兒把血放完了，紅血白雪消凍了一院子。他提着死鷄走到亭子里，把那盤開水拿回來，洗了，拔掉鷄毛，把鷄子挖掉，丟在雪地里。接着，把鍋子里的蕷蘿糊倒在一個碗頭里，望老太婆前面一推：

「喏，不吃你的！」

老太婆坐在階沿上，拍手拍腳的邊哭邊數說着，傷心得前襟上抹黏了一大片眼淚鼻涕。那小女孩完全嚇怔了，緊緊的貼住牆壁木立着。兩隻因恐怖而擴大的眼睛，一瞬不瞬的直看着那個兵，彷彿給什麼壓得透不過氣來似的，她瘦小的身體顯然在那件寬大的破軍服裏面索索地發抖，連牙齒碰撞的聲音都偶然可以聽得出。

鷄的香氣從鍋蓋邊沿在噴出來，劉德奎抱着雙膝蹲坐在泥灶前面，舒適地烤着。

灶門裏的火。這時他似乎滿足了，帶着一種殘忍的快樂，歛住那哭泣着的老太婆，嘻嘻的說：

「有甚麼好傷心的啊，傻老太婆，窮人到口就是糧呀，有現成的不享受，倒去吃芭羅巴巴，這多傻呀，難道你還等着這鴉婆替你下金蛋不成？唏：唏：唏……」

老太婆哭了一把鼻涕，更傷心的嗚咽起來。

「雞又不是你的仔，哭什麼呢，這年頭兒，告訴你，有吃的就得吃，有喝的就得喝，做人講痛快，爽氣，鼈鼈息息的幹什麼。你保母忙日本鬼子幾時來，來了就跟他拚。大丈夫，男子漢，一條命尚且不稀罕，一隻鴉怎值什麼的……」

一會兒，鷄熟了，他把鍋蓋揭開來，一陣熱氣直冒到屋簷邊。他也忘記放鹽，用手試了試，就濕淋淋的撈起來。

「啧！好肥！」

他咂咂舌頭，對自己讚美起來。

他去了火，把鴨放在鍋蓋上，就用手撕着吃起來。餓得太多了，一下子簡直是不辨味道的狂吞下去，骨頭在他的牙齒中間格拉拉地響着。汁水和口涎從嘴角邊淋漓地掛下來。

他發出一聲滿足的嘆息，一面嚼一面吸了一支鵝腳給老太婆。

「唔，你這畜生真壞，好吃得很呀，還有你！」他又扯了一塊伸向屠屋前面的小女孩。小女孩才四、五岁，她過去面露驚慌哭起來了。

「怕什麼的，吃呀！劉德全不是老虎。」他帶着一種威脅的微笑，走過去把那支鵝腳往老太婆嘴上亂塞，「吃，吃呀！」

老太婆惶惶地一拍，鵝腳掉到壁爐里了。她站起來，開始要拿出煙來似的說：

「你就是乞丐！」

她說着，拉了那小女孩躲到屋子裏去。砰然一聲，把門關上了。

劉德全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他對自己打了一個哈哈，捧着那隻汁水淋漓的鴨，訥訥的走到大殿上去。大殿上一羣麻雀正在草堆旁邊啄着東西吃。他把腳一抬，發

出一個微聲：

「荷——噓！」

他跨着腿坐在稻草堆上，唔唔格格地喘着殘餘的燭光，院子裏雪已經有點積起了，映着那朽老的大殿倒反而顯得明亮，他也看眼睛瞅瞅碑壇上那座剝落的泥像，忽然叱喝着說：

「你爆出烏珠看老子甚麼！你也餓？」他檢起地下一根骨頭望泥像的臉上去過去，「唔！怪你不得的，成年累月，連口清湯淡水都沒有個份兒，可憐！可憐！」

他把嚼過的骨頭渣子，像小孩玩打靶子似的，一摃一摃的幫泥像的臉上打去，泥像上殘缺的土片鐵鉛撲撲翻了下來，他看了哈哈大笑起來。

鷄吃完了，身上頓時暖和了不少，眼皮慢慢覺得很沉重起來。他伸了一個懶腰，揉揉眼睛，忽然低聲地哼出一句悲涼哀的調，接着，身體一翻，就倒在草堆上，人事不知的呼呼地睡去了。

x

x

x

等他酒醒來，已經是半夜了，他半醒半睡地迷惘着，彷彿是睡在兵營裏，又彷彿睡在自己的老家里，他好像聽見老娘在外面堂屋裏替自己料理着飯食，一壁責怪地然而却是親暱地在喃喃獨語着：

「——翅膀長大了，就管自己飛走哩，丟下娘在家里，三餐接不上兩餐的，也真管。……黑心黑肺的，罪過都不怕呀……」

他吃了一驚。這最後兩句話，彷彿在那裏聽見過，便凝神想了想，人就蘇醒了。

四周是幽靜的，連老鼠的聲音都聽不見，外面白茫茫的泛出一抹微光來。他一時還想不起究竟是在甚麼地方，混身軟綿綿得像四肢都脫了骨似的，身上冷骨頭，彷彿背上浸着水。他把身體一欠，坐起來，而就在這瞬間，白天的事物陡的記起來了。

「該死！怎麼睡在這兒呢，老娘還在老屋裏病着哪！」

他對自己咀咒着，站了起來，走到帳篷底下鋪了鋪，院子里的雪已經積起幾寸

了，大門關着，雪光映着大殿，彷彿黎明時候一樣。他回到殿上，忽然踏着一些什麼，腳底下悉悉瑟瑟響起來，他低頭看時，滿地都是鷄骨渣子，一抬臉，眼睛剛碰到那白鬚子的泥像，那山神菩薩彷彿申斥似的在朝他瞪着眼。他怔了半響，突然戰慄起來了。他做了什麼樣的事情啊！他記起他怎樣拿起刀來嚇唬老大婆，怎樣推倒她，怎樣把她打到牆上，怎樣對她笑……這一切就像一個夢一樣地浮在他腦壳上。「媽的，劉德奎，你這個什麼男子漢，大丈夫呀！欺侮寡婦老女就是你狠嗎！你有風孔沒有娘，吃她的奶，你怎麼不索性宰了她！沒志氣的畜生，你自己還有老娘哩！」

他感到一種沉重的犯罪的痛苦，像個做錯了事的大孩子，撒開兩隻手在神像前面木立着，臂膀的雪依舊在默默地飛飄，映着他灰黑的高大的身體，輪廊一動不動，就像個雕塑着的被審問的犯人似的，他站了一會兒，類喪地向着破牆裏面走去，沿着前面那些鍋子鉢子都給藏起來了，只有泥灶門着一個黑黝黝的窟窿。他那些犯罪的痕跡——鷄毛呀，鷄血呀，骨頭渣子呀，一齊給白雪遮蓋着了，屋子的板門緊閉

着，他輕輕地走過去，面着板門站定了，想要說些什麼，却又不知該說些什麼，忽然，他聽見裏面一陣輕微的聲音，那女孩子似乎在低低地哭泣着。

「奶奶，我睡不着……我餓哪，」

「乖心肝，你別哭，」那老太婆在拍着她，「明兒那惡鬼走了，奶奶帶你到舅

舅家去，向我家裏有大米飯吃。」

「奶奶，那惡鬼，我怕。」

老太婆沒有回答，她胸中吸了一口氣，這聲音才沒有發收，她這時候的一剎那時間只覺得喉嚨發酸，要吐，又抑制不住，衝着她的頭起來。

「唉！惡鬼是沒有好報的……他吃了我的下蛋雞，吃了我東西，不給錢，欺侮窮人，菩薩是有眼曉的……」

「老奶奶，」劉德奎忍不住叫起來，輕輕的敲着板門，聲音顫顫抖的。

裏面起了一陣急促的稻草摩擦的聲音，似乎兩個人在僵抱着，接着肅然了，一點聲音也沒有。

「老奶奶，」劉德奎又叫了一聲，一隻手無力地按在板門上，「我劉德奎喝醉了酒，對不起您，我宰了你的鷄，我欺侮了您，是我不該，請您……看我喝醉了酒，別……我是說，請您原諒我糊塗罷……」

裏面沒有回答，牆外遠處的山谷裏，風在低聲地呼嘯着。劉德奎嘆了一口氣，又接下去說：

「我叫劉德奎，D縣人，我在S縣第××師第××旅旅部里當兵，我犯了營規啦，我要去報告長官的，我今天短了錢，沒辦法，我實在是餓呀，老奶奶，請您包涵點兒，回頭再走過這兒，我劉德奎決不忘記、準補報您……」

裏面始終沒有回答，但却偶然可以聽到一些沉重而急促的呼吸聲音，顯然裏面的人是緊張地坐起着的。

「您……不說話嗎？……」最後，他無力地說一句，幾乎連自己也聽不見，他等了一會絕望地向左右望了望，四周的暗影里彷彿無數眼睛在一齊盯着他，他搔搔頭皮，把手一攏，拖着顫粟的脚步。又走向大殿上去了。

老太婆一夜不敢睡熟。他聽見那兵的沉重脚步在大殿上不住地發出回聲。他喃喃地像跟誰在說着一些什麼，又像在咒罵着什麼。直到快天亮的時候，廟門格拉一聲響。他似乎出去了。

隔了半天，黎明的微光已經從牆壁的破隙里漏了進來，亭子外面麻雀又在啾啾叫了，老太婆纔大膽地走出門來，廟門洞開着，外面是一片銀白世界。大殿上一地的鵝骨頭，像給亂踏亂踩過。神壇上放着三張法幣和幾張毛票，用磚頭壓着，東邊的牆壁上，用炭條寫了兩行歪歪斜斜的字——這大概是天亮時候續寫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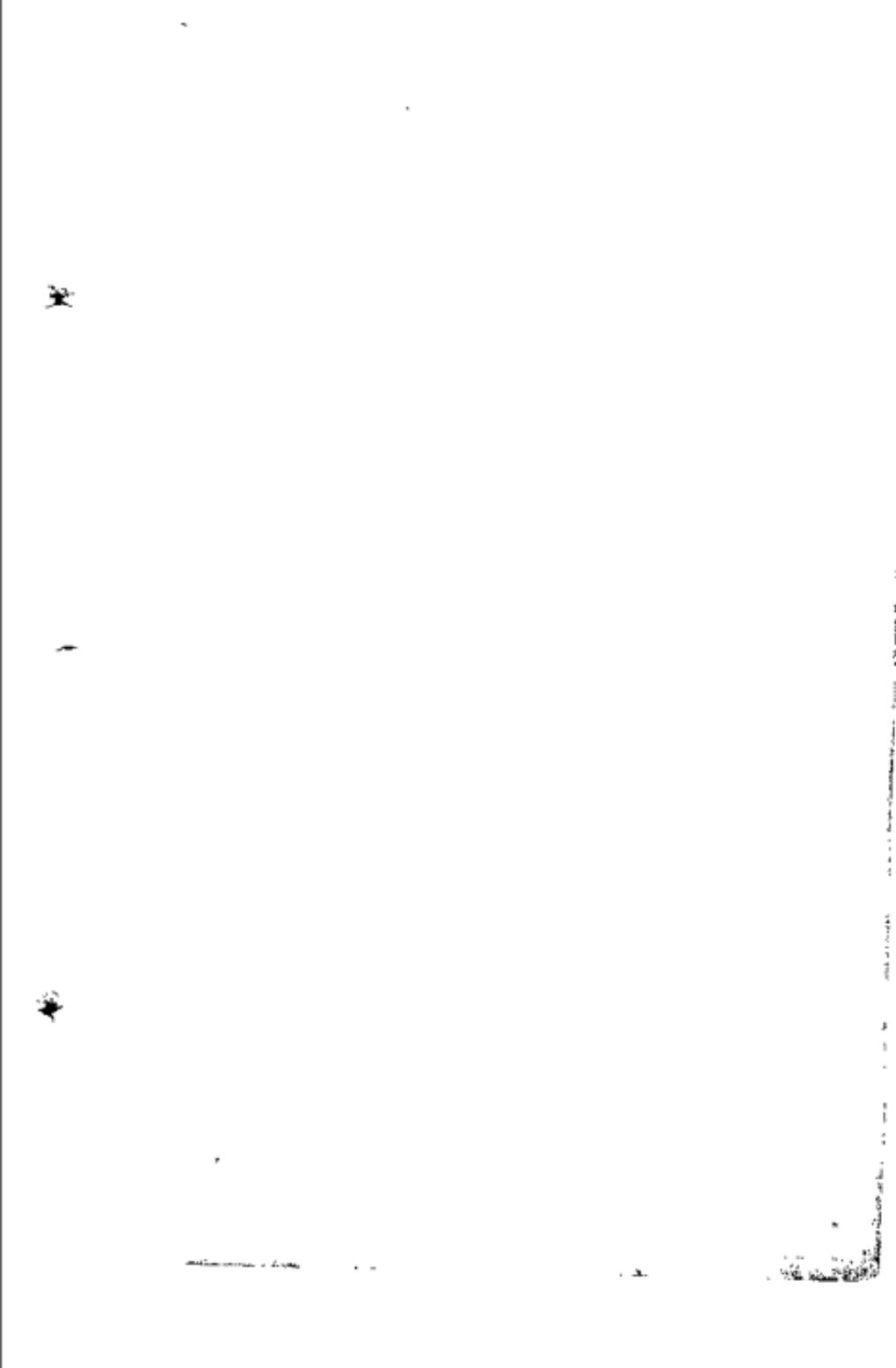
×

×

×

過了四五天，天晴了，雪也溶了，過山的人又多了起來。老太婆請一位斯文人，把那兩行字唸着她聽。那字是這樣寫着：——

劉德全大不該誤（疑是「宰」字誤）了老奶奶鵝，欺無（疑是「悔」字誤）孤兒寡婦，天地不用（疑是「容」字誤），來生大馬報恩。（以上標點均係作者加上去的。）



旅途小景

2

A

一九四零初夏，我從太平縣搭公路車到屯溪去。這條路約莫有兩百公里長，中間要翻過峻陝的黃山山脈，但是一共只有兩輛沒有頂篷的大卡車來回地行駛。車子本來就是破舊不堪，再加上路局食圓生意，非擠足客人不肯開車，雖然照章最多只能搭三十二位客，事實上可沒有一班不搭到四十開外，所以要這車子一直開到屯溪不拋錨，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車子原定七點半開出的，可是過了八點一刻，還沒有一點動靜，起先是等搭客，後來是等司機；眼巴巴等着司機吃附早飯來了，察看了一下引擎，倒又說螺絲鬆了，得修些幾分鐘。車上的人早已等得不耐煩，性子躁的人把拳頭重重的敲着司

機座的頭蓬，大聲的叱罵站長，可是罵也不中用，站長反正是天天聽慣了的。這樣一直鬧到進城趕早市的鄉下人都回來了，這纔聽得車頭上馬達勃勃地吼叫起來。

車上的人好容易透出一口氣，正待挨擠着坐下去，驀地站房門口又竄出一個兵來，在太陽底下沒命地搖着手喊：

「慢一慢！還有一個，還有一個！」

這一下，全車的人都捺不住發火了：大家像爬在城頭上抗拒敵人似的，伸長着頸子向車欄下面齊聲地吆喝着：

「不行！不行！擠不下啦！」

「不能上！不能上！媽特皮，這會兒纔……搭下班去，滾！」

可是儘管罵，那個兵的手已經板住後面的車欄了。車子像打攏子似地勃勃地狂扭着，輪子已經慢慢在移動，那個兵一隻腳踏在車尾的一個什麼鐵鏈上，吊起半個身體，那隻腳板還在沙灘的公路上擦！擦！的拖着。

「去！去！去！你找死啦！下去！」

躺在車欄上的人依舊向他猛烈地抗拒着，有的想去扳掉他的手，有的推着他的肩膀，又有人在吆喝着叫憲兵，亂烘烘的嚷成一片。那個兵仰起兩雙白華般的大眼睛，迎着呼臉洒下來的叱罵和唾沫的暴雨，脫氣脫的喘吼着，掙扎了半天，終于「嗯」的一聲，身體一聳爬上來了。

「對不起！對不起！」他用河南腔急促地說，像受驚的大貓似的，把雙灰撲撲的腳向人堆里插進來，當第二隻腳剛要邁進來的時候，車子就虎的一聲開走了。那笨重的身體猛地一仰，好危險不會把他擰出去。他連忙扳緊車欄的邊沿，弓起一個背，隨着車子的顛簸，像株秋風里的枯樹般搖幌起來。

說句公道話，車子里確實是不容易擠得下，人同人就和簍子裏的螃蟹似的挨擠着，中間還亂七八糟的塞着客人的鋪蓋行李，又是做生意的妻子蒲包，郵政局的郵袋，車子上的預備車胎，那個兵剛把膝蓋一動，一個戴瓜皮帽的瘦小微州客人就尖着嗓子叫起來：

「啊，啊，啊，我個玻璃瓶子！」

他的腿往右一攢，那邊又是一隻手推過來。

「踩不得，踩不得，紙烟盒子！」

他睜着一雙驚恐的眼睛，望望這又望望那，一貼鐵布不得，車子里一大堆眼睛像戒備強盜似的，緊緊朝他瞪着，車子越開越快了，坐着的人都前晃後搖起來，突然車子一顛，那兵的身體撞入堆里直撲倒去。

「啊——哎！」

這一下，就像打翻了一鍋稀飯似的，半車子的人都一齊叫起來。一個穿紅旗袍的瘦削的女人，像盤子里一隻活蝦突的一跳，直眉瞪眼的指着那兵罵：

「你要死啦，豬猡！」

那兵還沒有站穩，女人旁邊一個穿黃呢中山裝的大個子紳士，一個巴掌朝着他打過去。那兵猛地往後一縮，恰恰退到後面車欄邊，一屁股坐住了。大個子紳士摸了一個空，虎起一張肥油的臉孔咆哮地叫：

「叫你別上來，別上來，這會兒找死冤活碰什麼！」

「……」那兵朝他眨了眨眼睛，沒作聲。

「你瞎了眼？車子里擠不下你不看！」

「是呀！早不來，遲不來，車子開了來顯甚麼魄！」

接着，大家都罵了起來，那個戴瓜皮帽的徽州客人，嚇青了一張臉，扶住他那一隻玻璃瓶，瓶子扁了，嚷嚷叫：「瓶子壓壞了，你賠不賠得起？」

那兵却是作怪，一句口也不回，示衆般的高高地坐在後面車欄上，沒有畏怯也沒有一點發愣，一張腦殼大腮巴瘦的土褐色臉孔上，蠢蠢地突出着兩片笨厚的嘴唇，就活像一頭北方的野熊。兩隻眼睛骨碌碌的望着大家轉——誰罵他，他就望着誰。

瞧着這付樣子，大個子紳士越發生氣了，他拍着一頂幾乎壓扁了的呢帽，冲着那兵說：

「你以為這樣坐着就算了嗎？哼，停會兒不擰下去，你纔問我！」

「你管他？擰下去纔活該！」那紅旗袍的太太忿忿地啐了一口說。

「我管他？他管出了毛病可不要連累別人！那一回子就是——」

車子驟然轉了一個灣，大個子身體像隻笨重的布袋似的，望瓜皮帽的玻璃瓶簍上倒過去，瓜皮帽慌得連忙擋住了。那兵微微的一笑，低下頭去望望他大腿旁邊一個鄉下老太婆，那老太婆弓在車欄角落里。正在寂寥地啃着一個芝麻餅。

「唔，那回子——」大個子坐起來，抹一沫臉孔望着衆人說，「——在江西仙霞嶺上，鶴眼目睹的，一個後生家就是像他那樣坐着，車子一震，砰的往後面直翻出去，哎呀！，好纔慘哪！鮮龍活跳一個人，眼睛一張，天靈蓋跌做了兩半，白膩膩的腦漿唧，淌了一地……」

一座赤色的土岩，從車子外面「轟」的飛削過去，不知誰從牙齒縫里迸出一個驚悚的聲音，大家毛骨悚然的一楞，所有眼睛幾乎是同時的，一齊落到那個兵的身上。

那個兵依舊冷着臉，一聲不響。風刮雜雜地吹着他那件半黃不綠的破軍衣，車子後面捲着一股滾滾的黃塵，似乎要把他吞沒般的。忽然，他鼻子孔慢慢地挺高起

來，身體猛地顫了一顫：「潑——涕」一側巨大的噴嚏向着人堆里爆散開去。

「啊！」大家出乎不意的愕然地一震，那兵摸了摸鼻子又坐着了，大個子紳士瞪了他半晌，搖搖頭，嘆出一口氣說：

「唉，毫無辦法，這種人，簡直就是『X』！」

車子越過幾個小站，向着一座險峻的山谷馳去。山坑里的霧氣已經消散了，五月的太陽耀日地照着山谷和原野，車子里本來就擠的慌，這會子格外炎熱起來。那瓜皮帽徽州客人把長衫脫掉，穿着一件緊身的藍湖綢夾襖，跟那大個子喋喋地攀談起來。車子在上坡了，引擎發出轟轟的沉重聲音，一陣難聞的汽油氣味，從旅客中間穿流過去。那個紅旗袍的太太打了幾個懶心，好像要嘔了，因為後面給那兵擋住，又喃喃地咒罵起來。

車子駛進了山谷，沿着溪邊的崖壁彎弯曲曲的奔馳着。溪邊的公路高低不平，車身顛簸得格外厲害起來，有時砰的一下，坐在車子里的人都會憑空的給拋起尺把高，紅旗袍太太喊得怪聲地叫，瓜皮帽臉色發白，扶牢他那隻玻璃瓶妻子，一拋一

頓的震盪着。司機嘟嚨的連聲按着喇叭，嘈雜的談話自然地打斷了，只有馬達的轟吼震懾着四周的山谷，谷底裏那些樹木，彷彿在岩壁下東奔西竄，黃色的公路在我們前面驟然的湧起來，又驟然的沉落下去。

這時，我却担心着那個兵。他坐的地位確實太危險了，半個屁股突出車欄外面，那些猙獰的崖壁就彷彿從他身旁削過去，有時崖壁上一叢野草或是什麼，噓噓地掠過他的頭頂，像要把他攫去似的，好幾次我看見他身體一仰，分明是掉下去了，可是奇怪，他却一點也無所謂，身體就跟黏牢在車欄上似的，儘管輦得兇，終是那樣子。人家在發憤他却連臉上肌肉都不會搐動一下。這種中國士兵所特有的出乎意外的忍受力，使我吃驚並且感動了。我望着他那張滿蒙灰沙的臉孔，那灰沙簡直把五官都遮滿，只露出兩隻白隼樣的大眼睛，灼灼地閃爍着一種永不疲乏的光芒，這是在山村中所常見的那種純樸的農民眼睛，然而在純樸之外顯然還含着一些什麼，那彷彿是寒夜的星光，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情。他正用這種神情俯視着蜷伏在他脚下那些旅客，這些曾經嘲罵過他的人，現在却狼狽透了。有的翻胃扭脹的在

嘔吐，有的斷氣般的哼着，有的在打瞌睡，那車子彷彿是一個惡作劇的怪魔，把他們無情地拋擲着顛簸着。大個子紳士睡着了，瓜皮帽生怕大個子的身體碰他籠子上倒過來，把兩隻膝蓋死頂住他，一壁却把屁股讓老太婆那邊暗暗侵佔過去。那老太婆也睡熟了，一顆滾圓的小腦袋仰靠在那兵的大腿上，擺動着。

我向那兵努努嘴，意思叫他坐到車欄裏面來，我看見那瓜皮帽旁邊分明有一塊空隙，可以容得下一個人，他却故意把件長衫堵塞了。那兵並不理會，冷冷的對我翻了一白眼，彷彿說：「我可不希望！」

愈是他那種冷漠的神情，愈增強我想跟他說話的慾望。那傢伙分明不是一個沉默的人物，那種冷漠中間，顯然還帶着一種蔑視。我感到一種無端的侮辱。我要想說些什麼，可是似乎有什麼在阻礙着我，彷彿我們之間是隔著一條河，我剛要出聲，那瓜皮帽的眼睛立刻向我橫過來。

靠在那兵腿上的老太婆，忽然胡胡地扯起鼾來，一張缺了牙齒的舊嘴，鬆弛地張開着。那兵低頭看了她一眼，沒有去驚動她，笨厚的嘴角上，輕輕的彎出一絲微

笑，彷彿冬天寒雲中間掠過一絲溫暖的陽光似的，立刻又消失了。

車子已經爬到嶺上，速度慢了一點，車身也沒有剛纔那猛烈的顛簸了，山坡上那些綠色的梯田，像在我們底下慢慢地側沉着，那黃色的公路卻從車子後面舞轉扭曲的拋出去，彷彿拋出一條極長的黃色綢帶，把那些蒼翠的山壁一層一層的綁綻起來。

這時已快正午了，太陽正在我們的頂上。越到上面，空氣越發灼熱起來，乾燥的灰砂在強烈的陽光裏狂亂地飛旋着，在陽光和灰砂中間，聽着那重調的馬達聲音，眼睛前面就漸漸的覺得迷糊起來。那些山谷和岩壁變成了一片綠的黃的顏色，從車子外面遠遠的飛過去，起先，我仍然注視着那個兵，慢慢的兵的輪廓也模糊了，溶成了一片灰色的影子，跟那黃的綠的顏色一起在瞳眸脈瞞中消失了。

當我被一種異樣的震動驚醒的時候，車子已經停住了，人們像倒牌似的往後面傾側過去。大個子紳士突然醒來，揉着渴睡的眼睛，倉皇地問：「怎麼啦，掉下去了嗎？」當他一眼瞧見那兵還依舊坐在那裏，又揉揉眼睛的嘆了口氣說：「我的

天，又撞輪啦！」

於是，他伸着頭子向車外吆喝起來：

「喂，司機，怎麼啦？那兒壞啦？得多少工夫哪？……」

太陽底下的公路上，一個戴黑眼鏡的司機在嘔嘔地咒罵什麼。他把手一揚，向着車上焦躁地叫：

「下來吧！下來吧！前輪車胎壞啦！」

司機把後面車板放下來，大家搶着爬下車去。這是一處沒有人烟的荒山，前前後後盡是起伏的山脊，連看不到一家茅棚的影子。公路左邊是白石嶙峋的岩壁，右面是幽深的溪谷，底下什麼地方，一道泉水在嘩嘩地流着，太陽靜蕩蕩地照着綠色的山谷。幾隻鶲鶴從耀眼的白雲底下叫着飛過去，瓜皮帽裏邊那鶲鶴，嘆口氣說：

「傷腦筋，再半個鐘頭就到湯口啦，偏偏這早晚出毛病！」

沿着公路的溪邊，有株大松樹，大家都趕到樹陰里去坐地，雖然是五月天氣，

在這近午時候，却和六月裏一樣炎熱，大家把衣襟敞開來，拿帽子當扇子擺着。副司機搬出一副「壓勿殺」，把車子頂起來。司機半個身體仰臥在車子底下，旋着車輪上的螺絲，大個子紳士看了一會，走過來，把手杖敲着地下說：

「這是鄧祿普的車胎，花旗貨，現在要值到幾千銀子一個哩。」

那個兵滿頭灰沙的從我們前面走過去。他朝著大個子的臉上望了望，管自己走到丈把外一株柳樹底下去，那邊已經坐着吃蘿蔔的老太婆了。

大個子禿的吐出一口痰，繼續發揮着他關於汽車的博識。他把件黃呢中山裝敞開着，一張肥油的臉孔給汗水蒸得通紅，彷彿剛從浴室里闖出來似的。山下的泉水在嘩嘩地流，有人在打呵欠，偶然一陣微風吹過，頭頂上的松樹便沙沙地響起來。

「老實說，這種車子在上海時候，給我們裝貨色都不要，現在抗了戰却當寶貝呢，什麼東西，這種超過車齡的車子，照例是不准走的，它却有堵沒搭的裝了還許多客人。——噓，好熱！」

司機從車子底下鑽了出來，像從煤灰堆里爬出來似的，一頭一臉污黑的煤油和

灰沙跟汙水混和起來，他朝着地下呸呸的唾了幾口涎沫，走到車座旁邊，摸出一只軍用水壺，仰起臉孔，骨碌碌的喝了一陣，嘴脣一翕，發出一個滿足的聲音：

「喫——」

這聲音彷彿有什麼魅力似的，立刻每個人都覺得自己舌頭底下乾凅凅的，像含著一片棉花。白森森的陽光從對面岩壁上逼過來，越發像在火爐邊烤着一般。瓜皮帽左右望了望，嘛嘛嘴唇說：

「唔，往那兒去弄壺茶來喝喝纔好，」

「我們的熱水瓶子呢？」大個子紳士問他太太說。

「熱水瓶子？作什麼？」太太楞了楞說。

「怎麼？水財？」

「愛喚，什麼人家還裝着水走路嗎？」她把嘴一堵，朝那司機努努嘴說，「你不會同人家去要一點？」

大個子躊躇了一下，走到司機旁邊去。

「同志，借光倒一點水喝喝，好不好？」

司機朝他白了一眼，把水壺往車座上一掛，聲音硬邦邦的說：「對不起，我們不是開茶館的。」

「一點點……」

「你一點點，他一點點，我總共總一壺水呀！」司機說着，又鑽到車子底下去了。

柳樹底下忽然傳過來一陣咿咿啊啊的歌聲，那兵靠住柳根上唱起山歌來了。

大個子紳士怔了半天，訕訕地踱了回來，一到這邊，手杖一頓又發作起來。

「什麼東西！神氣活現，不是你們這種老爺車子拗鑊，誰希罕你這點水！活見了鬼！」

罵儘管罵，口裏却乾得更加難受起來，口乾比肚子餓還難挨，喉嚨里很像塞着一把樣似的，每一秒鐘都在榨搾來，人的心理就是這樣；越是想不到的東西，越想得厲害。本來還沒有那麼渴，現在卻真有點熬不住了。副司機又跑來喝水了，又是

「嘆」的一聲，媽的，那簡直就是向我們開玩笑！大家彼此探詢着，誰可帶着什麼可以解渴的東西，瓜皮帽原本有一塊八卦丹，可惜在車上已經嚼完了。另外一個八字鬚子的鄉門客苦笑了一聲說：

「茶我倒有，可惜是茶葉子。」

不知怎麼一來大個子紳士和他太太吵起嘴來了。大個子埋怨她為什麼不在水瓶裏裝點水來。太太不服氣，頂着說，從來出門貪圖行李輕便，沒有爲了一瓶水還去過磅加行李費的道理。

「你不知道這樣路上常常攜錙的嗎？」

「我有你的聰明！」太太生氣地把眼睛一瞪，「我知道會拋在這種鬼地方嗎？肚痛燶床脚，真有你這種人，起先我要買點甘蔗，你怎麼又說不好呢。」

一輛過路的小包車，呼的一聲從我們前面掠過去，示威般的向我們拋下一道灰沙的烟霧，那汽車叭叭地叫了兩聲，翻過一個山坡不見了。

大家沒精打彩的，默默地舉着兩個司機把舊車胎放下來。太陽越爬越高，汽車

的影子完全躲到車盤底下去了。中午的山谷異常寂靜，沿溪的樹上一些什麼蟲子在吱吱地叫着；忽然一個客人，指着溪谷里高聲地叫起來：

「啊，他弄到了水！」

這叫聲是那樣地激動了衆人，大家都俯到溪邊去看。在離開路基約莫一二丈底下的溪坡上，那個兵蹲在一道泉水旁邊，把手捧着水在喝，那泉水白練似的從狹窄而峻陡的斜坡上彎曲曲的流下來，向着很深的溪坑里嘩嘩的沖去，那兵渴了水，又捧着水洗臉，溪坡上恰巧有叢亂草，把陽光也給擋住了，綠蔭顯得分外陰涼。那兵洗完了臉，又脫了鞋子把腳浸在水里，踢着玩兒，那誘人的銀屑般水花在他腳跟上飛濺着，他忽然仰着臉，朝對面的山壁發出一個頑皮的噓聲，那聲音立刻從對面回應過來：

「O——He！」

大家嫉妒地望着他，有人說：「早知道，我們也下去。」

可是當大家趕到柳樹跟前去看時，卻怔住了，那里根本沒有路，公路路基很陡

的割下去，中間只有樹根斷枝和些野草藤蘿，亂蓬蓬地蔓生着，那兵也不知道是怎樣爬下去的。大家臉對臉的覬視着，誰也不敢去冒險。那老太婆尖起嘴巴朝我們擺了擺手說：

「下不得，下不得，阿彌陀佛，不是作耍的啊。」

「喂，同志，帶點水上来喝喝吧！」有人等不得了，大聲地向着馬上叫起來。

「滾——傢伙——啊。」

底下回答上來一個懶洋洋的聲音。

「啊，快把我們那只熱水瓶子去拿來。」大個子紳士連忙催促着老太婆說，「泉水是很衛生的，快去拿。」

「你自己不會去？」太太餘怒未息的瞪了他一眼。

「恩……」大個子紳士搔一搔頭皮，提着半杖禿禿的跑去了。大家看着又笑了起來。

等大個子紳士把熱水瓶從車上拿回來的時候，那兵已經爬上來了。那張紫褐色

臉孔洗得一乾二淨，連頸子上的灰土都洗掉了，他丟了幾顆野莓子給那老太婆，拍去手上和衣服上的泥屑，依舊靠着柳樹根坐下來。

大家羨慕地望着老太婆手里的野莓子，又望着他那個祁門客人——在那兵沒有上來以前，大家已經推定他做交涉的代表了——摸着八字鬚，慢慢的走上前去。

「同志，對不起，大家都是出門人，麻煩你，替我們去弄壺水來解解口渴。」

一只只有皮柄的五磅熱水瓶，從大個子紳士手上，一個一個的傳過去，傳到八字鬚的手裏。那兵望了望發亮的水瓶，淡淡地說：

「水？水就在那底下？」

「這個——嘻哈，麻煩你，」八字鬚陪着笑說，「不好下哇，同志，天氣實在太熱啦。出門出路，彼此方便……」

那兵牙齦一裂也笑了起來。

「是呀，出門出路，彼此方便，」他瞥了大個子一眼，「可是到了車上怕就不方便哩。」

「……」

大個子紳士卻耐不住了。他把手杖一頓，從口袋裏拿出一張鈔票來。

「不白麻煩你，給你錢就得了罷。」

那兵臉色突然沉住了。兩隻眼睛直直地瞪着大個子紳士，半響，從口袋裏刷的也拉出一張鈔票來，在手裏噓喇一抖：

「麻煩你好不好，我給你錢，你給我去打一壘來！怎麼樣？」

擗吹過一陣怪風似的，笑容從大家臉上悠的斂去了。熱水瓶子又從祁門客人手上迅速地退回到紅旗袍女人手里。大個子一張肥臉漲得和豬肝似的，翻起兩隻眼睛，正待要發作出來，忽然，邢老太婆搖着手說：「好啦，好啦，出門人吵甚麼呢，大爺，你肯去就去，大熱天氣，大家面紅筋赤做甚麼？」

大個子還不會說什麼，那兵霍地站了起來，把手一伸，指着那熱水瓶子大聲

說：

「拿來罷！」

「是，是，」祁門客人睜開眼笑的點着頭說，熱水瓶子又從一隻隻手上飛回來，那兵接在手里，擦了擦，冷笑說：

「哼，摔了下去，可賠不起哩。」

他把水瓶掛在背上，俯着身體，板住柳樹根從路基旁邊爬下去，他小心地踏着那些樹根斷枝，攀牢溝坡上的蘿蔭和草根，慢慢地往下退，背上的熱水瓶在陽光里一閃一閃的發光。大家担心地望着他，約莫兩分工夫，他已經到達那裏了。

「唉！我們叫做才打着兵，有理講不清，這傢伙！」八字鬚抹着額角上的一汗，吐出一口毒重的氣。

正在這時，車子上囁嚅的叫起來，司機站在踏腳板上大聲地喊着：

「喂，喂，開車啦！」

「啊噓！」大家鬆了一聲氣，捨火似的朝車子這邊奔過去，紅旗袍的太太跑兩步，又回一步，尖着嗓子急促地叫：

「啊啊，我的熱水瓶子！」

「去，去，上車去再說。」大個子紳士拉着她，夾在人叢裏亂碰亂撞，大家爭先恐後的往車上爬，爬了上去又亂哄哄的搶位子，大個子紳士和他太太擠落在後面，連聲的喊：

「各就各位，不要搶，不要搶！秩序！秩序呀！」

好容易，等大家都爬上去，紅旗袍太太又搖着手叫起來：

「慢慢開，我的熱水瓶子，還有一隻熱水瓶子！」

等那兵趕着爬了上去，奔到車子後面看時，後面車欄板已經關上了。司機按着喇叭催促着，車子里早已擠得水洩不通，每個人都挺胸凸肚的占牢自己的地盤，誰也不肯吃虧一分，瓜皮帽索性把幾隻箱子橫轉來，護住他那隻玻璃瓶妻子，連那兵放腳的一點空隙，都給大個子紳士的身體填滿了。

那兵正待爬上去，大個子命令似的叫起來。

「拿來！拿來！我的熱水瓶子！」

「啞？」那兵望了他一眼，從鼻孔里發出一聲短促的縮笑。他把熱水瓶從背上

卸下來，往黃泥公路一攔，板着車欄就爬了上來。

「喂，喂，你——」大個子紳士着急地推着他。

「什麼呀？」

「嘆，熱水瓶子呀！」

「哪，」那兵把嘴一歪，「在那兒！」

「怎麼……」

「怎麼啦！」那兵眼睛一圓，兇暴地喝起來，「替你取了水來，還要兩隻手捧給你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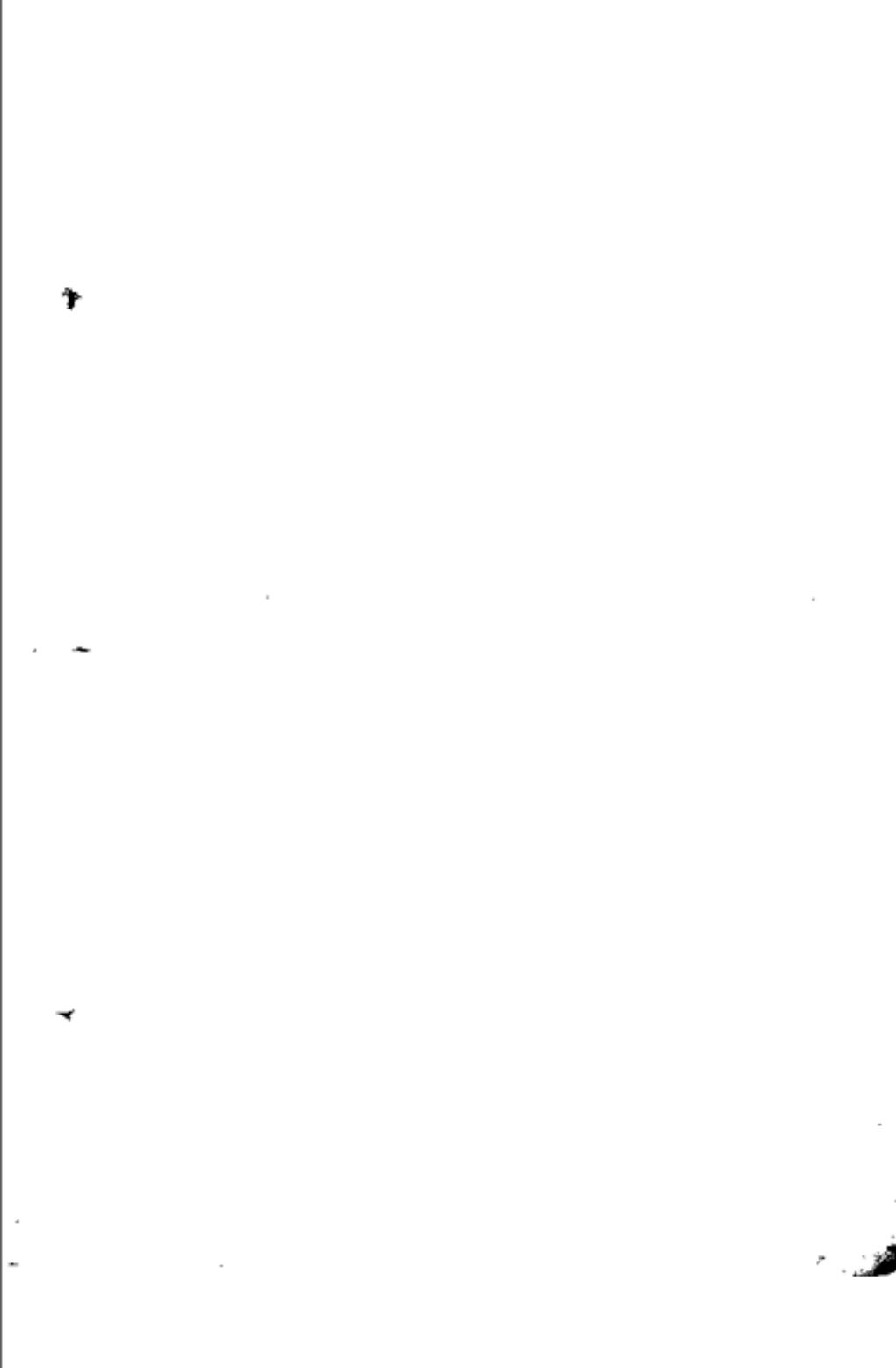
車子勃勃地顫動起來。

那紳士滿臉大汗，窘得像給甚麼人打了一下耳刮子似的，梗起一頸的青筋，望前面司機座，又望自己的位子：

「慢慢開，慢慢開！司機，還有東西。媽的，碰到了活鬼，闹甚麼玩笑——喂，太太，把我的位子看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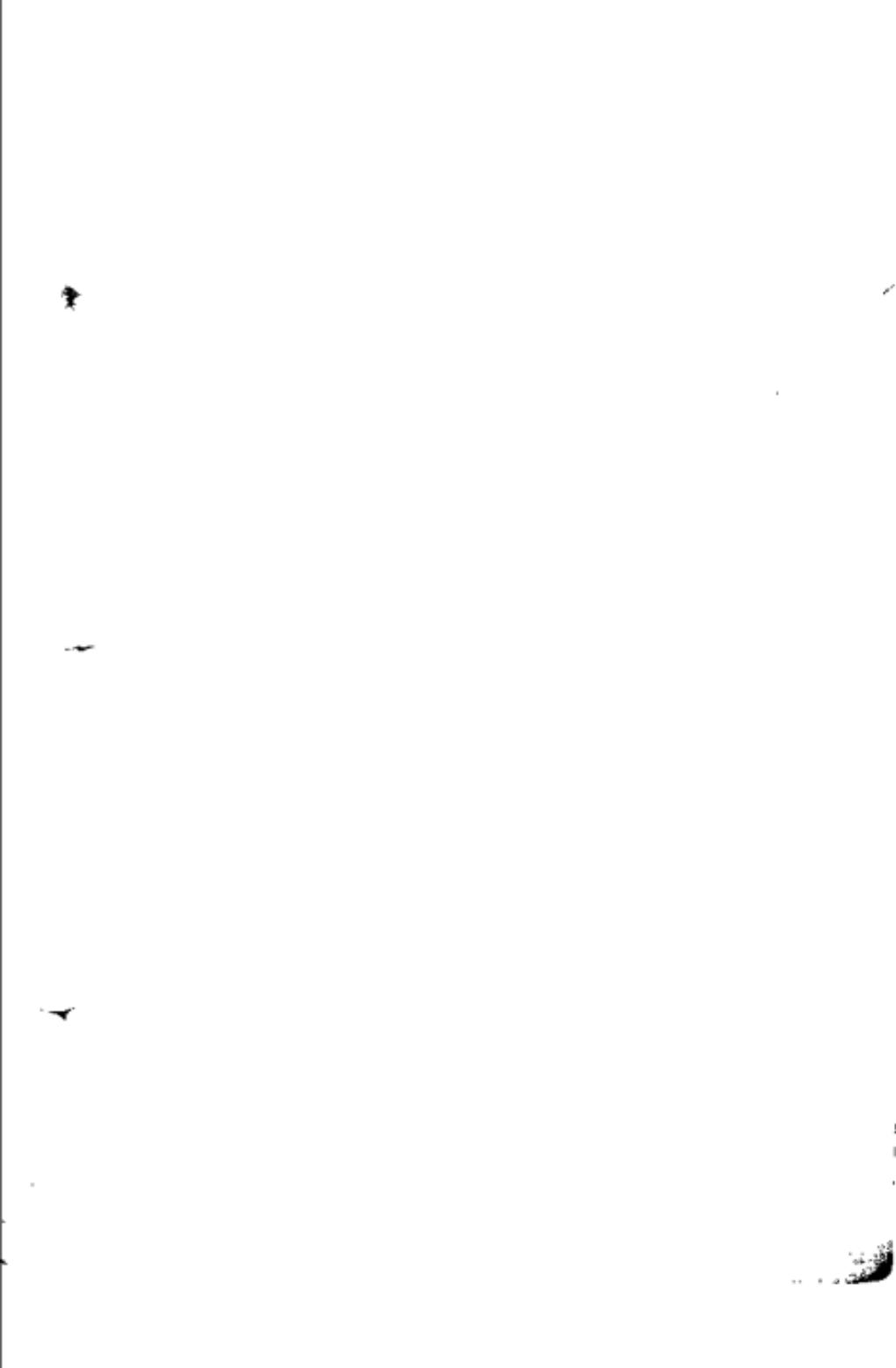
那兵在車欄上跨着一條腿，冷冷地看着他爬下去，汽車的喇叭又嘟噥的叫起來。

一九四二、十一月桂林



歌

手



桂生連躊躇着，吸了吸煙，睜大眼睛，緊緊地盯住舞台上那個穿綠制服的頭長的人，那人手裏握着一支短短的指揮棒，站在台口揮動着，腳燈從他底下照上去，在黑色的幕布上投出一個光亮的高大黑影。台底下千百隻發亮的眼睛，彷彿給磁力吸住似的，一齊跟着那棒上下旋動。一片洪濤般的歌舞，就像夠住在那指揮棒的尖端，一會兒被捺下去，一會兒又挑了起來。

桂生像隻雄鷹樣的，伸出了三隻通紅的長頭鉗，擠在汗臭的人羣中間，跟着大家齊唱。他同住台上那個人，那個人也在緊緊地盯住他，一種難以抵抗的力量，貫刺着他整個身體，似乎要把他同靈魂都撕了去。舞台、汽燈和四周狂亂的興奮的人

影，漸漸在他眼前消失，他只看見那個穿綠制服的人一雙熾燃般黑眼睛在向自己逼近來，逼近來，那支指揮棒幾乎敲到自己的鼻尖上了。一陣窒息的狂悅遏抑不住要從他身體裏爆炸開來……

突然，什麼人在他的肘子上一碰，腦袋陡的向前撲過去，接着跟前一片烏黑，那穿綠制服的人不見了。

他睜開眼來，依舊是坐在茂昌茶食號作坊裏的板桌前面。質梅天下午四灰白陽光，從大櫈椅上漫漫地泛漾過來。左手腋下一撮溼麪粉已經被大姆指壓出一個深深的眼，一粒水從眉梢角上淌下來，像條銀線似地一晃一晃，快要和麪粉連在一起了。

他愕然一怔，連忙把口水抹掉了一張狼地回頭過去。坐在他旁邊的師弟——一個猴子臉的孩子，正在拿涼水澆着麵粉，朝他鬼頭鬼腦的把舌頭一伸。

「師父來啦！」

「噏！」桂生微微的一震，攢着大腦袋把麵粉使勁的擰，師弟笑了起來；他這

纔知道是在哄他，順手挑起一塊溼麵粉向猴子臉上彈過去：

「去你媽的！小鬼！」

下午的作坊裏，陰鬱鬱地顯出一種異常的疲憊的神氣，面對面坐在板桌兩旁的八個糕餅司務，都像喝過酒似的昏昏沉沉，只賴低着頭把手指在一些小巧的模型上胡亂地按捺着，從那裏不漸的吐出來一塊梅花形或桃子形的餅塊。沒有人在說話，也沒有人留心到他的打盹。只有成羣的青苔蠅在微弱的陽光中嗡嗡地亂飛，爭吃着滿堆在板桌上的麵粉，洋糖，豆沙，芝蔴一類的東西。板桌上插着一隻小小的五彩紙做的風輪，在熾熱空氣中很難得的旋動一下。隔壁爐房裏閃着一忽一忽的火光，一隻手拉風箱，似乎永遠不歇地在那裏「札達札——札達札」的叫。

桂生打了一個呵欠，提起肘燭來揉一揉渴睡的眼睛，開始認真地工作起來。把一條揉好的麵坯往板桌中間拋過去，順手又拖了一團過來。他做得很純熟，不差給那些請來的師父們。他是一個十七歲的孩子，由於較早的發育，看起來已經像二十來歲的人，一顆又圓又光的大腦袋，剃得和青茅頭一樣，不大相稱地附在他細長的

頸項上。雖然這作坊的生活把他臉上的紅潤已經剝去了，但是那兩隻幾乎像爆出生在眼皮外的大眼睛，却和一隻小牛的眼睛似的，十足地顯出一付倔強的神情。

屋子裏依舊像止水般沉默着，只有板桌和模型擊觸的聲音，偶然有人拿起一塊印糕板，在板桌上篤篤的敲着，於是師弟便放下麵鉢，默默地走過去，端起一盆做好的餅坯，送到隔壁爐房里去。桂生低着頭，兩手在黏濕麵粉中間機械地揉搓着，一壁又慢慢地沉入到昨晚的歌詠大會的回憶中去。這幾個月來，他是給歌詠的狂熱魔住了。一天到晚，那些歌彷彿就鑽在他底腰隙底裏，一放鬆就要伸騰出來似的，他竭力的忍耐着，只讓它在喉嚨裏輕輕地哼。只聽爐房裏那有規律的風箱聲，好像故意在逗着他，替他打着拍子——那麼單調而落寞的拍子。

木棚窗外的柴子裏，有輛包車「叮叮噹噹」的過去，那清脆的鈴聲側過遠沉鬱的空氣，從窗外扯進來一縷顫抖的餘音。

「唉！——他媽的！」一骨坐在窗檻下一個瞞紅眼的老司務突然發明其妙的吼咒起來，地圓豆沙餡子向板桌上一推，他旁邊一個讀書呆子的人朝他陰險地瞪了一眼，

吁出一口氣，忽然唧唧唔唔的唱起來，那幽哀的土調泣訴似的從人們中間流盪過去，立刻那邊的人也在輕輕地應和着唱了。

這樣，就好像一塊石子投到池塘裏般的，沉悶的空氣隨着輕輕地浮動起來。所有的司務都彷彿從睡夢裏突然醒來似的，有人在發出沉悶的咳嗽和夢囁一般的呻吟。爐房裏的烘糕司務 把鐵錘在地上噠噠地敲着，吐出一串含糊不清的咀罵，獵子臉的師弟又匆匆趕了過去。

那唧唧唔唔的土調，像是什麼東西在扒着村生的喉頭，猛烈地挑起他唱歌的慾望。起初他還是低聲地哼，接着把肩膀一聳，使勁地揉着麵粉，跟着那兩隻裸露的翅膀骨像扳槳似的一起一落，歌聲漸漸的高了起來。

生活像泥河一樣的流

機器吃我們的肉

煤烟薰黑我們的臉

火酒燒焦了心窩

「吓，這是那一門呀？」酒糟鼻子把頭一偏，睜起一隻左眼，朝桂生滑稽地瞅着。桂生臉孔一紅，歌聲立刻煞住了。酒糟鼻子仰着臉呵呵的大笑起來。

笑聲像陣風般激撞在毒濕的牆壁上。桂生大着兩隻牛眼睛，訥訥地傻望着，酒糟鼻子朝他揮揮手：

「唱一個吧，小鬼頭，換換味道也不錯呀。」

「唱啊，唱啊，」其他司務們向他們鼓勵着，師弟把個膝蓋使勁的在屁股上撞，「怕什麼難爲情，難爲情背過臉去呀！」

桂生不高興地瞪了他師弟一眼，嚥了一口涎水，嘴唇哆嗦了一下子，終於輕輕地發出第一個音。

當他唱完第一句時候，膽子立刻壯起來，聲音突然的提高了。那聲音激越而顫抖地，逐漸的更高起來，彷彿一片看不見的波浪，從鬱熱的空氣中匯聚攏來，要擰

開這些霉潮的牆壁，洋溢到窗外的巷子裏去。他凝望着屋樑上烏黑的承塵。兩條粗濃眉毛隨着臉頰的肌肉一鬆一緊的扭動着。

「唔——」酒糟鼻子閉着眼睛，把腦袋蓬着圈子。有人在吱吱地笑。人們的憂鬱似乎暫時被忘掉了，古舊而霉溼的作坊裏現在是蕩漾着一種不相稱的年輕的氣氛——雖然這氣氛是那樣稀薄而暫時的。

「嘻！」那爛紅眼的老年司務又突然的吼了一聲。他旋起那雙永遠在流淚的小眼睛，朝桂生憎厭地瞥了一下，沒有說什麼，從板桌底下摸出一桿旱烟筒，默默地燃着了。

桂生沒有理會，依舊唱下去，爐房的風箱聲音陡然緊起來，他正待把最末一段，遞到更高的調子上去，驀地，師弟在他褲管上急驟地一拉，屋子裏像吹進一陣怪風，各人的頭一齊低了下去。

「師父！」桂生吃了一驚。彷彿踩了一個空。爐房的門口，出現一個肥胖的漢子，裸着半身白肉，胸前掛着一塊白布肚兜，飽滿地包着那聳突的肚皮，他在門口

停立了一下，眼睛朝屋子裏一掃，摟着那大肚皮過來了。肚皮上圍着一條藍布的搭襪，掛着一串巨大的鑰匙，隨着他身體的移動，那鑰匙發出一陣輕輕的金屬擊撞的聲音。屋子裏顯着一種恐怖的肅靜，人們不自然地呼吸着。

「哼！天天三頓白飯喂着你，你倒越來越沒有規矩了！」

拍的一個巴掌落到桂生的後腦上，酒糟鼻子把頭陸的往前一拱——彷彿那巴掌是落在他自己的頭頂上。

桂生摟着腰袋，一動也不動的坐着，瘦長的頸子上梗起一根一根的青筋，直直地盯着師父腰帶上的搭襪。隨着師父急促的呼吸，那搭襪一起一落的在顫動着。

「我就是隻隻狗，也比你還活些！你天天夜裏失魂落魄的鬧到甚麼地方去！你要學這種歪樣，叫你娘來替我領回去！」

「拍！」第二個巴掌又下來了，這一下是落在耳根上，震的桂生牙根都跳了起來，他咬一咬牙關，仍然死強着。師父扭着他的耳朵往後一扳，又猛地往前摔過去，幾乎把他摔倒在板桌上。

半天沒有響動，師父大概是走了。爐房裏的風箱聲音又像火車剛煞住似的「轧達——轧達」的鬆弛下來。屋子裏依舊像止水一樣的沉默着。

黃梅天灰白的陽光，已經縮出木柵窗的外面去了。朦朧的暗影從屋角裏在爬過來，只有紅眼眶老司務的烟斗，在窗檻底下一暗一亮的閃爍着。

「嗯！」酒糟鼻子把頭一揚，忽然發出一聲病人般的幽哀的呻吟。

桂生慢慢抬起頭來，他除了覺得耳根上有點疼以外，並沒有去想什麼。學徒為什麼要挨師父打，那樣問題，在做了兩年半學徒的桂生看來，也許是個可笑的愚問。

初夏的傍晚，空氣特別清新，一跨出那湫隘和霉濕的作坊，他就覺得混身一輕，彷彿人都長高了三寸，他吁了一口氣，看看天色還亮，大概還來得及趕上那歌詠班，便急急的望大街上走去。

「唔，你又要上那裏去？」

才掛到巷子口，忽然一個聲音又把他叫住了。

他掉過臉去，看見酒糟鼻子握着一桿短旱烟筒，坐在電桿底下一塊大石頭上，電桿頂上那盞黯淡的街燈，在他僵硬着的背上寂寞地投出一層黃濁的微光。

「怎麼？你又跑出來了？」他帶着責備的神氣望着他說。

桂生望着他嚴厲的眼睛躊躇了一下，「到巡迴歌詠團去呀。」他囁嚅地說，「今晚有一個歌詠會。」

「唉！真是個鐵打羅漢不怕痛！」酒糟鼻子把背一挺，呻吟似的叫起來，「纔吃過苦頭，又忘記了嗎？」

「我怕他怎的，我又不犯法？」桂生臉孔一綻忿忿地說，「他打我，我就偏出

去！」

「算了吧，我的老弟！你還強得過他嗎？他是這個——他翹起一隻大姆指，把眼睛一瞇，又彎了彎小手指說，「——你呀，只是這個啊！」

桂生惘然地望着這個老司務的臉孔，那滿切着皺紋的臉皮，就像是一張補綁過多的陳舊皮革，紅鼻頭上面一對細小的眼睛，映在那慘黃的街燈下，彷彿在哭泣一樣的憲動着。他吸了一口烟，又接着說下去：

「人窮志氣短，你要吃人家的飯，有什麼話說呢？你的娘纔是傻瓜！還以爲這碗飯有出息，巴巴的送你來學了兩年六個月，難道這半年工夫你還撫不過去嗎？」

「我不管！」桂生不耐煩地把大眼睛一翻，「我又不是賣給他；他又不是我的爹！」

夜的暗影從巷子裏偷偷地在爬過來，酒糟鼻子低下頭去，把旱烟筒在石頭上篤篤敲了兩下，嘆了口氣站起來。五月黃昏的天空中，閃耀着蒼白的小星。他嚥了一口氣，拍拍身上的灰塵，自言自語的說，「我要回去了，家裏還有老的小的一大

堆哩，做人吃饭那有這樣容易啊……」

桂生望着他寂寞的背影向大街上踽踽的走去，心裏莫明其妙的重了起來，他怔怔地站着，一直到那背影在人羣裏消失了，這纔把大腦袋一歪，向地下禿的吐出一口涎沫：

「管他個鳥，老子幹老子的！」

他快快地穿過大街，沿着對面巷子跑去了。

在這作坊中間，酒糟鼻子是唯一和他親近的人。這老司務是個奇怪的傢伙。他在這家作坊里做了二十幾年，從來就不和的司務們來往，也沒有一個親暱朋友，別的司務們看他性情孤僻，背地里都叫他做「鈍頭」。但是不知為什麼，他對桂生是有一種特別親切的慄感。他總是親伯叔一樣的照顧着這孩子；有時這孩子吃了一點虧，他就偷偷的帶他到酒店里去安慰他一番。他的脾氣有時極其溫和，有時却又憂鬱得可怕，而且有點近乎冷酷。他大概是個饱經憂患的人，半世來天天活潑在這賦人的麵粉和祐糖中間，使他對於生活深深地厭倦了。他對於世事看得異常空虛，

然而却未始不想找尋一點安慰，於是酒店就成為他生活中絕對不能缺少的東西。他不管發風下雨，每天總得到小酒店里去坐一會，嗜酒的結果，却使他的生活更加艱難了。

他常常在酒後，拉着桂生長篇大論的說些人生的道理，桂生却聽得厭煩憤懣的，只會對着他傻笑，有時甚至別過頭去注意別的東西，於是他又悲哀地笑起來。

「唉，你們的日子還早哩。做人就好比唐僧過黑水洋，（他不知那裏聽來這些杜撰的典故），你們現在是連港口都還不會出哩！」

他確實很愛桂生。因此有時對他也很嚴厲，桂生感激他也有點怕他，譬如參加歌詠隊事情，起先就一直瞞着他的，他近來也很懷疑桂生的行動，擔心他在交怎樣下流的朋友，但是等他知道是在學什麼唱歌，他却安慰地想：「這也沒有什麼啊，年輕的人喜歡熱鬧總是有有的。」不過表面上他却仍然裝做不贊成他，尤其因為學唱歌而引起老板對他說話，在他看來是太不值得了。

這天晚上，酒糟鼻子剛纔睡下，忽然給一陣猛烈的敲門吵起來。他開出門去，

桂生氣吼吼地的闖了進來。

「啊，怎麼的啦？」他嚇了一跳，以爲發生什麼事了。

桂生興奮得滿臉通紅的，亮着兩隻大眼睛，一壁拭汗一壁喋喋地說。

「我來送你票子，這個禮拜天要開歌詠競賽大會啦，歌詠團劉先生派我做獨唱組的競賽選手哩！……」

「什麼？」酒糟鼻子莫明其妙地楞着眼說。

「競賽選手——派我到台上去比賽唱歌呀！」桂生指手劃腳的說，「這次比賽的有十多個人哩，劉先生說，我有希望考第一名！」

「那末，怎麼樣呢？」酒糟鼻子還是摸不着頭腦，怔怔地問。

「沒有怎麼樣，我來送票子給你呀。喏，這裏兩張。」

搞了半天，酒糟鼻子纔搞清楚了。他突然生起氣來。

「這算什麼呀，半夜三更，巴巴的跑來敲門打戶，就是爲這個嗎？」

桂生好像給迎頭潑了一盆冷水，翻着兩隻白眼楞住了。

「吃了飯，有這樣空呀！」老頭兒望着他臉孔說下去，「這是人家大少爺的玩童兒呵，你我甚麼人呀。老弟，你莫高興得迷糊了心，唱唱玩兒沒要緊，你難道真的想靠它吃饭嗎？你幾曾看見有人靠唱歌出過頭財？」

「這又不是玩兒，」桂生撅着嘴巴沮喪地說，「人家劉先生不就是專門在辦歌詠團嗎？」

「劉先生？」酒糟鼻子嘆口氣，「人家是讀過書進過學堂的人啊，你是甚麼呢，纔會哼幾句調門兒，就想望高枝兒爬嗎，老弟，我說你早哩……；你志氣是高的，可惜這不是你的命啊……」

他突然發嚇起來了，驟起兩隻眼睛呆呆地望着桌上的油盞火。桂生知道他老脾氣又發作了，挨着他身旁默默地坐下來。

兩個年齡迥然不全的人，在油盞火下一塊兒坐了半個鐘，彼此吻噏的爭辯着，一會兒又彼此互相安慰起來。夏夜的蚊羣在他們四周嗡嗡亂飛，老頭兒拍着扇子，忽然從板桌上拉過一把陳年百古的錫酒壺，對着壺嘴吮吸起來。兩隻小眼睛，由于

酒的刺激，閃出一種微紅的發熱的光，他把酒壺往桌上一擱，感傷地嘆息起來。

「老弟，這些都是空的啊，我老頭子年紀輕的時候，何常不是很出脫的，告訴你，我小時候還到廟會上去唱過小生呢，唉……」他望着油盞火沉思的說：「可是現在又怎麼樣呢？做人就是做夢啊……」

最後，他終於接受了那兩張票子，桂生那種個強烈熱情把他感動了。他覺得過份掃他的興是不應該的，年輕人總有年輕人的心啊。

他站起來，拿油盞火照着桂生出去，當他望著那大是頭的孩子在夏夜的黑暗中消失了，自言自語的嘆息說：

「現在的年輕人哪——簡直就是管不住的小牛仔啊！」
在歸途上，這年輕人的心情，是活潑而愉快的。

三

星期天晚上，酒糟鼻子居然帶了票子到民光戲院來了，這落寞的老司務已經快十年沒進戲院了，今夜却爲了桂生意外的來到這熱鬧場所。他帶著一種奇怪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瞧不慣這種時髦的玩意兒，一方面却又因爲桂牛的成功希望而感到一種微微的驕傲，彷彿父親聽見兒子在賭場上贏了大筆錢時候那種種感嘆而又高興的神情。戲場裏擁擠的人羣和帶亮的汽燈把他迷惑住了，他夾在人堆裏，使勁抵住從背後壓過的觀衆。那隻發亮的大鼻子高高地拱起，彷彿一顆鮮紅的辣椒倒栽在她暗褐色的臉上。他茫然地望着台上那些咿咿呀呀唱着的男女歌詠隊員，一點也莫明其妙，只顧瞪起眼睛朝看四周亂望。

忽然，他眼睛一亮。那小鬼頭桂生出現在台口上了。那小子穿着那套今年春天
老娘替他帶來的新竹布衫袴，呆着一顆大腦袋，像隻受驚的大公鷄似的木立着。

「哈！這小鬼！」

他沒有等報告員說話，便尖着喉嚨怪笑起來。那聲音像枝箭似的向人羣中驟的
射過去，旁邊一大羣臉孔向他愕然地旋過來。

桂生開始唱了起來，那宏亮的歌聲立刻把台底下的喧囂征服了。大家肅靜地聽
着他，只有酒糟鼻子一個人依舊咯咯地在笑，人家憎惡地瞪了他好幾次，他都不理
會，直到一個拳頭送到他的背上，這纔抿緊嘴唇忍住了。

突然之間，歌聲停止了，台底下像房子坍翻似的狂吼起來，他駭了一跳，聽見
一個怪聲在叫：「再來一個呀呀！光頭頭！」於是他又咯咯地狂笑起來，笑得青筋
顫動的。一壁吭吭地噏，一壁抹眼擦淚的跟着大家亂喊，直到桂生已經進去，另外
的選手上場了，他還在趕鴨子樣的叫着：「啊哇——啊哇——啊哇！」

「一切歌詠節目都完畢了，縣長和評審員劉先生出來，宣布結果和給獎，台下

奏起音樂來，桂生獲得市民組的第一名，他從縣長手裏領得了一枚獎牌，台底下又是一陣狂暴的喝彩。

當天會散的時候，酒糟鼻子在戲院門口等着桂生一路回去。他拍着桂生的光頭咯咯地笑，「好哇，小鬼頭，新出貓兒強似虎，也居然出山了，一個人能夠專一門，總是好的啊，三十六行，那一行不會出狀元？一年到頭埋在糕餅屑子裏又有甚麼好味道呢！」

午夜的微風撫摸着他們發熱的臉孔，桂生兩隻興奮的眼睛裏亮得跟水鑽石似的，一閃一閃，似乎覺得馬路都特別寬闊起來，他吊着酒糟鼻子的胳膊，一跳一跳的走，走得太起勁了，幾乎連那竹布褲子都縮了下來。

「我那最後一段——」他要緊的說，搔了搔身體，把褲腰一聳，「——還沒有唱得好，媽的，要不然——」

「要不然！怎麼？中了頭名還不夠麼？」酒糟鼻子朝他翻了一個白眼。

桂生得意笑着。「你瞧，」他把那塊獎牌摸出來，望酒糟鼻子臉孔前面一送，

——這個！」

酒糟鼻子接過來，在小眼睛前面瞅了瞅，又放在舌頭上舐一舐，搖搖頭說：「是黃銅的。要是金子的就值錢了。」

桂生一把搶過來，嘴巴一撅說：「什麼銅的金的，又不是做生意！」

「唉唉！」酒糟鼻子摸摸自己鼻子點着頭說：「可不是，縣長老爺給的，究竟不容易啊……」

月光像水銀似的瀉在大街上，靜謐謐的，只有這遠街角上，挑賣餛飩的燈火，在搖曳着。

桂生忽然把背脊一聳，碰碰酒糟鼻子的肘子說：

「喂，我請你吃餛飩。怎麼樣？」

「別得寵了吧！我的老弟，」酒糟鼻子咯咯的大笑起來，「中了頭名就闖氣啦，還要請客……」

在一個街角上，他們兩個分手了。桂生踏着月光往店裏走回來，碧淨的天空上

沒有一絲雲彩；他的心境也就和這夏夜晴空一樣的曠闊。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從來沒有過像今天這樣的興奮和快樂。他覺得混身都是勁兒，得要緊找一個人來告訴告訴，可是街上是寂靜的，只有一只狗睡在人家簷下，他喊了牠一下，那狗搖搖尾巴，懶洋洋地走開了。

他走到巷子裏茶食店的後門口，爬着後窗的磚沿，大起一聲口哨，低低地叫：

「喂，開門哪，小鬼！」

那張猴子臉從窗口裏露出來，一隻手還在扣着眼矢，「這麼晚幾回來……」那小子嘟噥着話。

「噠！」桂生望他師弟臉上吹了一口氣，笑起來，「別睡死啦，小鬼快開門，我告訴你。」

後門輕輕的打開了，桂生挨將進去，他回到房裏，正待告訴師弟歌詠大會的事情，師弟卻早沙啞着喉嚨在埋怨了：

「你要糟糕哩……師父早就回來，知道你在民光戲院裏唱歌，拍桌敲凳的發

了一大會脾氣呢。他說——

「他說甚麼？」

「他說，要砍你生意呢，……」

「管他！」桂生嘴脣一扯，不耐煩地鑽進自己的帳門裏。

他小心地藏好那塊獎牌，心裏記着，下回有人下鄉時，他一定得寄回去給他媽瞧瞧。

第二天一清早，桂生正在把許多豆沙灌進作場上去，忽然他的保人金財公，搖着一柄板扇從前面店堂裏匆匆地跑進來。

他還沒來得及招呼，金財公早鐵青着臉叫起來：

「你放着，跟我來！」

桂生知道是有事情了。他默默地跟着他走到後門口自己臥室裏，金財公一旋身，就拿起油紙扇的柄，望桂生的鼻尖上戳過來：

「你，你這怎麼弄的？好小子，吃了兩年六個月生意飯，還這樣不知高低！」
 「什麼呀？」桂生一閃，躲開遞過來的扇子柄，對方那雙睜得滾圓的火眼睛却早又逼過來。

『什麼！問你自己呀，自己拉的矢還不知道嗎？我問你，你是來學生意還是學唱戲的？你師父七次八過的關照過你，嘿，你倒索性跟那些下流坯子到櫃台上漏臉了！生意人有生意規矩，你這是什麼規矩？倒說給我聽聽哪！』

金財公歪着一張孽畜臉，一步一步的緊逼過來，把柄油燈忽喇的打開，又忽喇的合攏。桂生一直被逼到牀角邊，咬着下唇，一聲不響。

『現在你師父要叫你滾蛋了！你聽見沒有！』金財公把腳重重地一踩，鍋上的紙橋子格朗朗地震了起來，『我保了一個學生意，學到兩年六個月，還要做回湯賓，你把我的臉擋到那裏去呀！』金財公的聲音就像榨油機裏榨出來似的。

他又起兩隻胳膊，直瞪着桂生的光頭。這麼過了半分鐘，桂生掀起頭上什麼似的，把脖子一振，肚子裏狠狠的咒着：『你的臉！你們的臉比城牆還厚哩！』

『現在快到你師父前面去磕頭吧，』金財公把手一揮又叫起來，『說下次再不犯了，算我晦氣，再替你去說回話——去！聽見沒有？』

屋子裏只聽得四個人呼呼呼呼的呼吸着，桂生眼睛通紅的突然把頭一昂，昏亂地噴出一個聲音：『不！』

『不？』金財公還着驟然的一驚，要跌倒似的，錢聲地怪叫起來，『不，你倒是牛飛濺的，他到底呀！那末又誰叫你老不死的娘千央萬求來懇我作保呀。我瞧你們孤兒寡婦的行一行善，那知道你死老子生前作了甚麼孽，才養下你這種下流坯子……』

『金財兄，你也不必煩心了！』一個冷冷的聲音從門外擲進來，師父肥胖的身體忽然出現在房門外面，捧着一支水烟筒布魯勢吹着：『店有店規，行有行規，你老哥當然明白的，他眼裏沒有我這師父，我自然也沒有他這種徒弟，我看你老哥請便吧。』

『好！好！好！』金財公把扇柄在手心裏接連的拍着，『李掌櫃，我不管了，

你還我保價吧！我吃不下這小王八，我去叫他娘來跟你當面交涉，算我晦氣，晦氣！呸！」

他旋過身來，朝桂生鑿了一眼，搖着板扇，一蹣賤爹賤娘的罵了出去。

「慢着，慢着，」師父連忙把手裏煤頭一吹熄，急急地向店堂外面追出去，『金哥兒，你別走，三對六面，原人領來，原人領去……』

朴生把身子倒投到牀鋪上，臉孔埋到枕頭裏，一動也不動的伏着。不管金財公怎樣勸他，他都頂得住，可是一提到他的娘，却像一把刀刺入他的心窩裏，他簡直支持不了。他是他娘的命根子，娘一生的希望都靠着他，要是這樣歇了生意回去，那簡直會要娘的命。他看見他娘瘦小的臉孔在向他逼過來，那臉孔是那麼的充滿焦灼和憂愁，彷彿向他顫抖地懇求着。他不敢看她，掉過臉去，那板壁上許多疤痕，彷彿又是一羣冷笑的眼睛惡毒地在向他逼過來。

他把拳頭在牀板上暴怒地一搥，突的站起來，從牀底下拉出一面包袱，把零碎東西一齊塞進去，和着板牀上的鋪蓋亂七八糟地一捲，夾在脅下，一股風的從房門

口向後門外奔出去。

『慢走！』

他聽見有人在追了出來，益發放開脚步向前跑。那人追到了他，把雙手在他肩膀上一扳，氣急地叫起來：『你這樣跑到那裏去呀？』

他回過頭去，酒糟鼻子滿臉大汗的站在他背後，吁吁地喘着氣。

『你這樣就走了嗎？』

桂生怔怔地望着他，一句話也說不出，半嚙嚙從牙齒縫裏迸出『嗯』的一聲。

『你現在就回家嗎？』

『不！』

『那末去那裏呢？』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是的，不知道！』桂生咬一咬牙齒，發出一聲慘厲的嘶喊。

「唉，」酒糟鼻子嘆了一口氣，搖搖頭說，「窮人使什麼牛勁啊！兄弟，到我家裏去待幾天吧，你的老娘怕會急死哩。」

桂生把頭一仰，似乎要叫出什麼來，一顆華晶的眼淚樣的滾出來，吊落到酒糟鼻子的手背上。

四

酒糟鼻子的家住在北門附近的一家破祠堂裏，這祠堂在多年以前，曾經遭過大火，只剩下一片最長着茅廬的院子和幾堵破牆，酒糟鼻子的那間矮屋就在一堵枯黃的破牆旁邊。

屋子裏除了桌子和燒飯傢伙以外，都是七橫八豎的板鋪，酒糟鼻子有四個孩子

和一個害風溼病的老婆，房子裏整年都是陰惻惻和亂糟糟的，就跟酒糟鼻子那臉孔一樣。

桂生搬來那天，就在爐子旁邊，用磚頭搭兩塊破門板，開了一個鋪。酒糟鼻子對他說，「老弟，你莫介意，我們這個野豬窩一天到晚就像齊天大聖鬧天宮一樣，多你一個，也不會擠到那裏去，你且待幾天再設法吧。」

已經三天過去了，桂生的職業還沒有一點頭緒，酒糟鼻子替他到處去找門戶，桂生自己也找遍了這城裏一切認識的人，偏偏那巡迴歌詠團出發到鄰縣去了，弄得一點辦法也沒有，整個下午就只好伴着那害風溼病的女人坐在板鋪上，替她擗着木柴片子。

天黑的時候，酒糟鼻子回來了，一進門就喘氣：

「兄弟，你可休想吃這口飯了。本街上那一家不知道，茂昌茶食號出了一位唱歌大王，給師父趕出來了。你那金財公纔好良心呢，到處替你在出名。說你師父好教訓，倒教出一架活動無線電話來啦……」

桂生坐在自己的板鋪上，沒有回答，只顧默默地望着爐灶裏抖動的火光，連臉孔都懶得抬動一下。這兩天來不知道為什麼，他簡直有點怕去望酒糟鼻子的臉孔。爐子裏的木柴在發出畢卜的微響，酒糟鼻子挨着他身邊坐了下來。

桌上點起一盞半暗的青油燈，一粒慘綠色的火在風里搖曳着，整個屋子裏的黑影都隨着亂晃起來，躲在屋角上的那個害風溼病的女人在低聲的呻吟，兩個小孩子坐在門檻上，呆呆地望着這新來的客人。酒糟鼻子拿起旱烟筒，把煙在爐子上燃着了，過了半天，才嘆了一口氣說：

『孩子，這樣整捲下去不是辦法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們年紀青青的人，怕將來會沒有出頭的日子？暫時終歸回到鄉下家裏去待一下罷，慢慢地會有法子想的。』

『我不要！』桂生反感地把眼睛一眨，『我一定要找到事才回去，』他去了
一片木材到爐子裏去：『我就不相信，天地只有他那爿茶食店那麼大，不吃他的飯就餓死！』

『咳——真有你的！』酒精鼻子仰起臉，朝着陰暗的牆壁噓了一口煙。『老弟，莫怪我說。你還什麼都不懂呢。我老頭子年紀輕的時候，脾氣着實比你硬，可是有甚麼說嗎，富人拗不過病，窮人拗不過命，這一輩子都過去了，你瞧，還不挨在人家屋簷下吃這口飯。你也該替你娘想想呀，這麼大年紀，孤另另的……』

『你不要提起我的媽，好不好？』桂生把頭皮一擡，突然抬起臉來，『就是爲了媽媽，我纔不回去，你不知道嗎？』

『哼！』酒精鼻子冷笑一聲，把身體旋了一個向，背着桂生喃喃地說，『你的媽會給你急死哩，小孩兒家的，可以這樣任性，只顧自己嗎？』

爐子上的開水壺吱吱的叫起來，就彷彿他媽在那裏嘍嘍低泣。媽那瘦黃的臉孔又在黑影裏露出來，桂生把臉往掌心裏一埋，咬着牙齒叫起來：『我找到事情自然會去瞧她的，我不要她知道——我不需要她知道！』

『找到事情，我還不知道嗎？』酒精鼻子益發生氣了，把頭一旋過去，『我問你，你往那裏去找呀？』

「我有辦法！」

「你有甚麼辦法！」

「我終有辦法！」

兩個人的喉嚨都粗了起來，桂生氣得怔怔的只管望着那爐子裏的火，「我去找歌詠圓劉先生。」

「劉先生？劉先生開着飯店在等你？」

「再不然，我去當兵！」

「別替我見鬼！」酒糟鼻子把旱烟筒一卷，虎的站起來，「當兵，當你甚麼芝蔴餅！」

窗外吹過一陣夜風，院子裏那些亭簷被拂得瑟瑟地響起來。

「別管我吧！」桂生幾乎是嘶啞地叫了。他也跟着站起來，滿頭滿臉爆出一顆顆黃豆般的汗珠。兩滴巨大的眼淚倒包着眼睛，只顧直眉瞪眼的瞪着氣，酒糟鼻子的老婆發出一聲悽哀的呻吟，那兩個孩子像受驚的鴉仔似的逃到她娘身旁去，嚇得

怪哭起來，酒糟鼻子大聲地一吼，掉着烟筒趕過去：「噏你媽的喪！對債鬼！」

「啊！」桂生把腳一頓，忍不住要哭出來，他突的抓了一把自己臉孔，奔到外面黑暗的茅廬地坐去了。……

夜半的時候，一家人差不多早睡熟了，桂生輕輕地摸到酒糟鼻子的床邊，握着他的手抽抽噎噎的說：「大叔，你別告訴我媽媽啊，她會傷心的，讓我再過幾天想辦法吧。」

酒糟鼻子被他說得傷心起來了。「何苦呢，傻孩子，」他嘆口氣說，「我難道還不明白你嗎？」

第二天早晨，桂生決定去找一個認識的報販。他打算暫時去賣賣報再說。

三籌的天氣比伏天里還要悶熱。早上起來，天空就罩着沉重的雨雲，一絲風也沒有。街道上滑滑地塗着泥漿。桂生纔走了不多路，那件竹布樹子就已經像刮過牆糊一樣，黏糊糊地貼着背脊怪不舒服，他討厭經過那茂昌茶食店門口，故意繞過圈子打縣政府前面擋過去。當他經過縣政府大門口時，看見一羣人圍在照壁下看什

麼。他也擠進去望了一望，是一張不相干的關於用賦什麼的告示，他剛要旋過身來，旁邊的另一張紅墨水寫的招貼却把他眼睛捉住了。

某某師政治部招考男女歌詠隊員啓事

他還沒有讀下去，心就別別的跳起來，彷彿有什麼祕密怕給人家瞧見似的，他定了定神，仔細地唸下去：

本部現欲招收男女歌詠隊員二十名，錄取後月薪二十五元，隨軍服務，凡有志投考者，希於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一時，下午二時至四時，至本城西大街金城飯店二〇七號房間報名面試。截止期八月×日。

他覺得自己腦子有點微微發抖，一種又榮興奮又害怕的感覺在心里猛烈地起伏着。他惘然地朝縣政府大門里望了望，右牆底下一隻石獅子張開一張大嘴在向他傳笑着。

『他媽的，怕什麼呢！』他突然把牙齒一咬，對自己這種懦怯的態度憤恨起來。憑他唱歌的能力和在歌詠大會上的成績，當一名普通歌詠隊員難道都不夠嗎？

「去！」

於是，他決計把我報版的計劃丟開了，迴轉身來匆匆地向西大街走去。

他昏昏懶懶走上金城飯店的二樓，沿着一條鋪着地毯的寬闊的甬道，我到了二〇七號房間，他正要推門逃去，一個穿白綢服的茶房從後面吆喝着趕過來，『喂！幹什麼，客人還沒有起來哩！』

他無可奈何地只得在甬道里躊躇着，壁上的時鐘已經快十點了，怎麼還睡着呢？窗外的雲益發濃黑了，彷彿就要壓到窗沿上來，一陣隆隆的雷聲，在遠處空背後滾過去，桂生焦灼地望望天空，把隻袖子交替地拭右臉上的汗水。

他心裏就像是一個待訊的囚犯似的栗碌不定。幾分確之後，他的命運就將決定了。一條新的生活道路展開在他的前面，他將穿起那堅利朝的軍服，正式參加到抗戰工作中去，到前方去，到戰場上去，他可以毫無顧忌地大聲地唱歌，唱歌就成為他的本業了。——什麼茶食糕餅，都讓他媽的蛋吧！還有那肥豬一樣的師父，什麼東西！看你再來干涉吧！啊！戰地生活多雄壯啊！他彷彿已經站在戰場上了，背脊

骨不自主地突的發了一下。

客人們多踏着雨鞋出去了。但是二〇七號的房間却依舊靜悄悄地關着。

一直到快十點半了，那房門纔打開。桂生連忙趕過去，一個穿睡衣的年青女人，站在門旁接着電鈴。

「做什麼的？」她朝桂生看了一眼。

「來報名的，可是這兒嗎？」桂生鞠了一躬吃吃地說。

「報名？唔——等一等！」砰的一聲，那門又關上了。

桂生嚇了一跳，失望地退回到窗子邊來，「這還算什麼呢？」他納悶地想。
窗外的雷聲益發近了，天色昏暗得和黃昏時候一樣，一道閃電從玻璃窗上霍的掠過去，窗外的樹木瑟瑟地亂鳴起來。

他看見茶房端着茶水進去，隔了半天，裏面纔在叫他。

那個女人穿上一套草綠色的暉暉軍裝。兩排黃澄澄的銅扣整齊地扣在胸前，瞧見桂生進來，望着他光闊的大腦袋笑了一笑，順手從茶几上拉過一本簿子和支鋼

筆來。

『叫什麼名字？』

『我叫張桂生。』他哆嗦着嘴唇說，『桂花的桂，花生米的生。』

『幾歲？』那女人沒有望他，鋼筆在簿子上沙沙地寫，『那裏人？』

『十七歲，本地人。』桂生答應着，從那女人的頭上望過去，一隻大穿衣鏡里映着自己一張油膩膩的臉孔，一條汗水正從額角上爬下來。又是一道電閃從窗外掠過，那女人向窗外恐怖地望了一眼，繼續問下去：

『那兒畢業的？』

『學業？』彷彿一個拳頭落在桂生的頭上，『我沒有畢業呀……』他愕然地說。

『那你——？』那女人抬起頭來，緊緊地盯着他。

『我……我是本城茂昌茶食店的…………』

『什麼呀？』那女人把鋼筆一丟，像隻母雞樣的叫起來，『茶食店的！茶食店

的來幹什麼呀，這不是開玩笑嗎？」陡的站起來，「去吧，告訴你，要初中畢業才夠資格呀，她一步步把桂生逼到門外去，「去！去！這簡直是在開玩笑！」

房門又砰的關上了。一陣風猛的撲到桂生的臉孔上，鼻子前面那三個氣管的羅馬字似乎是一隻白眼在朝着他冷笑。他喘過一口氣來，瞪着眼朝那房門伸一伸拳頭，牙齒縫裏噴出一個暴怒的聲音：「娘子！」

不等茶房來干涉，他早像一陣風似地衝下樓梯去了。

潑墨似的黑雲已經從四面合攏來了。雷聲就在頭頂上像擂鼓樣的狂鳴着。街上的人都懶着身體疾走着，桂生梗着頸夾在人羣中間漫無目的的亂跑，他沒有去理會那快要到來的風暴，混身的血都憤怒得在沸，好要找人打架似的，「媽的！茶食店學徒就不是人，就該受人欺侮，老子火起來真個去當兵！殺些日本鬼子給你們瞧瞧！」

他昏亂的想着，咀咒着，也不知道奔過幾條街，兩點已經開始打到他的臉上

了。

快到北門城腳跟的時候，忽然酒糟鼻子扯着一柄雨傘，被風吹得東晃西飄的，從對面奔過來。他一眼瞧見桂生就叫起來：

『我的媽，找得我要死了，你却在這裏。快回去！』

他一把抓住桂生的臂膀，另一隻手裏的傘被風括得雜雜地只顧拉開去。

『做什麼？』桂生掙扎着怒聲地叫。

『快回去！你媽來啦！』酒糟鼻子氣喘喘地說。

『媽！』一個悶雷隨的打落在桂生的頭上，他怔得眼睛都直了。『媽怎麼會來的呀？媽怎麼知道的呀？』他夢囈般的叫起來。

『都是你那金財公呀！』他故意咬你師父拐藏人口，把你媽拐弄來哩，你媽在我家裏，快回去吧！』

風括着酒糟鼻子的聲音，幾乎聽不清楚，一陣霹靂的雷聲把暴雨帶下來了，鞭子般地劈擊着大地，劈擊着兩個人的臉孔。

「走！走！」酒糟鼻子急亂地催促着，一隻沒命的扯着那在雨點中亂晃的傘。桂生挺挺地站在大風雨裏，雨點在他光頭上亂濺着。竹布衫早溼透了，他臉色慘白，雙眼直瞪的，運動也戛然一下。

「快走呀！」酒糟鼻子緊緊地拉着他。

「我不去！你放開！」桂生瘋子一樣的跳起來，竭力想掙脫酒糟鼻子的手，聲音幾乎是沙啞了。

「你，你瘋了嗎？」酒糟鼻子也暴怒起來了，死命的摃住桂生的袖子，圓着兩隻發紅的眼睛厲聲地叫，「娘來了都不去，難道娘都不要了嗎？」

「你別管！你放手！」

「我偏要你回去！」

「我不！」

「你敢！」

一道強烈的電閃，突的向黑雲中間刺過去。

「啊！」桂生暴聲地一吼，把酒糟鼻子的手擰開，突然朝着城牆上面奔去了。當聲嘶力竭的劈着天空，城外原野上的樹木在暴雨中像千百隻野獸般狂吼狂舞，四周昏黑得一片迷濛，天和地似乎要合併攏來。

桂生完全失去了主宰，沿着城牆上狂奔着。雨和淚水糊成一片，整個宇宙在他耳邊怒號。他的叫聲被暴雨吞噬了，捲入到狂亂的天空。

遠遠的城脚下一個慘厲的哭聲在叫過來：

「桂……兒……啊」

一九四〇·十月·永安

我犯了貪污！

我夢裏也從不曾想到過這樣的事情，然而我確是犯了貪污了——而且是出賣了那些一包眼淚一身皮骨的難民的貪污。我不知道現在那些難民怎麼樣了，他們有些也許已經死了，有些大概還活着；活着的就該千刀萬剗的咒罵，說是遇到一個不要臉的偽君子，一個拿窮人尋开心的假好人，那末就請你痛痛快快的咒罵吧！毫無問題，我是該被咒罵的，我確實出賣了你們，我確實得到了錢；雖然，這錢是那麼稀少，那麼可憐，簡直是可笑！僅僅兩萬元，兩萬元，你們會相信吧？這還不夠一個關人的一頓飯錢呵。然而一樣，這總之是貪污，是不義之財。我並不希望你們饒恕，我沒有這個要求，我只是要告訴你們，這筆貪污的錢給了我一些什麼呢——我的兒子死了，我的女人離開我了，我自己害着熱病，躺在這車站一間湫隘的宿舍裏，這宿舍的光線多麼陰森呀，整天整夜，可怕的噩夢在糾纏着我。說不定幾天之內，路局還會把我撤差呢。現在敵人離開我們，只有一百五十公里了，車站上亂得像燒火一樣，路局的人都作着準備了，他們自然並不會怎樣理會我的——一個在他們眼

中討厭，多餘的人物呀。我不知道自己該會遭到怎樣結局，或是死在敵人的炮火底下，或是死在頗沛流離中間，但是，這也許正是上帝對我的懲罰。是的，我是該被懲罰的。不過我仍然懷疑，懲罰為什麼不落到那一切貪污者的身上呢？他們仍舊在升官發財，仍舊在花天酒地；那末，這依然是我們的命運了，命運，這誰給我們造成命運？我憎惡它，憤恨它，我要粉碎它，連同我這個遭蒙了不潔的靈魂！

我常常有種卑劣的念頭，希望有種極大的神祕力量，把這個世界整個的毀滅掉，把一切善與惡，美與醜，天堂與地獄，一齊毀滅掉。自然這是極其卑劣的，自私的而且可恥的狂想，我自己也在嘲笑着它，痛斥着它，但是不知為什麼，這種惡毒的念頭仍然會阻遏不住地在我心中滋生。

我這樣胡扯着，你們會以為我在發神經吧，或是再說着熱話吧？不，一點也不，我神志清醒得很呢，那一切發生的事情，都彷彿就在昨天一樣——雖然這已經十多天過去了。我女人怨恚和哭鬧的樣子，我兒子臨死以前那凸出的眼珠，那痛苦的警視，和那最後叫「爸爸」的聲音，還有那枯長的笑容，那個瘋女人裂着牙齒向

我撲過來的笑聲——啊，這一切……誰給我一杯涼水吧，我頭痛得要炸，我的骨頭酸疼得一節一節在顫……

我是這車站上的一個副站長。副站長，這在逃難的日子裏是個多威風的名稱呵。多少人轉彎抹角設法來找我，多少人哭哭啼啼來懇求我，但是，實際上，我告訴你，副站長，甚至站長，只是一條狗，不錯，一條狗罷了，手槍機關槍可以壓着他們走，鈔票勢力可以收賣他們，真的，我們整天就像狗一樣，皇皇地奔跑着，嗓子叫醒了，眼睛睜紅了，什麼事情辦不出來，生活就像在沸鍋裏打滾呵。

但是我原來却並不是在這站上服務的，我纔在一個多月前，從另一個周圍不到十戶人家的三等小站上跑來（在那裏，我曾經像古寺山僧一樣，足足跋了兩年，完全跟外面世界隔絕的）。這正是疏散最緊張的時候，那時我是多麼興奮呵，以為這次我可以認真為抗戰做點工作了。不久以前，我曾經看過一本描寫蘇聯人民怎樣從史太林格勒撤退的書，我真感動呀，我想，這一回我要來創造同樣的光榮了。（唉，我現在想起來就臉紅呢。）於是，我帶着女人和兩個孩子就向鐵沖沖趕到這站上

來報到了。

可是，天哪，這是什麼樣的車站行政呵！配好了車，又沒有煤，煤運到了，車道又出毛病。調度所一天三番的改變命令，行車房裏整天人翻馬仰。車站上擠塞着二十多列列車，十來萬難民，整整一個星期，一列車子開不出去，瘟疫瘋狂地流行起來，站台上每天都死人……我的天，我簡直懷疑起來了，我究竟是在做甚麼工作呀，疏散工作呢，還是禍國殃民的勾當呀？

但是，我還是堅持下去，我相信，什麼事情只要用全副真誠做去，總不會沒有幾分效果的。同事們嘲笑我是傻瓜，傻瓜，就算我是個傻瓜吧。一個傻瓜的傻勁有時也許比聰明人的巧妙有用吧？可是偏偏這時，我的兩歲孩子又傳染上那可怕的痢疾了（你們能想像那時站上的衛生情形吧！）幾千元錢的新水，連一家人伙食都開銷不夠，那來錢買藥呢？女人成天的朝着我哭鬧，一離那沸鍋一樣的站房，立刻又墮入到大哭小叫的包圍中間，一天二十四小時，就這樣像在火獄裏熬着，事情就是在這時發生了，那是我孩子害病的第四天晚上。

那晚下半夜，是該我值班的，半夜裏我被姑役喊醒了。我的女人木着一張浮腫的臉，呆坐在對面的床沿上。她好像不會看見我起來一樣。幾夜沒睡覺，兩隻眼睛紅得可怕，那眼神裏顯然鬱積着一種極度的怨恚和氣憤。我知道她又在生我的氣了。貧窮和病困，在我們中間早還落着一個可怕的暗影。我們差不多已經很久沒有好好兒說過一句話了。我走了過去，默默地掀起帳門，可憐的孩子，臉頰蒼白，像個瘦瘦的南瓜，蜷縮在她九歲的姐姐後，身體瘦了，那圓圓的腦袋便格外大得可憐（呵，願她好好安息吧，幼小的無辜靈魂！）我摸摸她發熱的額角，心裏說不出的那麼沉重。站役擡着風燈在門口等我，我塞好帳子輕輕走去。我女人突然跳起來了。

「你這——你這究竟是什麼呀，孩子病到這個地步，你一句話也沒有，當真就攏開手不管嗎？」

我惶惑地望了她一眼。她嘴唇蒼白，聲音氣得發顫。我知道這又是越獄斯透里的發作。這種情形近來幾乎是常見了，憋了半夜悶氣，一下子要在頭上發洩出來。

但是，我又能說什麼呢？事實上孩子病了四天，除了醫務所三瓶藥水外，我又會給過他什麼呢？我何嘗又不知道什麼「藥特靈」呀「愛米定」呀之類的特效藥，然而，我，我有甚麼辦法呢？連下個月的薪餉都已借光了。「富人怕病，窮人靠命」，我只能祈望孩子害的並不是異性病疾罷。我窘迫地望着地下，連自己都覺得聲音無力地說：

「那麼，再請醫務所的許大夫……」

「醫務所，又是醫務所，醫務所那種白開水吃得好人嗎？究竟是不是你親生的？要你這樣來敷衍！」

「那你说！」

女人那種激怒，我實在感到難堪，在那樣日子裏，人的脾氣是多容易暴躁呵。

我忿忿地瞪了她一眼，她却立刻看刑似的喊起來：

「我說嘛，我說，人家副站長是怎麼當的，人家三千五千往上館子，打牌，人賭哪來的錢呀？只有你這呆虫，餓着肚子看上菜，為什麼一個邊也沾不到呀？」

「你簡直侮辱我！」我憤然地叫出來。

「……自然囉，你清高！你廉潔！把你一家人都餓死了，窮死了，病死了，你才去清高！前年熬到今年，這站到那站，連三頓青菜淡飯也不會吃飽過，孩子怎麼不會病呀——天哪，活活的餓壞的呵！」

她猛地撲在桌子上，荷的大哭起來。呵，天神！什麼都昏亂了！孩子從熟夢裏哭醒。我的頭在旋。站役皺了眉頭在瞪着我，我抓起制服向房門外面奔出去。

深夜，外面已經很涼了，一陣含着露水的夜風，撲到我炎熱的臉頰上，把我的憤激平靜了些。我跟着站役，從車站宿舍的小坡上走下去。天色很黑，遠處山頭上打着熱閃。雖然已經深夜，月台上依舊零零地響着熙攘的人聲，彷彿一羣看不見的甲蟲，在黑暗中永無止息的飛鳴。從什麼地方，傳來一陣暗啞的孩子哭聲，那悽慘聲音喚起我一種無名的憂鬱，我的心境漸漸沉重起來。我開始追悔我剛在的態度。我有什麼權利來發那樣的脾氣呢？孩子的病，我是應該斷然負責的。我是算是什麼樣的爸爸呀！我的女人也難怪她，成年累月守着窮病，脾氣又怎麼不壞呵？我

確實是應該想法，借，去借，向同事借，向工役借，向司機借，他們都是腰裏飽飽的，什麼不該向他們借呢？

但是女人那種尖厲的話，又倏地像蜂刺似的螫了我一下，一種說不出的嫌憎又突然把我的心卡住了。

我們從車道夾路中間穿過去，兩旁密接地排滿着陰森森的車箱，沒有燈火，到處都是腐爛的臭氣，幾個像鬼影一樣的人，在車輪傍邊蠕蠕轉動。我忽然驟着了什麼，一個難民猛地跳起來。

「呵哎，童子踩鋼啦，混蛋！」

我匆匆道了聲歉，向前面逃去，黑暗中一個沙嗄的湖南口音在罵着：

「公家養你們來吃飯？黑夜白天，撞魂樣撞，撞出個屁名堂！」

我悶頭直走，一聲也不敢答腔。我能回答什麼呢？我告訴你過，副姑長是像條狗一樣呀。那姑役還有點不平，在喃喃地說着什麼。他是一個年青爽朗的孩子，叫做二火子，到現在還虧是他在伏待我哩。

剛走出車道的夾路，我們眼前忽然亮起一道火光。我抬起頭來，前面那座水塔的尖圓黑影，在火光中猝然向黑暗的天際轟突着。就在那水塔底下，一羣人圍着火，似乎肅靜地又似乎匆忙地在做着什麼。我沒有去理會他們，但是水塔的黑影却叫我猛地一怔。呵，碰鬼！我怎麼又跑到這地方來了呀！一個禮拜來，我總是避開這個地方，不是從車子底下一節一節鑽過去，就是打一條遠路上繞過去。事實是這樣：在這水塔旁邊一條車道上，孤另另停着一節三〇七八么號木蓬車。那節車子也不知道是甚麼時候留下來的，總之差不多一個月了，就一直誰也不管的扔在這條冷僻的岔道。據說是好早以前一列難民列車從這裏開出去，這一節車脫了鉤留下來的。自然，這車子上全是一些破破爛爛的老頭子，女人，小孩和一些被家眷行李所困住的窮苦男人。稍為精幹一點的，早都改搭別的車子，或者做黃魚搭着汽車走了。這些剩下的老弱婦女，連一個會說話的都沒有，能有甚麼辦法呢？也不知怎麼的，他們就專門纏住我，一看見我就哭哭啼啼，一定要我把他們車子掛出去。我告訴他們，一個副姑長是不能完全作主的，可是任憑你怎樣解釋，他們都不理會，甚至對我磕

頭下跑起來。他們叫我「老爺」，叫我「好心的人」，叫我「救命王菩薩」，老頭子顫着鬚子向我訴苦，女人老太婆朝著我抹眼擦淚。呵，我的天！我怎麼辦呢？我爲了他們向站長抗議過，向調度所要求過，跟同事吵過架，有一個同事甚至這樣侮辱我：「你究竟得了他們多少好處呀，儘管是三〇七八么，三〇七八么！」「好吧！」我氣得反抗地叫，「你要勒他們出錢，你也得決定掛車呀！」「噏——噏！」那同事却裂着牙齒輕蔑地笑了起來，「向叫化子打抽豐，我才活該呢！」

就是這樣，像根爛草繩一樣，誰也沒有興趣去理它，而且還嘲笑著它，我獨自發狠答應過他們四次，把車子掛出去，結果呢，每一次只是把他們從絕壁的深淵裏挑起來，玩弄了一下，又殘酷地把他們丟到更深沉的絕壁裏罷了。然而這些善良的人們，却竟是那樣的老實，他們對我並沒有一點怨憤，並沒有一點憎惡，依舊一味的苦苦綁牢我——唉，你們這些好心的人呀，爲什麼那時不揍我一頓呢？那也許今天什麼事都沒有了。那時，我實在是再沒有勇氣看見他們了，再不敢從他們面前經過了。一看見他們，我就彷彿背上一個沉重的十字架，彷彿一個欠了債的人，明知

自己是永無能力還清這筆債似的。

然而，什麼鬼在捉弄我呵！偏偏又把我引到這地方來了，而且偏偏又在這天晚上，這簡直好像注定似的。自然，我那時還想從暗地里溜過去，他們是不會看到的（多卑劣的自私呀！）可是，糟糕！姑役手里的那盞風燈，却給他們認出來了，一個熟悉的山羊臉小老頭子在向我走過來。

「哪，哪，陳站長，你家過來瞧瞧吧！」他聲音異常沉重，含着一種淒酸的鼻音，接着又加了一句，「——這已經是第三個哩。」

火光照耀着一羣人，圍着一具三尺來長的小棺材，蓋子還不會合上，裏面顯然是一具小孩的屍首，臉孔給塊布蒙着。棺材前面融融地燃着一堆紙錢，一個三十多歲的憔悴女人，披頭散髮的盤坐在地上，喉嚨已經哭腫了，半昏眩地一仰一仰的無聲號着。正當我走過去時，所有站着的人底眼光，突然都向我射過來，唉，那是怎麼一種眼光呵！一種無聲的抗議，一種可怕的沉默的質問。火光在他們臉上抖動着，彷彿他們的臉面都在顫動起來。一個老太婆撲通向我抖出一隻乾柴般的手，喊

起來：

「作弊啊，站長先生哪……車上還有兩個毛頭在出痧子呢……」

我惘然地望着那小小的屍首，彷彿在夢裏似的，你們大概會猜想到，那時我在想著什麼吧？世界上一切悽慘的事情，那有比孩子無辜的犧牲更悽慘的呢？一陣急驟的砰砸聲突然把我驚醒過來，小棺材在上釘了。那女人狼嗥般的發出一聲狂叫，向着棺材直撲過去。我猛退了一步，那砰砰的鉗釘聲，每一下似乎都直釘入我自己的心坎上。

正在這時，遠遠地傳來一陣清脆的打點聲音。人叢裏起了一陣微微的騷動，那山羊臉老頭子，向我怯怯地旋起眼睛來：

「今晚有車子過來麼？」

我知道，今天晚上是有一列盟軍的軍用車經過這裏，原來是該上半夜就到的，却弄得此刻前站纔開出。我告訴他們，這是盟軍的車子，沿途不耽擱的，在這裏加了一點煤水，明天早晨立刻就要開出的。

「哦，盟軍……」山羊臉應了一聲，沒有說完，眼睛又低下去了。

這却立刻引起了另外一個年青難民的嫌惡，他瞪了山羊臉一眼，走開去，說：「本來問什麼嘛，就是有一百列車子開過來，也輪不到你我哇！」

但是，這時二火子却觸觸我的肘子，在我耳朵旁邊輕輕說：

「不，這列盟軍車，有一節廂子要在這站上卸，這裏可以補掛一節上去呢。」

(註)

「真的嗎？」我心裏突然一亮。

「真的。」

「誰說的？」

「我聽孫稽音說，還沒有錯。」

不知是由於過度的興奮或是什麼，四周圍的臉孔都在我眼前穿過起來，我知道(註)是一種爬山的火車，每列火車只能掛很少的一定數量的車，而且需用兩輛機車前拉後

推。

這是一個臨時難得的機會，而且是盟軍的車，決不會打空子的。我立刻把這事情告訴了大家，用確信的口吻對他們說，我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把他們這節車掛出去。

這事情來得那麼兀突，起先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但是立刻又騷動起來，這過於意外的消息使他們誰也不敢相信，山羊臉只會「這……這……」的吃格着，吐不出話來。那老太婆似乎想來抓我的手，把臉孔仰到我的眼前，「你，你家這回可真跟我們擡，老老少少，百打百條命嘛……」

這一切都是記得那樣清夢呵。我記得，我那時眼睛裏被淚水模糊了，我幾乎是像演說似的對他們說起來，我的聲音是激動而有力的。

「你們各位要知道我，我又何嘗不比你們還急。我們吃這碗飯，不是爲了你們，是爲了什麼？我也是有孩子的，我我的孩子現在病得什麼樣子，你們問問這位工友吧。今天誰不是在受苦，我難道就看得過各位……」

我堅定的聲音把他們激動了，老太婆唸起佛來。有人向木蓬車上奔過去，木蓬

車上也有人在奔過來。大孩子們在叫着媽媽，女人在喊着丈夫，嘈雜的聲音裏顫抖着一片希望和快樂。我被這情景完全感動了。二火子在催着我走。但是，這時坐在地上的那個披頭散髮女人突的站起來了。

她張開兩隻手，眼珠從枯圓的眼眶裏爆突出來，混身狂暴地搖擺了一下，像在笑又像哭般的喊了起來：

「啊，啊，遲了！啊，啊，遲了！」

二火子拉了我一把：

「走吧！」

我走進行車室，上半夜值班的李副站長，正打發一批軍人出去。我楞頭第一句問的，就是關於那盟軍列車卸車的事情。

「你怎麼已經知道了？」他顯然很吃驚。

「怎麼？二火子告訴我，不是孫福寶在對人家說嗎？」

「你聽孫稽查在跟誰說？」李站長注視着二兒子。

「他老先生，還不是像蒼蠅一樣在那些客人中間鑽！」

李站長把我拉進裏面的站長室，一盞電燈在電話機上寂寞地閃着暗黃的光。他把手裏的香煙頭往地下一摔說，「嘿老孫真是個糊塗蛋！」於是告訴我，事情確實是有的，只有幾個知道，孫稽查是站長告訴他的。「但是這應該機密點呀，一嚷出去，可又不是頭破血流？不過老孫倒不是有心搗蛋的，」他嘆了口氣，「他就太抖亂了，這孫猴子！」

我對他的話並沒有感到那麼嚴重。自然，機密一點是應該的。但是我最要緊的，却是要把三〇七八么的事情解決了。我直接地向他提出來。

「三〇七八么？」他周氏警衛攏來，「那節難民車麼？——我看你還是考慮考慮吧，或者徵求徵求站長的意見再說……」

我知道，他們都在討厭那節三〇七八么。但是我不管，我非得貫澈我的主張不可。我告訴他那節車上的情形，已經死掉好幾個人了。李站長笑起來，拍拍我的肩

勝說：

「老兄，這個時候你還要講『人道』嗎？我們自己『人道』又在那裏呀？你瞧——」他撩起他襯衫的胸口給我看，那裏給撕爛了一條，「這差使人幹的嗎？所以，識相一點吧，老兄，我看你這是斟酌斟酌，站長說不定有他自己的打算呢。」

他是一個水晶球樣的圓滑人物，任何人前面都是弄得面面光的。他把幾件事情匆匆移交給我，剛要出去，又旋過身來。

「醫務所給你送來一瓶藥水，擱在架子上，你自己取吧。」

提到藥水，我謠又記起來。我請他留一下，告訴他孩子的病，吞吐了半天，纔把借錢的話說出來。

「你有沒有找過站長？」他沉吟了一下說。

「站長那里，我已經把下調月的餉都借了。」

「沒有關係，」他忽然神祕地一笑，我臉孔立地紅了，「我看站長就巴不得你去開口呢。別說這點數目，萬把萬也包你成，」他似乎又忽然想到什麼主意，「這

麼吧，你孩子病要緊，你去找站長弄錢吧，這個夜班我替你代下去。」

「不，不，那不成，」我斷然地拒絕了他，「但是你剛纔的話是甚麼意思呢？」

「唉，你真是個老實人呀！」他幾乎要叫起來，「你難道還看不出嗎？孫林會整天在忙什麼——他是站長的外甥呀。」

我突然像給什麼刺了一下，心頭別別亂跳。這也許正是我性格上的弱點吧，為什麼那時我要心跳呢？確實我當時腦子裏是閃過這樣一個念頭：我只要向站長開一開口，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孩子的病可以得救了，家庭的煩惱可以廓清了，生活就可透口氣了。自然，這只是一剎那間的念頭，李站長已經不見了。我非常煩躁地回到辦公桌上來。窗外的黑地裏，那張山羊臉正在怯怯地向窗口走過來，牠大概看到臉色不大好吧，躊躇了半響，終於又慢慢挨近到窗口。

「陸，陸站長……」

「快回去吧，別耽在這裡！」我急躁地說，打斷了他，「告訴大家不要傳開

來，否則又要出岔子！」

「喔，喔，喔，」山羊臉連聲答應着，必恭必敬地退開去。那副陰慘恐怖的樣子呵，我閉起眼睛就想得出來，而當時這張臉孔却是把我的心擡得那麼沉重。我坐下來處理了幾件零星事務，一個軍官大踏步走了進來。

「喂，喂，下班車可以掛節廟子嗎？我們處長要加一節緊急的辦公車！」他在我面前放下一張極大的官銜名片。

我只得撒謊，告訴他沒有接到副處所的命令。他立動咆哮起來：「怎麼沒有？你們站上的人說的呀！不行，我們處長明天非得上D城不成，這是緊急的軍務，你負得起責任嗎？」

這一類橫蠻的態度，我們差不多天領教慣的。我知道，只有矢口否認纔能打發得了。行車室裏立刻閑滿了一大羣人。那軍官——大概是副官長之類吧？——愈發氣勢洶洶起來。

「都你替我掛個電話問副處所呀，」他拍着桌子叫。

「這個你不能干涉。」我也強硬起來。

「為什麼不能！」他搶過電話筒去。自然調度所是不會接他的。他吼了半天，把話筒一摔，當然地罵起來：

「你們別想要老子的鬼，停會兒車子到了，要是能掛，看你怎麼說？」

「那得聽調度所的命令。」

「哼，命令，老子給你這個命令！」他在腰旁的左輪手槍上一拍，發出一聲爆笑，出去了。

我知道事情沒有想像的那麼順利了。內外都在夾攻。唯一的辦法，是趕快跟調度所接上頭，車子一到，行車命令立刻發出去，那就聽他們打破我頭罷。我等衆人退光了，立刻抓起電話筒。調度所並沒有什麼問題，那麼事情是決定了。我連忙從桌子上拉過那本空白了幾天的行車簿來。

我剛抄上號碼，一股風似的，孫稀查衝到我桌子面前，沒頭沒腦的說：

「那節車子配好了嗎？」

他真是一個猴子樣的人物，那一回侮辱過我的就是他。我看見他就生氣。他憑什麼來問我配車呀？

「啊，為什麼又是三〇七八么！」他不等我回答，看見行車簿上的號碼，便叫起來，「不，不，……」

「為什麼不？」我把簿子一拍，厲聲地說。

「那節車子管他作甚麼？」

「你又管我作甚麼？」

他看見我強硬，卻立刻就軟下來，「何必呢，老大哥，一家子人，發甚麼脾氣啊，」他抽出一支香煙，笑嘻嘻地說，「我是站長叫我來的，跟您商量一件事情（他把一顆光油油的鰷殼貼到我耳邊來）。他的意思是要你把那節五四八六九七掛出去。那是一節關係重大的車子。」

「是不是剛纔那個副官長要的？」

「不，那是不相干的，別理他！」

五四八六九七？我在另外一頁單子上找到那號碼。「那不是前天纔到的嗎，而且我記得那是一節貨車呀。」

「不，不，那是和某方面有關的要緊車子。人家寫了八行書在那裏，站長不能不敷衍的，而且——」

「不成！」我沒有聽下去，站了起來，「調度所已經核准了，不能耽擱！」

「哎，哎，何必打這官腔？」他退後一步，立刻又逼過來切切察喚的說，「都是自家人，你老大爺要是對三〇七八么方面有什麼不便的話，那絕無問題，站長說過，這無非是彼此幫忙性質。你對那邊究竟……？」

「混蛋！」我捺不住的叫起來。我真想劈過一個耳光去。那種狗頭狗臉的神氣，他把我當作什麼東西呵！他也突然變色了。眼睛裏發動着一種綠光，在昏淡的電燈下，簡直就是一雙狗眼睛，他冷笑了一聲說：

「你這是在罵站長，還是罵我？」

「我罵不乾不淨的人！」

我們就這樣頂起來，最後我切斷他說：

「請你出去，不要干涉我的工作！」

他楞了一楞，恰在這時，月台上敲起進站點來。我抓起紅綠旗，推開他，向站台上奔出去。

火車的聲音在懷着黑暗的天空。機車的強烈燈光掠過月台，月台上沸騰起來。每一班車子到站，對於人們都是一種希望。車子剛停下，就有人亂烘烘的在想爬車頂。叫罵和爭吵混成一片。我按了車鍵，疾速奔回行車室，成知道這是一個迫切的時機，趕快把行車命令簽好，交一個站役發出去。接着，向下面一帖掛出了電話。當我叫着電話的時候，又看見那張誠懇的山羊臉在月台的燈柱底下一露一現。這時，我的心境是怎樣的痛快呀！我覺得自己忽然獲得一種從未有過的力量，這種力量把我的一塊煩惱都抖掉了。我精神異常地振奮，幾乎要向那張山羊臉大聲叫出一些什麼來。我放下話筒，帶着一種報復的微笑，舉着行車室開口，心裏叫着：

「現在，你們來吧！來收買我吧！來威脅我吧！用你們的金錢和勢力吧！你們

以爲這一切都是萬能的嗎？……」

自然，這是不會避免的。十分鐘之後，我的辦公室被一挺機關槍包圍了。一大羣穿制服的人聲勢洶洶的向我叫吵。我無法來描述這吵鬧的情形，而且我也不願。但是我却並不氣餒。我告訴他們這是調度所的命令，雖然這些話是毫無效力的。他們暴怒地喊：

「你們賣黑市！舞弊！你敢妨礙軍務！你這個什麼東西，把名字開下來！」
我也被激怒了。

「你們要槍毙就槍毙吧，你們可絕不能侮辱我人格。你們憑什麼來證明我賣黑市呀！」（我是多麼幼稚和愚蠢啊！然而我當時確是理直氣壯的。）

「不管他，把機車扣起來，不准開！」

「但是這是盟軍的軍車呀！」我譏刺地說，「我們能把盟軍扣在這兒嗎？」

這時，窗外外黑漆漆地圍了一大羣驚恐的臉孔。我仍然能在它們中間辨認出那張嚇得發白的山羊臉。機車在空中發出淒厲的銳叫，空氣顯得可怕的緊張。

「爸爸，」我忽然聽見一個微弱的聲音，我的九歲女兒，睜着一雙驚惶的眼睛，擠立在窗外人羣裏。

怎麼——我吃了一驚，天還沒亮，她跑來做什麼呀？一種突然的恐怖捉住了我，我的心猛跳起來。

「媽媽叫你回去。」

「什麼事？」

「弟弟……！」

「弟弟？……」我照應立刻混亂起來，「弟弟怎樣了？」

我沒有聽清楚她的回答，連忙轉身過來，從架子上拿了那瓶藥水，衝出到門口去。

「你想跑！」我背後一聲大喝，一隻胳膊從我肩上壓過來，藥水瓶落到地下，打碎了。

我氣得渾身亂顫，望着那碎瓶子，一句話說不出來，只聽得一聲「揍他！」立

刻無數的斧頭槍柄落到我身上。我完全昏眩了，現在所能迴憶得到的，只是一片狂亂的黑影，在這中間，我彷彿還聽到我女兒一聲驚怖的叫喊，又是二火子的聲音，他把我從人堆裏拉出來了。

這時，我看見站長來了。他是一個臉頰肥紅，身體魁梧的人。他向那些軍官們着揮手說：「沒有事，沒有事，咱們請到裏邊談。」

他又回過身來對我說：「你回去歇歇吧，你孩子病得很厲害。」

「我行車命令已經發下去了。」我堅持着說。

「可以，可以，沒有問題。」他從容地說，「你快回去瞧瞧吧。」

二火子護送着我和我女孩子，沿着月台上奔去，東方已經有點發白了。從後面，那個山羊臉老頭子悉悉索索在追上來。他似乎想來扶我，又想跟我說些什麼。我只聽見他嘴裏呢呢喃喃的陰着：「這什麼世界……這強盜世界……」

這是我第一次昂起頭，走過那節三〇七八么的旁邊。木蓬車上的人亂烘烘地在忙着。有的在捆行李，有的在收拾行裝。山羊臉奔過去跟他們說些什麼，他們立刻

向我迎過來。

我簡直窘迫透頂了，他們那樣熱烈的廝問，那樣的顰揚，女人老太太那種不恰當而又似乎永無窮盡的噏噏，象雨雹一樣落到我頭上，我幾乎像一個羞愧的小學生，匆匆地逃開去，連二火子都忍不住笑起來。

「得啦，得啦，從前少罵幾聲就夠了嘛。」

我匆急地奔進自己的房裏。

房裏靜悄悄地，什麼東西都收拾得很整潔，桌子上亂七八糟的雜物都理乾淨了，惡臭的便盆也拿開了。帳子靜靜地垂着，一鍋稀飯在門邊小風爐上撲撲地沸滾，早晨的最初曙光正從窗帘上映進來——那陣意外的幽靜和整潔幾乎叫我吃了一驚。

「烈子怎麼了？」我急忙問。

我女人和昨夜也完全不同了，臉色雖然還是蒼白，精神却似乎很旺，憤忿的神情也消失了。她站起來平靜地說：

「下半夜拉過一次，以後都睡得還好——你怎麼，沒有受傷吧？」

我沒有回答她，看着我女孩子疑惑地說：「那為什麼來叫我呀？」

「是我喊她去叫的，」我女人說，「站長說，叫你回來歇歇，怕鬧事。」

「站長！站長來過嗎？」

「站長沒來過，是孫稽查來的，他拿來兩萬塊錢，說是站長送的。」

「什麼，兩萬塊！」一個燭棍打落在我臉壳上，我跳了起來。

我的女人聲音也變了，「是的，他說你知道的。」她的臉孔突然繃緊了。

我張大嘴巴，木立了半晌，驟然向房子外面狂奔出去。我在一堆枕木旁邊，找到了那個發行革命令的站役。他在那裏打瞌睡。

「你那命令交出去沒有？」我狂暴地搖醒他。

「站長接去了，他說由他去發。」

「他發了沒有？」

「我哪知道。」

我父像陣風似的衝回屋子裏來，我女兒正在房門口張望，我劈臉一個真劄子打過去！

「你爲什麼撒謊？」我暴怒地叫。

女孩子哇的大哭起來，女人鐵青着臉攔住了我。

「你發瘋了？爲什麼打她？」

「你知道那是什麼錢？」

「我知道！」

「你知道？」

「唔！」

「你敢拿？」

「我拿了，怎麼樣？我還出了收條呢！」

呵，我真要發瘋了！我完全失去理性了！我猛地向她牀頭上衝去，我知道她的錢是藏在那里的。女人喊了一聲，橫過來，絞住我的手。

「你要做什麼，強盜？」

「你拿出來！」

「我已經叫人去買藥了。」

「你敢！」

我和她掙扎着。女人咬我的手，用頭撞我的胸口，跪倒在床沿前大哭大喊起來：

「強盜呀，你要逼我的命呀……我一生一世用過你幾個錢呀？……孩子病得這樣……你狠心的強盜呀！……」

啊，啊，什麼都昏亂了，床架要倒了，杯子從桌子上滾下來，稀飯鍋快灑翻了，床上發着高熱的孩子唔的一聲，驚厥過去了。

唉，唉，請給我一杯涼水吧……那是怎樣一種情景呀！我女人披頭散髮的摟着孩子，喊着孩子的名字，眼睛都直了。「心肝呀，強盜殺人呀！媽跟你一塊兒去吧，你良心漆黑的爹，要害死你呀！……」

我毫無所措的互立着，眼淚撲撲的亂翻上來，左右同事的家眷都趕進來了，幾乎所有眼睛，都含着一種不能憤怒的責備在看着我，連我九歲女兒也恨毒地瞪着我！在她眼里，我是一個怎樣惡毒和卑劣的爸爸呀！一個老女人趕過來替孩子剝人中，另外一個年青的向我輕蔑的向我輕蔑地喊：

「你還默着做什麼？還不趕快去找醫務所的許大夫！」

我看賤地從人羣裏奔出去，剛走出宿舍的大門，站長魁梧的身體迎着全紅的朝霞，從坡下上來了。

我還來不及說出什麼，他早堆下滿臉笑容，向我招招手叫起來：

「怎麼樣，老陸，沒有打壞吧？孩子的病好些嗎？快點去買點藥特靈吃吧，藥特靈，呢，藥特靈……」

他的話像一串連珠砲似的，我想瞪他一眼的機會都沒有，他早已皮鞋闊闊的走進去了。

我沒有法子來描述那兩天中間情形，總之，我是完全陷在地獄裏了。那孽犧是
死了，孩子仍然死了，什麼蟲，什麼片，依舊沒有救活他，我的女人自然一口咬定，
說是我把他嚇死的。其實這樣說又何嘗不可以呢？孩子死後的那天早晨，我頭上發
着燒，跟在兩個工人背後，送着小棺材到荒山上去。工人們把泥土一鍛一鍛的墊上
加，鐵鑼在小棺材上發出鏗鏘的聲音。我昏昏沉沉的呆立着，沒有眼淚，也沒有感
覺，只看着孩子棺材上的白木一點一點小揷去。忽然，一條長長的黑影，從覆在棺
蓋的黃泥上慢慢伸展過來，在我腳前停落了，我猛地抬起頭來，一調像鬼一樣的女人
人，直立在我面前，啊，這不就是那天晚上蹲在水塔邊的女人嗎？她直着兩隻枯竭
的眼眼，一言不發的凝視着那小小的額頭。早晨的風在她蓬亂的頭髮上吹拂，忽然，
她喉嚨裏輕輕地響出一陣可怕的怪聲，瘡地抬起臉來，向我爆射出一聲慘厲狂笑。
我彷彿只記得，一張露着牙齒的青色臉孔在我眼前猛的一旋，我就暈倒在地下
了。

這以後的事情，你們大概已經知道了。我的女人（可憐她也快瘋了）天天哭吵

着，要我送她回娘家。我本來又有什麼本領能養活她呢？又怎樣能辦得到她的瞭解呢？我只有拚着把我剩下的東西都賣掉，把她娘兒兩個送走了，我的熱病從那天暈倒以後，一天一天厲害起來。所有的同事和他們的女眷，都在暗地里向我投鄙夷的嘲罵。我是完全明白的。自然，在他們面前，我是一個無可憐憫的卑劣人物。就儘你們去嘲笑吧！現在只有二火子一個人肯來照料我，我孑然一身地躺在這幽暗的宿舍裏，高熱和噩夢在輪流咬噬着我。但是我仍然要把這故事說來，雖然我這故事却是那樣的卑微和平凡呵。

現在，天已經黑了，房間裏什麼都辨認不出來。窗外那些難民的哭聲又在起來了。啊，可怕！誰替我把燈捻亮呀。